

◆新亞遺鐸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50

錢賓四先生全集

◆新亞遺鐸

聯經



此次整理，即以東大初版爲底本。惟該書中有二十三篇文稿，先生生前另已分別收入其他專書中；今將此等篇章自本書中抽出不錄，僅在目次中保留篇目，並在其上加注「△」號，題下注明另收何書中，俾便讀者覆案。又有七文，雖亦分別收入他書，本書仍保留全文，以便考索。此等篇章則題上不另加注號，僅在題下注明重見書名，藉資識別。整編時除將原版誤植文字隨文校改外，主要尤在標點符號之整理，全書加添私名號、書名號、重點引號及調整版式。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然疏漏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民國五十六年，我們遷臺定居。有人談起讀到新亞生活周刊上賓四的一篇講演，很受感動，希望將該刊講辭文稿彙集成專書。那時賓四專心在寫朱子新學案一書，無暇及此。數年後，又有人重提舊話。其時賓四朱子新學案已出版，正著手整理以前舊稿，彙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回憶往事，深感在新亞十七年，每次對學生談話，都是他當時的真情流露，值得珍惜。遂命我爲他先收集資料，準備整理完舊稿再作考慮。未料不久後，賓四雙目即不能見字，自此身體多病，一切工作費時費力，新亞生活周刊的資料一放十年，無暇顧及。

去年，賓四在養病中，無以消遣，於是又想到新亞生活周刊，令我順序逐篇唸給他聽。原以爲現成稿子彙集成書是件輕鬆簡單的事，不料這本集子，每篇都牽起太多回憶，工作進行頗不順暢。加以一場大病，賓四腦力迅退，這本文稿的編集，竟拖了一年多才得勉強付印，真是始料所

新亞學規

民國四十二年

凡屬新亞書院的學生，必先深切了解新亞書院之精神。下面列舉綱宗，以備本院諸生隨時誦覽，就事研玩。

- 一 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 二 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 三 愛家庭、愛師友、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爲求學做人之中心基點。對人類文化有了解，對社會事業有貢獻，爲求學做人之嚮往目標。
- 四 祛除小我功利計算，打破專爲謀職業、謀資歷而進學校之淺薄觀念。
- 五 職業僅爲個人，事業則爲大眾。立志成功事業，不怕沒有職業。專心謀求職業，不一定能成事業。

六 先有偉大的學業，才能有偉大的事業。

七 完成偉大學業與偉大事業之最高心情，在敬愛自然、敬愛社會、敬愛人類的歷史與文化，敬愛對此一切的智識，敬愛傳授我此一切智識之師友，敬愛我此立志擔當繼續此諸學業與事業者之自身人格。

八 要求參加人類歷史相傳各種偉大學業、偉大事業之行列，必先具備堅定的志趣與廣博的智識。

九 於博通的智識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專門之進修；你須先求爲一通人，再求成爲一專家。

一〇 人類文化之整體，爲一切學業事業之廣大對象；自己的天才與個性，爲一切學業事業之最後根源。

一一 從人類文化的廣大對象中，明瞭你的義務與責任；從自己個性的稟賦中，發現你的興趣與才能。

一二 理想的通材，必有他自己的專長；只想學得一專長的，必不能具備有通識的

希望。

一三 課程學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該轉移自己目光，不要僅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

一四 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心的。我們的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的。

一五 每一個理想的人物，其自身即代表一門完整的學問。每一門理想的學問，其內容即形成一理想的人格。

一六 一個活的完整的人，應該具有多方面的智識，但多方面的智識，不能成爲一個活的完整的人。你須在尋求智識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你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來專爲智識而求智識。

一七 你須透過師長，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大的學者，你須透過每一學程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大的學業與事業。

一八 你須在尋求偉大的學業與事業中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右之二)

(右之三)

新亞校歌

錢君 作词
張友 作曲

新亞校歌

山蒼蒼，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集，心之天，

廣大出胸襟，惜入見生我，珍重珍重，

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

精神，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端緒，五千載今來古往，

一片光明，三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

百聖人，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5 4 0 5 2 0 | 1 2 4 5 3 | 2 — 1 — ||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1 2 5 0 3 1 0 | 5 4 3 0 4 3 2 0 | 3 2 1 0 1 2 4 0 ||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江湖中，流浪漢。

5 4 2 1 1 2 3 — | 3 2 1 2 3 0 | 5 5 0 3 4 5 0 |

跌我休磨，勞我精，聚散我當迎，團圓我多情。

5 6 5 5 5 5 2 0 | 1 2 3 — | 4 3 2 1 2 — |

千斤担子兩肩挑，赴青春，結伴向前行。

3 5 0 3 1 0 | 5 4 2 1 3 4 | 5 — 5 0 |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5 4 0 5 2 0 | 1 2 4 5 5 6 | 5 — 1 — 0 5 0 0 ||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新亞遺鐸 目次

序	一五
新亞校訓	一
新亞學規	三
新亞校徽	七
新亞校歌	九
校歌手稿	一三
一 亞洲文商學院開學典禮講詞摘要（新亞校刊創刊號）	一
二 招生簡章節錄	三

【附錄】 校聞一束.....	八〇
一四 新亞理想告新亞同學（校刊八期）.....	八六
一五 農圃道新校舍奠基典禮講詞摘要.....	九〇
【附錄】 本院半年來大事記.....	九四
一六 告本屆畢業同學（校刊九期）.....	一〇五
【附錄】 新亞書院・亞細亞大學交換學生協定.....	一一一
一七 雅禮和新亞雙方合作三年來之回顧與前瞻.....	一二三
【附錄】 校聞輯錄.....	一二〇
一八 第六屆畢業典禮講詞（香港華僑日報）.....	一二七
一九 第九屆開學典禮講詞.....	一三〇
二〇 孔子誕辰紀念講詞.....	一三三
二一 慶祝新亞第九周年校慶講詞摘要.....	一三九
二二 天才技藝大會開幕詞摘要.....	一四一

二三	第一次月會講詞摘要	一四三
二四	第四次月會講詞摘要	一四六
二五	發刊詞（新亞生活雙周刊一卷一期）	一四八
二六	惜別和歡送（一卷五期）	一五〇
二七	責任和希望（一卷六期）	一五三
二八	第七屆畢業典禮講詞（香港華僑日報）	一五六
【附錄】	本院南洋僑生申請免試入學辦法（新亞生活雙周刊一卷六期）	一五八
二九	告本屆新同學（一卷八期）	一六〇
△三〇	孔子思想與現實世界問題（一卷九期）（收入「孔子與論語」）	
三一	變動中的進步	一六三
三二	國慶與校慶（一卷十期）	一六五
【附錄】	建校九年大事記	一六九
三三	孔道要旨	一七一

三四	新亞書院概況序言（二卷十二期）	一七七
△三五	介紹張君勸先生講詞（一卷十三期）	一七九
三六	中國史學之特點（一卷十五期）（收入「中國歷史研究法」）	
三七	知識、技能與理想人格之完成（一卷十八期）	一八二
三八	介紹董之英先生講詞（一卷二十期）	一八九
△三九	擇術與辨志（一卷二十一期）（收入「中國學術通義」）	
四〇	家庭母愛與孝道（一卷一期）	一九一
四一	研究生報告指導摘要（二卷二期）	一九四
四二	通情達理敬業樂羣（二卷三期）	一九九
四三	爲學與做人（二卷四期）	二〇七
四四	研究生報告指導摘要	二一四
四五	第八屆畢業同學錄序（新亞生活雙周刊二卷五期）	二一七
四六	開學致詞（二卷六期）	二一九

四七	友情的交流	一二四
四八	珍重我們的教育宗旨（二卷七期）	一二九
四九	讓我們來負擔起中國文化的責任（二卷八期）	一三三
△五〇	中國傳統思想中幾項共通的特點（二卷九期）（收入「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五一	歡迎英國大學委員會代表福爾頓博士訪問本院講詞	一三九
五二	校務概況（二卷十期）	一四二
五三	新亞書院十年來的回顧與前瞻（二卷十四期）	一五一
五四	本校今後的理想與制度（二卷十五期）	一五八
【附錄】	錢校長赴美歐行程	一六五
五五	自美來函之一	一六七
五六	人（二卷十七期）	一七〇
五七	曾何兩先生哀辭（二卷十九期）	一七七
五八	自美來函之二（三卷一期）	一八〇

五九	自美來函之三 (三卷二期)	二八三
六〇	自美來函之四 (三卷四期)	二八六
六一	美新港雅禮協會公宴講詞 (存稿)	二九〇
六二	自美來函之五 (三卷五期)	二九四
六三	自美來函之六 (三卷六期)	二九五
	【附錄】 錢校長伉儷講學歸來 (三卷七期)	二九七
六四	三十四次月會講詞 (三卷八期)	二九九
△六五	中國史學之精神 (三卷九期) (收入「中國史學發微」)	
六六	第二期新校舍落成典禮講詞 (三卷十期)	三〇七
六七	從西方大學教育來看西方文化 (三卷十二期) (收入「歷史與文化論叢」)	三一〇
六八	讓我們過過好日子 (三卷十三期)	三一二
六九	課程學術化生活藝術化 (三卷十四期)	三二五
七〇	從新亞在美校友說到校友對母校的重要性	三三二

七一	關於新亞之評價（三卷十五期）	三三七
△七二	中國文學中的散文小品（收入「中國文學論叢」）	
七三	關於丁龍講座（三卷十六期）	三四六
七四	本刊進入第四年（四卷一期）	三五一
七五	歡祝本屆畢業同學（四卷三期）	三五三
七六	競爭比賽和奇才異能（四卷四期）	三五七
七七	第十屆畢業典禮致辭	三六〇
△七八	論語讀法（四卷五期）（併入「孔子誕辰勸人讀論語並 及論語之讀法」一文收入「孔子與論語」）	
七九	秋季開學典禮講詞（四卷六期）	三六四
八〇	孔誕與校慶講詞（四卷七期）	三六八
八一	歡迎羅維德先生（四卷八期）	三七五
△八二	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四卷十期）（收入「中國學術通義」）	
△八三	關於學問方面之智慧與功力（四卷十三期）（收入「中國學術通義」）	

△八四	學問與德性（四卷十七期）（收入「中國學術通義」）	
△八五	中國歷史上關於人生理想之四大轉變（四卷二十期）（收入「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八六	寫在本刊五卷一期之前（五卷一期）	三七九
八七	回顧與前瞻（五卷三期）	三八一
八八	對十一屆畢業諸君臨別贈言（五卷四期）	三九〇
八九	新亞書院文化講座錄序	三九三
△九〇	有關學問之道與術（五卷五期）（改題名為「泛論學術與師道」收入「中國學術通義」）	
九一	英國文化協會贈書儀式中致詞	三九四
△九二	校慶日勸同學讀論語並及論語之讀法（五卷七期）（改題名為「孔子誕辰勸人讀論語並及論語之讀法」收入「孔子與論語」）	
九三	秋季開學典禮講詞（五卷八期）	三九六
九四	孔誕、校慶及教師節講詞（五卷九期）	四〇一
△九五	有關學問之系統（五卷十三期）（收入「中國學術通義」）	

九六	讀書與做人（五卷十五期）（收入「歷史與文化論叢」）	四〇八
九七	衡量一間學校的三個標準（五卷十六期）	四二〇
△九八	歷史與地理（五卷十七期）（收入「學籥」）	
△九九	學術與風氣（五卷十八期）（收入「中國學術通義」）	
一〇〇	第三期新校舍落成典禮講詞（五卷二十期）	四三五
一〇一	新亞藝術第二集序	四三八
一〇二	禮樂人生（六卷一期）	四四〇
一〇三	對十二屆畢業同學之臨別贈言（六卷五期）	四四七
一〇四	月會講詞	四五一
一〇五	漫談論語新解（六卷八期）（收入「孔子與論語」）	四五九
一〇六	秋季開學典禮講詞（六卷九期）	四八〇
一〇七	慶祝中文大學成立	四八七
一〇八	孔誕暨校慶紀念會講詞（六卷十期）	四八九

△一〇九	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六卷十五期）（收入「中國歷史精神」）	四九九
一一〇	關於我的辭職	五〇二
一一一	校風與學風（六卷十六期）	五〇六
一二二	事業與職業（六卷十七期）	五一四
一二三	述樂記大意（六卷十八期）	五一七
一二四	中國文化體系中之藝術（六卷二十期）（收入「中國文化叢談」）	五三〇
一一五	新亞生活雙周刊第七卷首期弁言（七卷一期）	五三〇
△一一六	從中西歷史看盛衰興亡（收入「中國歷史精神」）	
△一一七	學問之入與出（七卷三期）（收入「學篇」）	
△一一八	推尋與會通（七卷四期）（收入「學篇」）	
一一九	對新亞第十三屆畢業同學贈言（七卷五期）	五三三
△一二〇	我如何研究中國古史地名（收入「學篇」）	
一二一	上董事會辭職書（董事會檔案）	五三六

一二二	有關穆個人在新亞書院之辭職（七卷六期）	五四五
一二三	致雅禮協會羅維德先生函（存稿）	五五二
一二四	校慶日演講詞（七卷八期）	五五四
△一二五	談論語新解（七卷九期）（收入「孔子與論語」）	
一二六	亡友趙冰博士追思會悼辭（七卷十一期）	五六三
一二七	趙冰博士墓碣銘	五六四
一二八	悼趙故董事長兩輓聯	五六五
△一二九	大學格物新義（七卷十四期）（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冊」）	
一三〇	校友日講詞	五六六
一三一	史記導讀序（七卷十七期）（收入「素書樓餘瀋」）	五七〇
一三二	韓文導讀序（收入「素書樓餘瀋」）	五七二
一三三	新亞二十周年校慶典禮講詞（十二卷八期）	五七四
一三四	人物與理想（十二卷十期）	五八〇

一三五	我對於雅禮新亞合作十七年來之回憶（十三卷十五期）	五八九
一三六	事業與性情（十四卷三期）	五九七
一三七	王道先生碑文（十四卷十六期）	六一九
一三八	悼念蘇明璇兄（新亞生活月刊五卷二期）（收入「師友雜憶」）	六二〇
【附錄】	敬悼青瑤師（六卷七期）	六二七
一三九	新亞中學第一屆畢業典禮講詞摘要	六三六
【附錄】	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六四〇
一四〇	新亞與雅禮合作三十周年慶祝酒會致辭	六四五
一四一	新亞書院創辦簡史（新亞書院四十周年校慶特刊）	六四七
一四二	新亞四十周年紀念祝辭	六八一

《錢賓四先生全集》丙編書目

③7 文化學大義、民族與文化

③8 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

③9 湖上閒思錄、人生十論

④0 政學私言、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

中國文化

④1 文化與教育

④2 歷史與文化論叢

④3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④4 中國文化叢談

④5 中國文學論叢

④6 理學六家詩鈔、靈魂與心

④7 雙溪獨語

④8 晚學盲言（上）

④9 晚學盲言（下）

⑤0 新亞遺鐸

⑤1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⑤2 講堂遺錄

⑤3 素書樓餘瀋

⑤4 總目

招生簡章節錄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

本書院創立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秋，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爲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本此旨趣，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瞭知爲學做人同屬一事，在私的方面應知一切學問智識，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前途有切實之貢獻爲目標。惟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救近來教育風氣，專爲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專爲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

本於上述旨趣，本書院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首先注重文字工具之基本訓練，再及一般的人生文化課目，爲學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礎，然後再各就其才性所近，指導以進而修習各種專門智識與專門技術之途徑與方法。務使學者真切認識自己之專門所長在整個學術整個人生中之地位與意義，以藥近來大學教育嚴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線上進、各不相關、支離破碎之流

新亞書院沿革旨趣與概況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

一 沿革

新亞書院的前身為亞洲文商學院，於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創立於香港之九龍。旋於次年民國三十九（一九五〇）年三月改組為現在之新亞書院。其校舍亦由臨時租借之華南中學，遷至現在租用之九龍桂林街六十一至六十五號三、四樓。計辦公室一間、教室四間。因新亞書院之改組成立，學校性質與內容亦發生重要之變化。文商學院時期係夜校性質，每晚上課三小時，本不適於大學程度之教育要求。故新亞書院成立後，即改為日間全天上課。課程之組織與教學內容，遂亦漸合於正式大學之水準。文商學院創立之初，即獲國民政府教育部准予立案，又經香港政府准予註冊。改組為新亞書院後，重新申請立案與註冊，並得迅速之批准。

本院創立之始，即係大學性質，但以格於香港政府之規定（香港只准設立大學一所，即香港大學），故依例只能稱為專科。惟依中國傳統教育制度，本院性質與所謂專科者，殊不相符。而實更近於宋明時代之書院，即私人講授高級學術之學校。有別於普通官立學校，亦不同於西方教育制度下之專科學校。

二 旨趣

新亞書院之旨趣曾概括說明於其招生簡章之序言中：

「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爲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本此旨趣，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瞭知爲學、做人同屬一事。在私的方面，應知一切學問知識，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前途有切實之貢獻爲目標。惟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爲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爲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

本院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爲學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礎，然後各就其才情所

化，促進中西瞭解之理想的教育地點。自大陸流亡出國之青年與海外二十萬華僑之子弟，正爲他日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理想之良好的負荷者。本院竊願本此宗旨，以教育此無數純潔青年，使其既知祖國之可愛，亦知世界大同之可貴。

三 系列與課程

一、計劃院系 本院自始卽依上述旨趣設計未來發展之規模及院系，現雖格於事實未能一一具體實現，然此計劃則仍爲本院一貫努力之目標。計劃中之院系爲：

第一院：文哲學院，分文學、史學、哲學教育等系。

第二院：商學院，分經濟、商學等系。

第三院：農學院，分農林、園牧、農業經濟等系。

在擬議計劃中，各院之上有分科研究所，以便教授及高年級學生作專門性質研究。農學院之下，附設試驗農場一所，便於該院學生實習及教授研究實驗，並藉以養成青年異日實際擔任中國農村經濟建設之能力。此外尚擬設完全中學一所。

二、現設系別爲：

- (一) 文史系 內分：中文、外文、中史、外史四組。系主任錢穆。
- (二) 哲學教育系 內分：哲學與教育兩組。系主任唐君毅。
- (三) 經濟學系 系主任張丕介。
- (四) 商學系 內分：商業管理、國際貿易、銀行、會計四組。系主任楊汝梅。
- (五) 農學系 第一年開設後，因附設農場未能設立，教學實習感有不便，中停。
- (六) 新聞社會系 內分：新聞組與社會組。第一年開設後，因現有校舍不敷分配，亦暫停。

三、課程 本院各院系課程之選擇原則，一方面參酌中國教育部所頒大學課程之規定，一方面顧慮海外社會客觀環境，但同時又須適合本院教育理想，故與一般公私立大學所開課程名目及各課程之內容，顯有出入（課程詳目另列），唯其基本特點可概括如下：

- (一) 注重各系（一、二年級）共同之基本課程，培養健全之思想基礎，故哲學、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語文學等課程所佔時間較多。
- (二) 專門性質及技術性質之課程，自三年級開始，注重學生自修與導師之個別指導，

四、設置大量清寒學生獎學金（現有獎學金十七名，不敷分配，而來學者又多係流亡清寒青年，此項獎學金如能擴充至一百名，則今後學生人數必將大為增加）。

五、擴大文化講座 本院舉行文化講座七十次，皆由主講人義務擔任。今擬對主講人送給講演費，並在港市中心地點，每週舉行文化講演二次，以便聽眾廣泛參加，提高港市一般社會對學術文化之認識。

九 展望與感謝

本院懸高遠之教育理想與計劃，而所有之物質條件則自始即極端困難。二年半以來之草創建設，莫不賴社會各方面熱心人士之贊助與本院各教授及學生之努力支撐。此雖與本院所期望者相距遠甚，然有此初步基礎，亦足資鼓舞吾人矣。如現有校舍之設置，全出於王岳峯先生獨力之捐贈。而未來新校舍之建設，亦有賴若干文化友人之協助。此吾人所不能不深切感謝者也。

客家研究導論（希山書藏印日本文有二種譯本）、中夏系統中之百越（獨立出版社）、國父之大學時代（獨立出版社）、本國史三冊（正中書局）、劉永福歷史草（正中書局）等。

曾克鼎

曾任上海暨南大學教授，著有詩詞選集。

趙冰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士、哥倫比亞大學外交碩士、哈佛大學法律學士、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牛津大學民律博士、Inner Temple英國大律師、國立廣西大學教授、國立湖南大學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授、華僑大學教授。

任泰

清華學校畢業、美國渥太華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研究員，曾任政大教授、貴大教務長，著作有英文詩集、長恨歌英譯、生之原理英譯。

劉百閔

日本法政大學畢業，曾任國立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復旦大學、大夏大學教授，著譯有中國行政學（中國文化服務社）、中國行政法學（中央政治學校講義）、儒家對於德國政治思想之變遷（商務印書館）、日本政治制度（日本研究會）。

徐澤予

美國哥林比亞大學畢業，管理碩士，曾任紐約新社會科學院特約講師、亞洲學院訪問教授。

己帶來的一種信號或憑記。你們的理想一日不發揚，你們的困難，也將一日不解除。從來在文化學說上，抱有理想的個人，他們的處境，不也同樣在困難中奮鬥嗎？否則又何爲有所謂道窮之嘆呢？」

那位朋友這一番話，時時銘記在我的心中，至今已快三個年頭了。我愈想他的話，愈感得有理。從前范文正嘗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實你若真個先天下之憂而憂，你必然會後天下之樂而樂。理想的本質便是憂與困。任何一理想，無不在其內心藏有憂，在其外境遇有困難的，否則便不是理想。我們常抱着這信念，所以對我們學校這三年有半的種種困難之壓迫與打擊，我們也就夷然處之了。

我再正告此刻來新亞求學的一輩同學們，你們不也正在憂與困的處境中求學嗎？當知憂與困也即是人生之本質。你若怕有憂，你若怕遇困，你會不懂得什麼是理想。理想正是面對着憂與困而來。理想便正要在憂與困裏打開一出路。你懂得面對你自己的憂與困，你便會產生你自己個人的理想。你懂得面對社會大眾的憂與困，你便會產生對社會大眾的理想。你懂得面對國家民族乃至世界人類的憂與困，你便會產生對國家民族乃至世界人類的理想。在面對此種種憂與困中有學問，在面對此種種憂與困中有智識，因而有理想，因而有事業。深言之，這纔因而有人生呀！不

懂得面對此種種憂與困，試問那裏來學問，那裏來智識，那裏來理想？深言之，這又那裏是人生呢？

我們新亞教育的理想，一向標榜說，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教育之理想。人文主義也正面對人生的種種憂與困而來。你們此刻懷挾了自己種種的憂與困，來到這學校，這學校卻是十足地在憂與困中創造成立和掙扎前進的學校。我希望你們由於自己的憂與困，進而瞭解學校之憂與困，由是再進而瞭解社會大眾國家民族乃至世界人類之種種憂與困，這裏便是你們所該求的真學問，這裏便是你們所該有的真智識。你們有了這樣的學問與智識，你們自會有理想，你們自會有理想的人生。

有了更多理想的人生，纔會有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社會在我們面前了，我們的學校也纔會有光明，這是三年前我的朋友所告訴我的那番話，我此刻再把來轉告我們關心自己前途和關心學校前途的一輩同學們。

同學呀！我們是在憂苦中誕生，我們是在憂苦中成長，我們還該在憂苦中前進呀！

是深深瞭解我們這一學校四年來艱苦困難的一切的。他們把他們自己畢生的前途，信仰於我們學校，而追隨着學校之理想而前進。但我們究竟給與了他們些什麼呢？他們此刻將離開此學校，在學校立場言，實在感到對他們還是負擔着一種無盡的責任。

我曾經不知多少次告訴我們的同學，這一學校之精神。要我們同學也一樣自覺地，自動地，和我們學校的教授們，來共同分擔此一責任。這一屆的畢業同學們，若能深切體味我這一番叮囑，不僅爲他們自己，爲我們學校，爲此一共同之理想，爲整個中國民族之前途，他們這一責任是只能算開始肩擔上，並不是說已開始完成了。

若我們學校，真能把這一種責任之自覺的自動的精神，真確地已交付與我們這一屆畢業的同學。我想，我們學校雖因種種艱苦困難，沒有善盡我們的責任，但至少我們所要盡的最主要最基本的責任，我們算已盡到了。

我們這一輩同學們，若他們果能把四年在校所薰染到的這一種精神，繼續自覺地，自動地，離開了此學校以後，仍能不顧一切艱苦困難，繼續地向前努力與奮鬥。我想，他們在校四年之所得，縱使很低淺，很微小，但只此一點精神，已夠得他們珍重地保持，與勇敢地信任了。

有時我常如此想，而且也時常和人坦白說，我們學校，其實什麼也值得自己自慰，什麼也

值得他人重視。只我們這四年來，真實地在艱苦中掙扎，儘艱苦，卻沒有放棄我們這一份掙扎之努力，只有這一些，我們這一輩畢業的同學，是確切地見到了。我還願鄭重地提出，來作我們臨別之贈言。

但我得再正告我們這一屆畢業同學們，艱苦不足以增進任何的價值。因於理想而招來的艱苦，那纔有價值。我願我們大家認清這理想，來面對這艱苦。再從艱苦中掙扎出來，實現光大我們的理想。

我親愛的這一屆畢業同學們，你們該抱持理想，無視艱苦！你們該在艱苦中完成你們的理想！我們學校四年教育所想送給你們的，只是這簡單兩句話，盼你們誠懇而勇敢地接受，堅忍而篤實地來走向你們該走上的大道吧！

說不出這一番精神究竟是什麼，這也是對的。我們只能在我們內心，覺得有這麼一回事，便夠了。

但我們在自己內心的要求上，又總覺得不肯即此而止。我們總還想能具體而確切地指說出來，我們的所謂「新亞精神」，究竟是一種什麼的精神呀！因此，我也想趁此機會，在這期校刊上，來述說我個人的一些意見，供同學們討論。

我想所謂精神，總是針對着某種物質而說的。總是依隨着某種物質，而指其控制、運用和期望其能有某種的表現和到達某種的理想而說的。

即就眼前事舉例，譬如我病了，而不能寫文章，便說我沒精神。儼使我能扶病寫上一萬兩萬字的大文章，大家必會說我的精神特別強。可見精神只是指的那憑藉現實來運用而有所作爲的，那一種經過與表現。

借此我們可來解釋「新亞精神」那句話。新亞的經濟，是如此般困乏，設備是如此般簡陋；規模是如此般狹小，一切的物質條件，是如此般不成體統，但我們並不曾爲這些短了氣。我們卻想憑藉這一切可憐的物質條件，來表現出我們對教育文化的一整套理想。這便見是我們新亞的精神了。

再說到同學們，十分之九是在艱苦中流亡，饑餓線上掙扎的。縱使有家庭，也多半是極窮困。至於隻身流亡的，更不必說。在那樣的環境下，還能有志上進，努力進學校。一到新亞來，雙方在同一精神下，宜乎更容易認識所謂「新亞精神」，更容易愛惜珍重那一種「新亞精神」了。

但如是說來，所謂「新亞精神」，是不是僅是一種喫苦奮鬥的精神呢？我想，喫苦奮鬥，在我們的精神裏確是有。但我們的精神，卻並非喫苦奮鬥一項便能包括了。

何以呢？我們該自己想，就學校目前的物質條件說，我們本可不必來創辦這一所學校的。就有些同學們的經濟情況說，他們也可不再立志進大學求深造的。可見那些所謂喫苦奮鬥，是自己招來的。這便是所謂自討苦吃了。但爲何而要自討苦吃呢？這一問便轉問到另一方面去。

當知有些人，所以要自討苦吃的居心和動機，卻並不純潔，並不偉大的。因此，自討苦吃固然也見得精神，但那種精神，卻不一定有價值。即如我，若能扶病寫出一萬兩萬字一篇長文章，那自然要精神，但那篇文章不一定是好文章。若是文章不好，別人卻會說是在浪費精神呀！

由上所述，可知所謂「新亞精神」，決然應該另有一番更深的意義，而非僅僅指的是吃苦奮鬥那一事。不過在吃苦奮鬥的過程中，更易叫我們體認得這一番精神之存在。但我們也不該便認

店，乃決定向法院請求登記。經法院一年來的詳細調查之後，證明確是純正的教育事業，始得完成登記手續。

校歌之誕生

在本院第二屆畢業同學將要畢業之際，新亞校歌便在院長的興奮感慨中誕生了。錢院長首先把歌詞拿到張丕介先生的房裏，用抑揚頓挫的聲調朗誦，張丕介先生的頭也就跟着按節拍地搖動起來。一天之後，便得黃友棣教授的熱心，給校歌作了譜。於是大家在教室內莊嚴和穆地唱起來了。這是我們的校歌，也是我們師生每一個人的心聲。

第二屆畢業典禮

前學期（一九五三年度下學期）大考後的第四天（七月十一日）下午四時，第二屆畢業典禮在青山道的陸軍華員俱樂部舉行了。肅穆的會場裏，坐着三百餘人。其中除教授同學及同學家長外，計來賓有珠海書院院長唐惜分，香港大學教授羅香林、劉百閔、饒宗頤，人生雜誌社長王道夫婦，主流月刊社長羅夢冊夫婦，中國學生周報社長余德寬夫婦，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盧鼎，基督

學校裏無論大小事情，一概由同學自己辦理，這是新亞的特色，也是新亞的傳統。上學期服務同學分爲四組：（一）註冊組：胡拭昶、雷一松、羅球慶。（二）抄錄及講義組：陳建人、胡詠超、郭大曄。（三）清潔組：王健武、蘇慶彬、徐子貞、錢其瀚。（四）收費記賬及代售書刊組：姜善思、劉秉義、馬德君。除此四組同學外，還有不固定服務性質的同學多人爲學校服務。因爲大家把學校作爲自己的家，所以做起事來，非常認真而熱心。這也是證明教育理想與實踐的密切關係，的確是非常重要的。

同學學術講演

我們的同學講演會自一九五〇年創辦至上學期開始，共舉行過六十六次，上學期又舉行了十次，講題如下：

- | | | |
|-------|------------|----------------|
| 第六十七次 | <u>蕭世鹽</u> | <u>杜威與中國思想</u> |
| 第六十八次 | <u>列航飛</u> | <u>中國社會的展望</u> |
| 第六十九次 | <u>楊遠</u> | <u>新聞與特寫</u> |
| 第七十次 | <u>羅拜</u> | <u>罪惡之贖價</u> |

新亞五年

民國四十三年七月

新亞書院的創辦，開始是以亞洲學院辦夜校半年，而正式轉變成新亞，到今年夏天，足足五整年了。若我們要問一句，這整整五年的新亞，究竟有了什麼成績呢？今天的新亞書院，在此五年過程中，究竟有多少進步呢？這一問題，卻值得我們新亞的師生們，時時警惕，把來問我們自己。但很慚愧，實在我們是並無多大成績和多大進步可言的。若說有成績，我常常和我們新亞師生們說：「我們唯一的成績，只有在此五年的艱苦奮鬥中，沒有把學校關門停閉，而依然支撐著，到今年，仍有這一新亞書院之存在，這是我們唯一的成績了。」似乎外界的人，也逐漸瞭解我們學校之艱困，因於我們之艱困而依然能支撐著，五年來依然有此一學校之存在，於是由瞭解而給與同情了。外界所瞭解我們，同情我們的，我想簡單說一句，也只是同情我們這五年來的艱困吧！也只是同情我們這五年來之雖艱困而仍是奮鬥不輟的那番精神吧！我們除卻在此五年來艱

困不輟的一番奮鬥精神以外，試問還有什麼成績可說呢？

一個學校的成績，有些是具體可指的。新亞這五年來，永遠在艱困中。校舍是如此般侷促而簡陋，圖書是如此般稀少而缺乏，教授們永遠沒有正式的薪給，老抱著一種犧牲的精神來上堂。

學生們大多數交不出學費，半工半讀，老掙扎在饑餓線上來校上課，而且是愈來愈窮了。他們憑藉這學校幾堂課，來作為他們目前生命唯一的安慰，作為他們將來生命唯一的希望。在此一種極度的窮窘困頓之下，不期然而然的，叫出一句口號來，說是「新亞精神」。所以我常說：新亞精神，老實說，則只是一種苦撐苦熬的精神而已。只有這一種精神，是新亞師生所大家瞭解的，若更進一步深求之，怕就很難細說了。

學校應像是一個有機體，它應隨着時間之進展而進展，隨著年代之長成而長成的。這五年來的新亞書院，正如一嬰孩，呱呱墮地，他該在幾個月的母乳營養之後，能站起了，能行走了，在他生命的逐年長成中，他的能力日新月異，他需要的營養，也該隨時增添。但新亞本已是先天不足地降生了。它自降生以來，迄今五年，母親的一雙奶，永遠像涓滴欲絕，從沒有讓他喝滿一口的。僅夠他不餓死，沒有給他逐年長成必需的條件。因此，五年來的新亞，實在是無何成績可言，無何進步可說，只維持得一照常的存在。其實存在便該是進展的。沒有進展的存在，只是一

種病態的、不健旺的存在呀！

去年夏，因於美國耶魯大學盧鼎教授之來港，他回國後，遂有耶魯大學之雅禮協會與新亞合作之提議。雅禮協會在中國，有一段悠長的教育事業，此刻中止了。他們董事會決議劃撥一部分經費來助新亞，那在中美教育文化合作事業上，是一件特殊的事。一則並不是雅禮協會方面來自己創辦一學校，二則也不是雅禮協會捐撥新亞一筆錢就完了。那是在兩者間，對於中美雙方各自的教育文化事業有着幾點理想與意見之相契，而試做一種長期的合作。此刻就我們本身講，一面該檢討我們這五年來經過中之所謂成績與進步，而有我上述的反省。一面該對我們最近之將來，有一些新的展望與打算。

我們平常總在想，經濟太艱困，一切無法進展，這誠然是不錯。但我們也該知，一切事，尤其是教育，並不是有了經濟便有辦法的。新亞這五年來，經濟誠然是艱困，但我們之所缺，並不專在經濟一項上。我們常說的新亞精神，究竟除卻在經濟艱困中奮鬥不輟之外，還該有其更深更大的意義。否則，有了經濟，豈不就沒了精神嗎？

精神如生命，經濟如營養，營養不就是生命。我們並不能認為獲得了營養，即是具有了生命。營養可以外求，生命則是內在的。外面幫助我們，也只限在一些物質的營養上，我們卻萬不

所謂較真的理想，是有實質、有內容、有意義、有價值的。這是一種本身內在的。這一種較真的理想，必然須在較長的奮鬥中完成而實現。換言之，這需有一段更長的進程的。所以今天學校經濟有一些辦法了，只是學校開始走上了長期奮鬥的路程，並不是說這一段奮鬥路程，因於經濟有辦法而完成了、終止了。

只要有理想，必然須奮鬥。只要須奮鬥，必然是艱苦的。而且必然要有一段長時期的過程的。若不必要經歷一段長時期的艱苦奮鬥歷程而可垂手而獲的，這便不成爲理想。無理想，也便是無精神。所以若要保持我們五年來大家珍惜呼號的所謂「新亞精神」，則莫忘我們五年來艱苦奮鬥的歷程。當知，縱然經濟有辦法，那種長期的艱苦奮鬥，則以後必然和以前並無二致的。或許會愈向前愈加艱苦的。否則，一定是失卻了它原有的精神了。

我常提醒大家，我們學校，不僅將教導來學者以許多的知識，更要在給與來學者以一番人生之真理。學校譬如一大生命，我們師生是個別的小生命，我們要在完成大生命中，來完成我們各自的小生命。我們要貢獻我們各自的小生命，來完成此一大生命。

所以，要說新亞有成績，這五年來的艱苦奮鬥，便是它唯一的成績。因爲艱苦奮鬥，也即是人生中的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大家莫誤會，以爲物質經濟條件能解決了，便可不再需要艱苦奮鬥

第一、雅禮尊重新亞的教育宗旨和計畫，並希望我們以後還是照舊的繼續保持下去，力求發揮與貫徹。

第二、新亞接受雅禮的經濟協助，來實現雙方的目的：新亞辦中國式的教育事業，雅禮協助中國青年獲得良好的教育。

這是中西文化合作史中的新紀元。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合作事業。一個世界上最古的文化，和一個世界上最青年的文化；一個剛剛不過五年的小規模學校，和一個有二百五十年歷史的大規模學府；一個「手空空無一物」的學校，只憑他的理想和精神，要擔當起文化歷史責任，另一個合作的卻具備着各項優越條件，要求在遠東來協助一番劃時代的文化事業。

代表這個合作新紀元的使者，第一位是盧鼎先生，他是歷史學家。第二位就是這位來在諸君面前的鄧家恒先生，他是一位宗教家。歷史學家的眼光是遠大的，宗教家的心腸是慈悲的。今天的世界，最需要人有遠大眼光，才能跳出可悲的現實圈子。最需要人有慈悲心腸，才能挽救可怕的人類悲劇。這正是我們人文主義所一向追求的。在這次文化合作之後，我們可以說，這一目標有了實現的切實保證。

下期準備擴充課室

我們盼望了五年的新校舍，今年因雅禮協會的合作，終於有了實現的把握。董事、院長、各位教授，以及全體同學的欣慰，都是無法形容的。但是一座大規模的新校舍，那裏是一朝一夕便能建造成功的？找地、繪圖、招工、實際建築，算起來，至少要半年的光陰。於是我們今年還須在老地方呆下去，而桂林街老校舍又的確早有「人海之患」，不但後來者望門興嘆，已入學的也深感擁擠之苦。現在只有兩條出路：一是另覓較大的臨時校舍，一是把老地方改建一番，擴充兩個新課室。第二個辦法是比較簡單的，想不久便見分曉了。

學校籌辦研究所

「新亞研究所」是本院預定事業計畫中的一部份，現因種種條件尚未具備，一時還不能成立。現在舉辦的只是一個籌備階段，也可說一個雛型。主持人是我們錢院長，參加研究的教授有余協中、張丕介、唐君毅三位先生。另聘有研究生四人，即余英時、葉時傑、唐端正、列航飛四位。

意好好的慶祝一番，來紀念這個日子。一代國學兼史學大師，在這個非常時代，有這樣巨大的學術使命，六十歲的壽辰當然是大家同感其重大意義的。但院長卻非常謙遜，不肯做壽，所以決定趁暑期去臺灣旅行，藉資休息。聽說他已準備好各種出入境的手續，學期一結束，他便去臺灣避壽了。

我們聽說，師長們準備編輯新亞學報，第一期即為祝壽的學術專號，文稿已在徵集之中，大約下學期可以出版。又學術性刊物如民主評論與人生雜誌都準備至時出一祝壽專刊。壽翁雖然避壽去了，只避去了普通的祝壽形式，大家的熱心還將以不同的方式表現慶祝的意義。

同學們希望暑假後開學時，再補一次祝壽大會，不過錢先生說：「那不必了。」唐先生和張先生提出了折衷辦法，就是在雙十節舉行校慶的時候同時補行祝壽大會，豈不是國慶、校慶與祝壽「三位一體」了嗎？現在我們就耐心等候那個偉大的慶祝日子吧。

同學們在校內都能有志向學，且能在艱困的環境中，藉工作維持學業，無論在校內或校外工作，都能克盡厥職，實在值得欣慰。今後希望同學們除保持原有優良校風外，尚須培養新的學風。且同學們如欲追及戰前國內大學生之水準，則仍有待於今後不斷的努力。欲在學業上有進步，乃是長時間的工作，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點滴的積蓄，始克有成。

希望今後同學們能不忘故途，不忘新亞五年來所渡過的艱險環境，從困乏中奮進，從實踐中獲得希望。更盼望同學們尊重在校時四年的學業，並盡力愛護學校使之上進。今日之中國青年，其環境之艱困與責任之重大，實為前所未有。每一位同學，均應把握這求學機會努力往前，奮鬥不懈，以冀日後對國家民族均能盡一分貢獻的力量。

(香港華僑日報)

校風與學風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

我在最近這兩年，屢次向我們新亞的同學們，提起下面的兩句話：「我們該保持我們優良的『校風』，同時也該提倡我們優良的『學風』。」

這五年有半艱苦掙扎的新亞，確乎有一種優良的校風，逐漸在長成，這是值得我們自己欣慰的。但若論到新亞的學風，實在還沒有奠定基礎，更說不上優良，這是值得我們自己警惕的。

在我們自認為值得自己欣慰的優良的校風裡面，我們新亞同學，大體說來，都知道尊敬師長，親近師長，重視課業，努力課程。但這些在我看來，只可認為是一種優良的校風，還夠不上說是學風。我所說的學風，則需在這些上更進一步來追求、來培養。換言之，校風是指一種學校空氣言，學風則指一種學術空氣言。新亞同學們知道重視課業，但還不夠說重視到學業。當知課業與學業有不同，重視課業，只能在學校裡做一個好學生，但並不能希望他將來離開學校，成一

理想的新學人。學校的責任，尤其是大學教育的責任，則在提倡新的學風，培植新的學者。若這一方面沒有成績，則縱有優良的校風，在大學教育的責任上言，至多只能說僅盡了一半，而且是僅盡了較不重要的一半。這樣的大學教育，嚴格言之，實不能說它是成功，而且儘可說它是失敗。

在我們新亞，這以往艱難掙扎之五年半歷程中，所以對於優良學風之造成，未能如理想般有成績，此乃為種種條件所限制。有些在學校方面，有些則在同學方面。

首先是限於經濟，學校方面，不能多方延攬有志畢生貢獻於學術事業的理想教授。而在校的教授們，則因待遇太菲薄，生活不安定，而且擔負了學校的事務太多太重，反而把其對於學業上之繼續深造的精力犧牲了。我們新亞的許多教授們，因於要在艱苦中支撐此學校，反而把各自的學業進修耽誤了，這是我們學校一件最大的憾事。因於我們教授們，不能各自埋頭學業，影響了我們學校優良學風之造成，這是不容諱言的。如我個人，便是不能逃避此責任的第一人。

其次，因於學校校舍迫狹，除卻講堂課室之外，不能使同學們盡量生活在學校裡。於是同學們於趕完課程之外，不免逗留到街市，懶散在家庭，不能有一個理想的學業環境安排給我們新亞的同學們，這又是學校應負的責任。

其三，我們學校，此五年半以來，始終不能有一個小規模的圖書館與閱覽室，始終不能有多量的課外閱讀書，供同學們舒適地、安閒地，沉浸學海，從容徊翔，這又是學校應負的責任。

其次說到同學們，因於在中學校畢業時的程度水準一般低淺，一升到大學，除卻聽受講堂課業之外，對於課外自學之能力，準備不夠，縱使有志努力，急切間無從上步，無從入門。

又因為我們新亞的同學們，家境清寒的占多數，尤其是由大陸流亡而來的，更其是由大陸隻身流亡而來的，他們縱是有志學業，努力向上，但爲生活所迫，一日三餐，尙且有問題，夜間欲求一榻之地許其安眠而不可得。在這種流離失所、饑寒交迫的狀況下，在他們內心，首先急待解決的，自然是他們的日常生活。講堂課業，只能安放在次要，更遑論講堂課業之外的學業進修呢？我親自聽到我們的同學告訴我，說他進新亞，勝如進禮拜堂。因進禮拜堂，只限在禮拜天的一早晨或半天。他自獲得進新亞，在課室中聽諸位老師授課，把他心情暫時移放在學問的天地中，好把他的生活煎迫的苦楚焦灼的心情，暫時擱起，暫時淡忘了。只因於每天能到學校聽幾堂課，把心情有一安放，纔覺人生尚有溫暖，尚有前途，如是纔使他能再鼓起勇氣，來向此無情的生活作抵抗，再掙扎。這一位同學的話，可以代表著我們新亞許多同學的心情。他們只是向學校來覓取一些勇氣，好向當前的窮苦逼迫的生活再奮鬥。試問在如此般的心情與生活之下，我們又

如何再苛求，來責備他們對學業作長遠的計劃，與深潛的探討？

在學校，這五年半以來，經濟萬分窘迫，但仍始終盡量的廣設免費學額。又繼之以工讀的制度，讓在生活壓迫下的同學們，能在學校做些工作，能在免收其應繳學費之外，還補貼他們一些生活費。又在學校之外，容許他們自尋工作，並為多方設計推薦，好讓他們一面讀書，一面解決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但這些本是非常時期下之一種不得已。因於我們新亞同學們，大半都花費他們的精力在解決眼前的生活上，而不免把學校的課業有所荒廢，更遑論要在課業之外來更進一步，督促其學業上之進修呢？

然而事實是事實，理論是理論，若使大學教育而忽略了一種追求高深學問的學風之養成，而僅限於課業與學分之得過且過，這就決不是大學教育使命之所在。這樣的大學教育，實在也說不上有多大的意義與價值。

我常想，我們新亞的同學們，所以能有這一些值得自己欣慰的較好的校風，也並不是學校方面，在此上有多大的盡力。只是由於學校歷年來經濟之萬分窘迫，以及大多數同學生活上萬分艱苦，而熬逼出這一些較優良的校風來。而同樣，也因學校經濟之窘迫，同學們生活之艱苦，而逼得我們在優良的學風上，不能有成績。這是一事之兩面，好像我們不值得自己驕傲，也不須得自

已愧怍，這些全是外面環境逼成，在我們則實在無多大之盡力處。

說到這裏，這卻是我們新亞師生，所應該同自警惕，引爲莫大之愧怍的。我們不是常說新亞精神嗎？若我們不能打開外面環境限制，自向理想之途而邁進，試問尙有什麼精神可說呢？若真要說到向理想之途而邁進，則在大學教育之使命之下，首先應該培養一種優良的學風，而求在學業上有創闢，有貢獻，否則大學教育便失卻了靈魂。我們縱有一些優良的校風，值得我們欣慰，但就整個學校之理想言，仍然是一個失敗。

目前學校的經濟，自從獲得了美國耶魯大學雅禮基金之支援，而開始逐漸展露了光明。不久之將來，我們可以有一座較寬舒的新校舍，包括有夠條件的圖書館與閱覽室，而其內部圖書設備，也正在逐步增添，逐步充實。教授待遇，已較前有提高，而且正在逐步設法延聘新教授。將來教授多了，並希望教授們對學校一切雜務之義務分心也能逐漸地減輕，如是則在學校一方面的上述缺點，可以逐步解消。但在同學方面，則那些生活壓迫與工讀分心的限制，恐怕還得有較長時期之繼續。

我今天所要向我們新亞同學不憚煩的提起的，則仍是這兩年以來所屢屢提起的那番話，我們得保持我們已有的優良校風，我們得努力來樹立起我們尙所未有的優良學風。我們須在學校課業

之外，再邁進一步，求能走向高深學業的長途程。

我自己是一個苦學出身的人，我自問，我能深切同情於凡屬苦學生的一切生活與心情上之種種苦痛與不安。但我不信，外面的生活艱苦，能限制我們的學業造就，至少不能限制我們向學業求深造的那一番熱忱與毅力之表現。今天我們新亞同學之所缺，則正在這一番對學業必求深造之熱忱與毅力上。我敬向我新亞的同學們忠懇進一言，你們必當知，學業與課業有不同。課業有限，而學業則無限。課業易於修畢，而學業則盡人生之一世，永無修畢之一天。你們又必當知，你們今天，進入新亞，你們已接觸到大學之課業，但並未接觸到學業。大學課業正為領導青年走向於學業，而並非專為由大學課業來僅僅謀求一將來畢業大學後之社會職業，而可說已盡了大學課業之使命，已獲得了大學課業所應有之意義與價值。你們又當知，你們進入新亞，最多只能說是置身於學府中，卻不能說已投身於學海中。你們最多只是已接觸到一種可以追求學業的環境，卻不能說，已置身在學業生命中，即已是在過著追求學業的生活。若不是真在過著一種追求學業的生活，那斷不能說他已是一個理想的大學生。在這一所學校內，若是沒有理想的學生，決不能說這一所學校是理想的學校。

我們新亞，若不能在此後幾年之內，培養出一番優良的學風，使大家於課業之外懂得有學

業，則縱使有了新校舍，有了許多新教授與學生數量之增加，甚至在社會上獲得了幾許虛名，但除非其有理想的學風，決不是一所理想的學校。

這一層，不僅是我們新亞的同學們，因於愛護學校而該盡力向此方面邁進，這實在是我們新亞同學將來畢生的造詣所關，大家應各爲自己的畢生前途而努力。

我在擬訂的新亞學則中，已經把我這一篇文章中要說的我們新亞的宗旨與理想，最扼要地述說了。我盼望我們新亞的新舊同學們，大家時時注意研讀這二十幾條學則。在這二十幾條學則中，我們新亞所想像所求達到的校風與學風之大體規模與大體途徑，全扼要地列舉了。若我們沒有優良的學風，我們也不能說我們已有了優良的校風。優良校風之真實內容，則全寄託在優良的學風上。我們新亞這五年半以來之僅有的成績，則只可說是已開始在上步而已，最多只能說已走上了一步或兩步，前面則還有百里千里之遠，要我們一步一步地繼續向前邁進。同學們！「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你們莫單記住了上兩句，而忽略了下兩句，若你們只知在學校課業上用心，轉瞬四個年頭，你們畢業了，離開此學校，在社會上謀得一職業，你們豈不認爲自己大學的學業已經走到了止境嗎？我敢再提醒我們新亞同學們，這決不是我們所謂的「新亞精神」呀！

新亞書院五年發展計畫草案節錄

序 言

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之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又因大陸流亡青年失學來港者，為數既多，處境又苦，故本書院又以收容清寒流亡青年為教育之主要對象。惟本院因經濟向無憑藉，歷年以來艱苦支持，終少進展。幸於一九五三年夏，美國耶魯大學盧鼎教授來港，同情本書院五年來之艱苦奮鬥，回美以後，提議雅禮協會與本書院合作，暫定以五年為合作之第一期。從一九五四年秋開始，從此本書院在經濟上獲有援助，前途得瞻曙光。爰草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九之五年發展計畫，俾此後五年，得視經濟情況，逐步展開。茲分列要項如次。

國文化、陶冶學生性情、豐富學校生活，並向社會各階層作普遍文化宣傳諸點，有重大之助益。其次，如經濟條件許可，並擬恢復農學系，庶使學生在實際生活中有接近農村生活之機會。除其個人可習於從事勞力與生產外，並進而了解中國大多數人民之生活。吾人希望將來重返大陸，即可就本書院歷年試驗所得，在中國大陸提倡多量設置接近農村之小型學院，此於將來中國文化新生之工作，必可有絕大之貢獻。

專任教授之延聘

本書院宗旨，於講堂授課外，希望能培養學生課外自學能力，並注重其日常生活及人格陶冶，因此專任教授之延聘，最所急需。惟歷年來，經濟困竭，除義務服務外，向無專任教授之薪給。本學年開始，始有專任教授五人，除院長一人外，餘四人分別兼任文史、哲教、經濟、商學四系主任，並分兼教務長、總務長、圖書館長及會計主任諸職務。

此後專任教授之延聘，擬分教授、副教授、講師三級，就應聘人之資歷學歷而分別其等第與待遇。

每一專任教授，以在校任課每週九小時至十二小時為原則。

兼任教授

依據上列專任教授分別擔任五年計畫中之課程及鐘點時數外，其不足之鐘點數由學校聘兼任教授擔任之。五年內兼任教授所任課程時數，約計如下表（專任教授任課鐘點，以平均一人九小時計）：

第一年	五十二小時
第二年	四十三小時
第三年	四十七小時
第四年	四十一小時
第五年	三十六小時

如兼任教授平均以每一人任課四小時計，則第一年應有十四人，第二年十一人，第三年十二人，第四年十一人，第五年九人。

助教

本書院因近年來各中等學校人文學科之水準普遍降落，及入學新生程度之參差不齊，認為欲求大學本科程度之提高，有附設大學先修班或附屬中學之必要。此一計畫，希望能在第二年新校舍落成後，開始創辦。在未辦先修班或附屬中學之前，暫擬增列關於中文、英文兩項基本科目之補習學程。當然此兩計畫仍須視經濟情況開設之。

研究院

本書院為求加深大學內部研究高深學術之風氣，並多方培植校內校外青年，能對人文學科與中國文化作高深研究，培植繼起人才起見，希望能就現在籌備中之研究所加以充實，將來正式成為本書院之研究院。其詳細計畫，當就經濟狀況之許可條件下，逐步擬訂之。

圖書設備

為求配合本書院教育計畫，鼓勵學生課外自學，及設置研究院，並為師生研究專門學術之需要，圖書設備最為急務，茲約略擬訂一逐年擴充圖書之數字如次表：

第一年 中文書二萬冊，外文書二千冊

- 第二年 中文書四萬冊，外文書四千冊
- 第三年 中文書六萬冊，外文書六千冊
- 第四年 中文書八萬冊，外文書八千冊
- 第五年 中文書十萬冊，外文書一萬冊

將來本書院之圖書館，並希望能公開於社會，使凡有志研究東方人文學科方面人士，得共同參考與使用。

獎助學金

本書院歷年來，雖在經濟極端困乏之下，爲求適應大批大陸流亡青年，及一般社會經濟之貧乏，爲求多方造就貧寒優秀青年起見，始終廣設免費學額。以前五年中其免費學額之最高比率，曾達全體學生人數百分之八十，最低亦未少於百分之七十。以後該項流亡青年，將逐年減少，希望免費比例能逐年遞減。又本書院學費，依照香港一般情形，定爲每人每月繳港幣四十元，此後新校舍落成，學校經費逐年增加支出，關於學費一項，希望至一九五七年能酌量增加至每人每月港幣六十元。

校舍建築及其應有設備

本刊編者按：本院校舍建築的中心問題有三：一爲建築基地；一爲建築設計；一爲建築（及設備）之經費。目前，校舍建築由董事會下之建築及設備委員會負責推進，甚爲積極，所以已不是計畫問題，而是實行的問題了。關於基地，現已得政府批准九龍教會道附近地段一塊，面積爲二六、五〇〇呎，因嫌其不敷分配，乃再向政府請求擴充。據聞這一合理請求，原則上不成問題了。關於建築設計，已彙集各方意見，並委託興業建築公司作初步打樣，現尚在修改之中。從初步藍圖上見，新亞校舍將是一座最現代化的校舍，美觀實用，堪爲全港的學校模範。關於建築費，主要的是來源問題，而這一層卻已經因雅禮之合作，早已解決了。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預測，在下學年開學時，我們可以到新校舍舉行開學禮了。

新亞校訓誠明二字釋義

民國四十四年十月

我們學校創辦了六年，纔始決定用「誠明」二字來作爲我們的校訓。這一事，即告訴了我們，這校訓「誠明」二字之決定，在我們是鄭重其事，而又謹慎其事的。

「誠明」二字連用，見於中庸。中庸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又說：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讓我們姑且作一番粗淺的解釋。「誠」字是屬於德性行爲方面的。「明」字是屬於知識瞭解

方面的。「誠」是一項實事，一項眞理。「明」是一番知識，一番瞭解。我們採用此兩字作校訓，正是我們一向所說，要把爲學做人認爲同屬一事的精神。

我們要做到「誠」字的第三步工夫，先要「言行合一」、「內外合一」。口裏說的、心裏想的、外面做的、內心藏的，要使一致，這始叫做「誠」。

我們要做到「誠」字的第二步工夫，便要「人我合一」。我們只要眞做到第一步工夫，自然能瞭解到第二步。譬如我們在獨居時，該如在羣居時。我們在人背後，該如在人面前。我們不欺騙自己，同時也不欺騙別人。我們不把自己當工具，同時也不把別人當工具。循此漸進，便到人我合一的境界。這樣的人，別人自會說他是一位誠實人。

我們要做到「誠」字的第三步工夫，便是「物我合一」。如何叫物我合一呢？我有我的眞實不虛，物有物的眞實不虛。要把此兩種眞實不虛，和合成一，便也是誠了。如我飲食能解饑渴，這裏有實事、有實效，便是誠。但是有些物，飲食了能解饑渴；有些物，飲食了不能解饑渴，不僅不能解饑渴，而且會生病，這裏便有物的眞實。所以人生便是這人的眞實和物的眞實之和合。試問：做人如何能不眞實，對物又如何能不眞實呢？

我們要做到「誠」字的第四步工夫，便要「天人合一」，也可說是「神我合一」。如何叫天

一人了。於是你該得要明「人情」。

你要做人，便又該懂得對物。如你餓了要喫，冷了要穿。你若不懂得對物，便會餓死，便會凍死，又如何能做人呢？你若要對物，你當知物無虛偽，天地間一切萬物盡是一個誠。全有它們一番真實不虛的真理。天地間萬物，全把它們的誠實與真理來對你，試問：你如何可把虛偽來對物？於是你該得要明「物理」。

你必通達人情，明白物理，纔懂得如何真真實實、完完善善地做一人。由此再通達明白上去，便是天和神的境界了。

第一項真理，是人格真理，道德真理。

第二項真理，是社會真理，人文真理。

第三項真理，是自然真理，科學真理。

第四項真理，是宗教真理，信仰真理。

人生逃不出此四項真理之範圍，我們全都生活在此四項真理中，我們要逐步研尋，分途研尋，來明白此四項真理。我們並要把此四項真理，融通會合，明白這四項真理，到底還是一項真理。我們便得遵依着這一項真理來真真實實、完完善善地做一人。這便是中庸所謂「誠則明，明

此次頒授學位典禮中，港督葛量洪爵士曾說：「錢先生係一著名的華人學者，他這次接受本大學的法學博士名譽學位，爲本大學增光不少。」從這幾句話中，表明了由於錢先生在對中國學術文化上的貢獻有其應享的殊榮，也在中英文化交流上，有其寶貴的意義，正如六月廿九日工商日報的社論所說：「錢穆先生在我國學術界的地位，也早已被視爲泰山北斗，沒有幾個可以比肩，故此這次之願意接受這個名譽學位，對港大來說，也是相得益彰，永留佳話。」

我們覺得此次港大授予錢先生以崇高的名譽學位，有其絕不尋常的意義，表示了港大對中國權威學者的推崇。雖然這僅僅是一個名譽學位的授予，但其所起的實際作用，卻是以激勵世人對中國文化有所認識，無異使今後香港的學術文化園地，結起優美的果實來。使我們相信，本港學術文化的前途，必有良好的發展。我們也深信，這是對於中英文化溝通的一個良好的開始。

新亞研究所

新亞研究所於本年九月正式成立。由錢院長兼任所長，張保恒教授任教務長。導師除錢院長、張教授外，尚有唐君毅、牟潤孫二位教授。並於九月初公開招生，經嚴格之考試後，共取錄研究生五名：柯榮欣（國立中央大學畢業），羅球慶（新亞書院畢業），孫國棟（國立政治大學

畢業)，余秉權（國立中山大學畢業），石磊（國立中央大學畢業）。查研究所未正式成立之先，已有四位同學（唐端正、章羣、何佑森、列航飛）從事研究。

研究所規定研究生畢業年限爲兩年。在兩年內，必須修習三十六學分，精習一種外國語文，完成論文一篇。課程計有中國思想、中國歷史、中國文學與文字、英文等。並規定指導閱讀書爲論語、孟子、老子、莊子、通鑑、詩經、楚辭、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史記、漢書、左傳、禮記等。課外閱讀爲近思錄、日知錄、讀史方輿紀要、文史通義、廿二史劄記、經學通論等。

研究所擬每半年出版學報一期。第一期創刊號，日內即可出版。

新亞理想告新亞同學

民國四十五年四月

任何一種事業，若求發展，其最主要的條件，決不是外面的機緣，而是內在的精神。

新亞誕生，至今已七個年頭了。最先五年，是在艱苦掙扎中，最近兩年，是在逐步進展中。此後若求繼續進展，該向那一目標而邁進呢？試把我個人想像，向同學們作一簡單報告。

我們不久便可有一所新校舍，那一所新校舍，至少可容四百個同學。我們學校的初步目標，是以四百學生為理想限度的。換言之，我們學校此後努力的目標，首先該在充實內容上，至於學校規模，則暫以招足四百人為限。

說到充實內容，首先該注意到同學們的學業上。招收新生，我們希望逐步的嚴格。畢業程度，我們希望逐步的提高。換言之，我們該注意改進同學們的「質」，不在增添同學們的量。

要充實課程內容，提高學生程度，我們得注意多量網羅好教授，盡量擴充圖書館。我們學校

種日常生活相處的家庭，始有新亞之前途。

連帶我說到同學們的在校活動上。我希望此後同學們，盡量增加學業的活動，不僅在講堂，在圖書館，注意各個人的私人學業之進修。我更盼望同學們，更能儘量積極從事於集體的學術活動。如現有的座談會、講演會、討論會、壁報、校刊等等，都該注重在學業表現上，來聯合師生，共同參加。我並盼望此諸活動，漸漸把重心完全移放在同學們的肩膀上去。

譬如，舉一例言，同學們現有的幾種講演會，儘可盡量邀請學校教授們出席講演，或出席指導。由講演而增進討論，再由討論而長期繼續，便是形成了某幾種學會之雛形了。我希望新亞同學，不久能發起哲學會、文學會、史學會等種種組織。漸次邀請校外學者來學會作講演，便可把學校以前所一向舉辦的文化講座，也逐步歸併到同學們來主持了。

其次說到校刊。我希望校刊內容，逐步充實，逐步提高，把校刊變成爲一種有學術分量的刊物。同學們有研究性的論文，愈來愈多，愈來愈好，愈精彩，愈豐富。將來校刊篇幅不能容納，便添辦哲學會刊、文學會刊等種種定期不定期刊物。

同學們能在此一條路上求發展，自然會尊師，自然會樂羣。此一集團，因有共同興趣，共同事業，自有共同生活。自然能感情融洽，如一家人般。但此一家，卻是富有學術探討風氣之家。

更重於職業。

第三點說到文化教育，我們認為，在今天的社會上，要指導青年如何好好做人，如何好好做事業，他應該先具備一種文化的觀點。我們學校的教育對象，是中國的青年。中國有他自己一套優良傳統的文化。但今天的世界，已是在走向大同的路上，中國人不能關着門做中國人。中國人必得站在世界的立場上來做一個人。因此每一青年，我們該指導他們，如何瞭解世界人類文化所包涵之大意義，及其大趨向。

香港是一個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觸重要的地點，中西兩大文化在此交流，已經歷了一百多年以上的歷史。我們這一學校，創設在香港，獲得了香港政府精神上、物質上種種的指導和協助；近年來，又獲得了美國雅禮協會經濟的支援，我們這學校纔能有今天。可見這一所小小的學校，已經是中、英、美三國通力合作之成績，已經是在中西文化相互瞭解、相互尊重後，纔可能表現此成績。我們希望，我們這一所學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化合作上，將來能有其更大之貢獻。

以上所說，智識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這三方面，是我們學校創始六年有半一向所抱的理想，這六年半以來，我們幸而獲得了中西社會各方面的同情和協助，使我們在感激之餘，更自

【附錄】

本院半年來大事記

民國四十四年秋季至四十五年春

本院研究所成立 經營積極發展快

爲培養研究中國文史專材，造就對中國學術思想、歷史文化各方面繼起之學者，本院懸此理想，終於一九五三年秋季實現初步計畫，成立一研究所之雛形。招少數來自臺灣大學及本院之畢業生。經兩年來之努力，此研究所之經營有良好之發展。叢書業已出版者，有本所兼任導師唐君毅教授之人文精神之重建及內容充實之第一期新亞學報亦已問世。研究生方面，前已獲得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之邀聘的有余英時君，獲瑪德里大學之獎金者有蕭世言君。本所自本學期正式成立後，導師有錢穆、唐君毅、牟潤孫、張葆恒等教授，現有研究生中在各大學畢業的包括中央大學二名，中山大學一名，政治大學一名，臺灣大學二名及本院的三名。本年度哈佛大學又函邀本院

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時，本院農圃道新校舍舉行奠基典禮，敦請港督葛量洪爵士奠基。此次奠基典禮的行列爲港督、趙董事長、錢院長、高詩雅教育司、協恩陳校長、徐建築師、本院各董事、研究所各顧問及本院各教授等。大會假協恩中學禮堂舉行，由董事長、院長及港督分別先後致詞，接着行列向農圃道基石前進。徐建築師呈鋤後，由港督葛量洪爵士奠基。接着又由院長錢穆博士向港督贈送張瑄教授所刻之石章一件以資紀念。最後，港督由董事長等陪至協恩中學，嘉賓隨後參加茶會。

在奠基禮舉行前，還有一件有意義的事值得一說的，就是準備埋入地基下的鐵函。事先由沈燕謀董事說明鐵函之意義。此鐵函內所藏的，包括中華民國全國及香港地圖各乙幅，中華民國國旗乙面，四書、孝經、舊約全書、耶魯的一冊贈書、新亞學報、新亞概況、錢院長的著作孔子與春秋一文，當天本港的中英文報紙各乙份、美國與本港的貨幣各乙套。在中華民國大地圖的背面，有鐵函師生題名錄。錢院長在題名錄的前面有銘語四句，後二句說：「後有發者考往事，所南心史等例視。」這是一件意義十分深長的紀念品，相信被人發掘出來，將是數百年以後的事了。

雙十節開慶祝會 國慶校慶又迎新

我們得由衷地感謝中國學生週報社，近二年來差不多每一次本院較大的集會，都是假座週報社開的。這一次不用說，週報又慨允借場所給我們了，這確是一個不尋常的節目，是國慶，又是校慶，同時還歡迎本學期的新教授與新同學，三個慶祝並連在一起，這一晚，師生來賓陸續地光臨了，漸漸地把這打通的幾間屋擠得水洩不通，主席葉龍同學最後講的那句話極使同學們興奮，他說：「明年今天，我們將在新校舍中舉行慶祝會了。」錢校長勉勵同學們仍應以精神爲重，因爲一件教育事業的發展，並不在物質條件，而有賴於其所持的理想與精神。接着張丕介教授致詞，幾位來賓與同學家長亦高興地起來發言。會後的遊藝節目向來是由王健武同學主理的，這次也不例外，由他的駕輕就熟的技巧，和豐富而別致的遊藝節目，贏得全場會眾的笑口常開。

除夕聯歡晚會 師生感情融洽

一年一度的除夕聯歡晚會，這是本院六年來富有傳統性的一個有意義的聚會，這次聯歡會的籌備雖很匆忙，但成績卻並不比往年的爲差。主席由梅恒同學擔任，當簡單而肅穆和諧的儀式舉

藝節目，室內的燈光佈置得很美，更顯得充滿了和諧愉快的氣氛。其中有一個猜燈謎的節目，張先生出的燈謎其中有：「原子時代，唯我獨尊，乾坤一擲，醉翁開心（打食物一）。」「一對燕兒向南飛，一隻瘦來一隻肥，一年只可來一回，一月卻又來三次（猜字一）。」還有唐先生的「江流石不轉」猜詞牌名。這一晚師生盡歡而散。第二天元旦，同學們大清早起來，就三五成羣的紛紛往師長家中拜年去了，這些中國傳統的優良風俗，使遠適異鄉的遊子們平添了無限的生活情趣。

新亞夜校兒童節 師生慶祝齊歡欣！

本院附設之新亞夜校於四月四日兒童節晚在桂林街舉行盛大慶祝晚會，到場的有全校師生、來賓、校友共二百人，會場佈置得很美麗，燈光亦很燦爛耀目，唱校歌後由學生自治會主席梁靜之同學首先致詞，續由校長列航飛先生致詞，他勉勵同學們慶祝兒童節不可忘記將來要做國家的好公民，並且在學校中要用功求學、敬愛師長。禮成後由同學們擔任豐富的遊藝節目，首先由全體學生合唱兒童節歌，接着有合唱與獨唱，歌名有「本事」、「黑霧」、「虹彩妹妹」等，其他尚有話劇、街頭節目、默劇、歌劇等。話劇為「破除迷信」；街頭即景包括「潑婦罵街」、「非

法」、「捉魔鬼」三齣；默劇爲「老大徒傷悲」；歌劇爲「安全土與賣花詞」。這些節目由天真活潑可愛的孩子們演出，更顯得動人與美麗。教育下一代的責任是重大的，但願這些孩子們將來都是有用的國民，都是未來的主人翁。

圖書館增聘職員 藏書亦不斷增加

本院的圖書館，在館長沈燕謀先生的領導下，在業務上的進展很快，對圖書方面之充實，尤爲校方所關切，最近增加數量最多的是屬於歷史及叢書方面的書，在外國文學書籍方面，則經常有外文系主任丁乃通先生的購置，也比以前充實了許多。最近又接到美國新聞處與香港大學方面的大批英文贈書，現在藏書將達四萬冊。此數目仍距本院所計劃的藏書數量甚遠。本院計劃暫定至一九六〇年得有中文書十五萬冊、英文書二萬冊，但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將會實現。

又本院最近加聘了一位圖書館職員以利工作，她就是本院前期畢業的校友王懿文小姐。

本院增聘教授 同學人數增多

本學期新聘的教授與新增的課程爲：左舜生先生擔任中國近代史，張伯珩先生擔任訓誥學，

入社會，便有什麼異常的成績表現。然而就一般說來，我們新亞的畢業生，似乎仍未能與學校教育平日所期望者相符。

我們新亞的教育宗旨，向來都說要為學與做人並重。諸位畢業後，到社會就業，一面是諸位學業之表現，另一面是諸位品格之表現。在學校，或許諸位總認為學業為重。因為學校的課程與考試等，豈不都像偏重在學業方面嗎？但諸位一涉社會，致身職業，諸位便該覺悟，一切高下的衡量，乃及成敗的關鍵，卻處處是品格為重了。若使你有較好的品格，縱使你學問稍差，仍會得人信任，受人重視。你的地位和事業，也會逐步有上升之望。若使你品格差了，縱使你有較好的學問，你總會受人鄙視，失人信用。你的地位和事業，也總不會讓你自己得滿意。

我想，一個學校若能栽培出青年們好的品格來，這比能指導青年們有好的學問，更為有成績。今年諸位從學校畢業，諸位都該想，主要的不是在學校獲得了更多的知識，卻該是在學校養成了更好的品格。這是一個學校的成敗得失所在，也即是諸位投身社會，將來的成敗得失所繫。

就我歷年來的觀察，我們新亞歷屆的畢業同學，並不是說，在品格上有如何顯著的缺點。但似乎我們新亞的畢業同學，在此點上，也並不能說已有了一種深切的瞭解和覺悟。換言之，我們新亞的畢業同學，有些能在學業上還想深造，有些能在職業上刻意努力，但比較最少的是在自己

品格上，能一意認真向上。

若使我的觀察並不差，我深怕，我們新亞的畢業同學，只要在社會久了，縱使他們能應付，能奮鬥，沒有大毛病，但也決不能有大成績。他們總會隨波逐流，變成一世俗尋常之人，卻不見所謂「新亞的教育精神」來。如此，則仍還是新亞教育之失敗。而同時，也是諸位終身莫大之失敗。總結一句，若不在做人方面，刻意認真上進，此人歸根結柢，總還是失敗，而且是大失敗。我不想在消極方面，具體舉例來說，我仍想從積極方面，從大原則上來給諸位一指示、一鼓勵。說到此處，我仍想舉出我們新亞的校訓「明誠」二字來。

我們新亞的校訓「明誠」二字，本來從爲學、做人兩方面全都兼顧了。但我今天，則只想從做人方面來對「明誠」二字稍稍有一些發揮。

所謂「明」，是要你明白人情，明白事理。總沒有對人情事理不明白，而其人可以負大責任、成大事業的。若要明白人情事理，此事儘不易，也儘有工夫可做。但諸位無論如何，總不能說對一切人情事理全都不明白。諸位至少也明白了幾許的人情事理。因此這一「明」字，卻已是諸位本已有的。

所謂「誠」，只是不虛偽、不欺詐、誠誠實實，照你所明白的直直落落做去。那更不是難

事。我想，諸位決不肯，而且也決不能，說我是一個不誠實的人。當然，諸位也決不能，而且也決不肯，說我是一個不能誠實的人。

因此，明白是人人有所明白的，誠實是人人都能誠實的。一個人，只要既誠實又明白，那將無事不可爲，而且無往而不利。因此我們學校，舉出此「明誠」二字作校訓，單就做人方面言，那是一個最低標準，同時卻又是一個最高標準。說它是一個最低標準，因爲這是人人所能的。說它是一個最高標準，因爲只能此便夠了。

但社會上卻永遠有些人，而且是大多數人，對事理人情不明白，對說話做事不誠實，這爲了什麼呢？簡單一句話，因他有了自私自利之心，專想從私處找便宜，於是對人情事理，遂陷於不明白。對說話做事，遂陷於不誠實。其實他對自己的不誠實。至少他還是自己明白的。而且他不該不誠實，他自己明白的。只要他肯誠實，他依然是能誠實的。這一層，他自己也明白。但他卻存心要不誠實，認爲他若誠實了，他會自己喫虧的。這一層，卻是他不明白之處。

其實，一個人立身處世，本不該專從自己利害作打算。縱使從自己利害作打算，也該從大處遠處打算，不該從小處近處打算。若明白得這一層，便知「明誠」兩字，所以是做人最低的標準，也即是做人最高的標準了。

雅禮和新亞雙方合作三年來之回顧與前瞻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

一 回顧之部

新亞書院創始於一九四九年秋季，本是一所流亡學校，在極端艱苦中成立。自一九五四年，獲美國雅禮協款，又得亞洲基金會及哈佛燕京社補助，學校規模，迭有進展。舉其著者：

一、新校舍之落成：最先開始，僅租賃課室三間，辦公室一間，目下已有一所可容六七百學生的新校舍。

二、圖書館之充實：最先只有藏書數百冊，目下中西書籍已逾五萬冊。

三、學系之添列：文史系分爲中國文學系、歷史系及外文系。

四、課程之增設：最先每學年開課每週僅在八十小時左右，目下已增至每週一百九十六小

香港各專門學校之論文比賽，演講比賽，及各社團之公開徵文等，本校學生，名刊首選者，占十分六七以上。此等亦皆有具體事實可證也。

二 前瞻之部

此數年來，本校獲有如許進步，其有賴於雅禮基金會之慷慨協助，本校同人同深感激。惟五年合作，轉瞬已過其半。此後新亞方面仍有待於雅禮之繼續協助，自亦爲新亞方面一種極懇切之希望。今特就雙方此後合作，重申新亞方面之意見如次：

新亞得與雅禮合作，開始於盧鼎教授之來港考察。當時盧鼎教授與鄙人，雙方商有兩項主要之默契。

一、新亞方面，除雅禮基金會每年決定所能補助之數字外，不向雅禮作任何額外之申請。

二、新亞之教育宗旨及學校行政，全由新亞自主，雅禮不作任何干涉。

此兩項默契，於惠格爾教授來港考察後，雙方並曾互換信件，對此兩原則，重加肯定。新亞方面，認爲此兩原則，實有爲此後雙方繼續合作再次提醒之必要。

新亞教育之一貫立場，主要在以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作中心，栽培中國青年，期望其能爲中

五日內觀眾逾萬，對本院此次展出之古代名畫，極爲讚美。查此次展出之名畫計六十幅，包括宋、元、明、清各代，其中優品有宋劉道士「湖山清曉圖」、趙孟頫「龍王禮佛圖」、倪瓚「西園圖」和「岸南雙樹圖」、夏昶「清節高風圖」、沈周「秋山讀書圖」、唐寅「南州借宿圖」、文徵明「滄浪濯足圖」、董其昌「山水圖」、丁雲鵬「山水圖」、釋弘仁「山水圖」、八大山人「荷花小鳥圖」、王翬「古木晴川圖」等，均爲不可多得之名作。此等展出作品，係蒙本港鑑藏家慨允借得者，計有王南屏、田溪書屋、馬積祚、陳仁濤、張鼎臣、張碧寒、靜好樓、燕笙波等各家。此次畫展，本港文教界人士及書畫家咸認爲本港有史以來最盛大、最有意義價值之一次。教育司高詩雅先生於三日蒞校觀賞，港督葛量洪爵士伉儷亦於五日蒞校，除觀賞古畫外，並巡視本院圖書館書庫、研究所、藝術專科畫室、科學館、宿舍等，港督對本院各項建設之良好情形極爲稱道。

文化講座

本院「文化講座」自一九五〇年秋季開始舉辦，到一九五六年冬季，已先後舉行了一百四十次。此一自由的學術講座，乃適應先後由各地來港之知識份子對思想與知識之要求。邀請各方

部爲閱覽室，占地面積二五〇八英方尺，同時可容一百二十人。室中備有各種工具圖書及各系普通參考用書，尋檢極便。後部爲書庫及辦公室。書庫高下三層，上層佔地面積一七五五英方尺，分藏外文圖書及部份中文書籍。中層佔地面積一〇五七·五英方尺，專儲中文線裝圖書及善本書籍。下層佔地面積一四三八英方尺，暫作存放報紙雜誌之用。全部書庫，可容書二十萬冊。

藏書統計，截至一九五七年六月中旬止，有中文書四萬七千二百三十二冊，外文書四千一百一十四冊，總計五萬一千三百三十六冊。雜誌報紙在整理裝釘中。按一九五五年六月藏書統計爲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冊，兩年來之增加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冊。

關於圖書分類，自一九五六年八月起，中文書改用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而加以修訂。外文書則按杜威之十進分類法。其編目，中文書採用中文圖書編目條例，並參酌中國圖書編目法，編製卡片目錄。外文書則參照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目的條例，編製卡片目錄。

年來圖書館對於蒐購中文線裝書籍，艱苦頗多，又以購書經費有限，仍未趨於理想。至承中外人士及各界團體捐贈者，爲數六千餘冊。目下圖書館工作極忙，除將已編目之書，隨時提供閱覽外，並加緊繕製卡片及添置書架，以期早日全部完成。

進步是不可恃的。新校舍，它會一年舊似一年。今年是新的，明年就舊了。但在學業上言，可使它一年比一年的提高。我們當各自思量，我們同學的程度是否有一般大學的水準？是否比得上今日世界上的一般大學呢？相信只要努力上進，那也是可能的。即學校的校風，亦可以天天提高。

照事實看，我們同學的水準，並不如理想那麼進步得快。例如英文程度，雖比過去幾年提高了，但是否合得上標準，則仍難說。就國文言，幾年來亦沒有很明顯的進步。一位大學生，應搞通本國文，字也應該寫得像樣些。現在一般大學生，文理通否不論，即連字也多數寫不好。故一位大學生，國文要夠水準，首先要會寫通順的文章，其次要能讀書。現在的大學生，只能讀五十年來的近人作品。但我們應該能懂三百年甚至二千年以前的古人作品。

講到英文，不妨降低一些標準，但至少也得能講普通的英語及流利閱讀有關各科的原文書籍，這是作爲一個大學生應該具有的水準。

我們自建新校舍開始，就把重心放在建立一個充實的圖書館上，現在已有藏書六萬冊以上，希望以後幾年內能達二十萬冊，這是我們最低的理想。我們現在每天能平均增新書近百冊，這已盡了校方最大的努力，希望同學們能盡量地利用這個圖書館，找你所想看的書去讀，至少每人能每週看一本書。其次，盼望同學們，除了進圖書館研究及課堂所授功課外，在生活上使同學間，

可說是全世界所共同的。因爲今日世界人，西方人也崇敬孔子。

一般人將孔子、耶穌、釋迦牟尼與穆罕默德相提並論，稱爲四大教主。其實孔子與他們三位不同。他們都是由信仰而各形成一種宗教。孔子則並非一教主，也沒有形成一種宗教。第一：孔子無廟或禮拜堂，孔廟與耶、佛的寺院教堂不同。我國各省、各府、各縣均有孔廟，但並不舉行日常禮拜，只是有重要的祭祀大典時才行禮，與各宗教的教堂不同。第二：不論佛教、基督教、回教，他們均有特別的信徒，如和尚、神父、牧師等，用以專門宣揚其宗教教義。但崇奉孔子的，並無一批特別的信徒專門從事宣傳。故就形式上言，信仰孔子的人，並不比信仰別的宗教爲少。除了我們五萬萬以上的中國人外，尚有日、韓、越諸東方民族，且有了二千多年的歷史。

何以崇奉的人會如此之多，且迄今不衰？這完全由於孔子本身的偉大人格精神感召，且孔子的教義亦實有一能普遍深入廣大人心的力量。力量在那裏呢？今天不能盡述，我現在只舉出論語一書，乃其平常講話經人整理而編成。今日論語已被譯成世界各國語文，只要是關心世界文化人生思想的人，無有不讀。各位同學如尚未讀，則趕快讀。如已經讀過，則還得反覆再去詳細讀。

在論語中，可看出孔子教義的全體。孔子並不注重如何教，而是重視如何學。故我們稱孔子爲教主是不妥的。其根本精神不在教人，而在自學。但他並非只學某種學問或知識，而更重要乃

後人稱孔子是「大成至聖」，但他當時很謙虛地對子貢說：「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其實仁且智，就是聖善的至高境界。總之，孔子教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一輩子去學如何做人。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實孔子無法用一字回答終身可行的問題的，他只是非肯定地說：「或許是恕吧！」恕者，即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子貢之引申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這是消極的，是不可做的，但孔子亦沒有講別的字，可見其謹慎與謙虛。

孔子又說：「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甚至還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孔子能虛心地接受，踏實地學習，所以有無限的造就。在宇宙人生界中，能超越的涵蓋持載一切，成為偉大的學者。孔子認為沒有什麼可以教人的，最重要的在乎「學」。所以孔子非教主，並沒有一種私人教條讓世人去奉行，並作為一種宗教信仰。孔子講仁，亦只說：「仁者，人也。」做人做到如此，可算一人矣。故孔子對仁的解說，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並非如西方哲學上的假設與定義，而只是要我們努力地去學與做。

孔子認為，實行即是仁，即是要在社會中與人們一起生活，相處得好，並非要脫離這社會。

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單是這一點就很難。因為我們在社會上將遭遇到各式各樣的人，爲要處處實行做人的道理，故孔子主張「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知命，便不免要臆測，要期必，要執滯，要私己。這些不可必得，而害仁。絕此四端，才能安命，才能成仁。孔子並不主張一定要固執地去硬做，只要牢守恕的原則就可以。

孔子並非一定要爲人師，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中，即有其他兩人可相比較，處處有可供學習的地方。自消極處講，即別人有不善的，亦可作爲自己的警惕。孔子無常師，而是一學人，因此我們均應學孔子的學。

中國最特別的，就是可容納任何宗教，不受排斥，不相衝突，這即是中國民族的偉大處。恕則道並行而不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於是才有了思想、言論、信仰等等的自由，這才是真正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我們普通稱「孔廟」，那是俗話，其實應稱「學宮」，這纔充分表示出學的精神。

各位中，有信仰基督教的，也有信仰天主教的，也有信仰佛教的。但任何信仰，都不與孔子之學有衝突。故你讀了佛經或是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你仍可讀論語。論語可說是中國人的「聖經」，是東方民族的聖經。現在希望大家回去以後，能去讀這部寶貴的書。可從論語中，得到寶

慶祝新亞第九周年校慶講詞摘要

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本校本學期增加新教授十九位，幾與原有教授人數相等。新同學增加一百四十二位，佔全校總人數百分之三十六。可見新亞校務日漸發展，新亞精神與辦學宗旨也漸為社會人士所瞭解。

今天我們在這裏慶祝本院第九周年校慶。我們校慶與國慶原是在同一天，即在九年前的十月十日，為我校創辦之日。這不僅是巧合，也可說我們學校與國家命運是息息相關的，意義是深長的。今天我們慶祝校慶延後一天，今天只為紀念校慶，國慶雖過去了，但我想在這裏特別講幾句國慶的話。

過去幾年來，每逢國慶日，我必去街上各處跑跑。我所特別注意的，不是要看社會人士對國慶有何表示，而是看社會人士對國慶的不表示。大致說，年年情形都如此，小街巷尾掛的國旗多，大街鬧市掛的國旗少。如尖沙咀區，簡直很稀少。香港區方面亦然，在皇后大道中就見不到

極重要。具體說，表現新亞精神可分兩方面。

一爲學風方面。本院向來注重中國文化，我們是中國人，將來當然也須爲自己的國家社會服務，先能認清自己的目標，將來纔能對社會有所貢獻。要想造成有用的青年，當然首先須對本國文字有良好的基礎。過去本院同學所表現的成績是好的，校方也每學期舉行論文賽，並規定必修國文爲兩年，社會上各界對本院文史方面有好的讚譽。我們是否能繼續保存下去，並更能進一步的發揚呢？自從港大的中文系開辦以來，有優良的成績與進步，且本港的各專上學校也在倡導重視中國文化，故欲保持本校的優良成績，有待我們不斷的努力。

本院向來提倡「通才教育」，因爲學問是不能分隔的，應該互相融會貫通。求學問的門戶當濶，基礎宜廣。過去本港各界所舉辦的各項學術比賽，本院同學常能獲最高獎，這也與本院過去所倡導的通才教育有關。因爲新亞的同學智識領域較廣，而且學國文的不能像三家村的老學究那樣祇懂寫文章。過去歐美學者訪港參觀新亞時，他們都稱讚本院爲一所成熟的學院，同學所表現的成績優良。又如有一次日本京都大學校長來校參觀，還說新亞與京都大學的成就有很多相似之處。

第二點是校風方面，各位同學來校求學，除了不缺課、勤學及考試及格外，還得學做人，以

我們希望新亞的校友將來能在新亞任教，能負擔繼起教育的責任。總之，造就本所研究生的目的，一方面使中學有優良的中文文史教員，一方面是能培育出大學任教的人才，希望大家能做出優良的成績，以取得社會的信任。也希望準備投考的歷屆畢業生，努力準備學業。我們希望研究生的成績能日益提高。

關於研究所出版的新亞學報，已受各國學術界的重視，希望以後刊登研究生的論文，能逐漸佔多數的篇幅。

講到出國留學的同學，本院過去留美的已不下十人，也有去歐洲各國的，希望他們能切實地學些東西回來，以貢獻於本國。

最後還要提出的一點，就是諸位當知道作爲一個中國青年，當尊重並了解中國的文化。新亞所特別重視的亦即着重在對中國文化的陶冶與訓練，這是我們的理想和目標。

最近有位新聞記者與我談及許多有關本港大專教育的問題，並特別讚許新亞能以最少額的經費，表現最良好的成績，而培植出優秀的大學生。我聽了不免覺得很沉重，我們當反省我們每一位是否都是優秀的大學生呢？諸位更當努力求學。尤要者，諸位更千萬不可忘記「我是一中國的青年」，我當尊重並愛護中國的文化。

（香港華僑日報）

發刊詞

民國四十七年五月

任何一個團體，要希望它有前途，首先該爲它創造一個「心」。這是個團體心，我們又稱之爲團體精神。

如要創造此一個團體心，便得這團體中每一分子，各自把他們的心，貢獻出一部分給那團體。各自對此團體，由關切而瞭解，而愛護，真把他自己個人交出成爲此團體之一分子，也把那團體認爲是他自己生活和事業中之一部分。如此，由於那團體中各分子之心之交流，心之互映，纔會真有一個團體心，逐步呈露。待到此一團體心真實呈露而成爲客體化了，那一團體，纔始是正式成立，纔始有它的前途希望。

新亞書院創辦迄今，已近九足年，快將踏入它第十個年頭了。我們常喊「新亞精神」，但我們若真要一個新亞精神，便得先爲新亞創造一個心。那是一個「新亞心」，要在我們新亞每一分

子的心裏來創造。有了「新亞心」，纔能有「新亞生活」。但我們也可以從新亞生活中來鍛鍊出一新亞心來。

我們這一份新亞生活雙周刊，便想把新亞生活之各部門，各方面，盡量彙集披露出來。這是我們新亞現實的一面鏡子，各人照着這面鏡子，可以認識我們的新亞來。這是我們新亞將來的一部歷史。這份雙週刊，繼續着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將來要瞭解新亞如何生長，如何成熟，如何發展，以及新亞生活中究竟包藏了些什麼，所謂「新亞精神」究竟具體表現了些什麼，便要憑這份刊物來察看，來推尋。

我願乘此刊物創始，來祝賀我們新亞之前途。讓我們新亞這一團體中之各分子，各自貢獻出他一分心力來共同創造「新亞心」。讓我們新亞這一團體中之各分子，各自交出他一部分生活，來共同發皇充實新亞的生活。讓這一份刊物來時時考驗我們和督促我們，向此目標而前進。

所以每一屆的畢業生離校而去，在一方面講來，學校對他們所負的教育責任算是結束了。此後則有待於他們之各自努力，各奔前程了。但在另一方面講來，學校對他們的責任感卻正在開始。他們此後涉足社會，所表現的，是好是壞，爲成爲敗，卻正是我們學校這幾年中，對他們所施的那一番教育成績之開始受考驗，開始待批評。

學問和事業，人格和修養，總是永遠無止境的。在學校方面，對每年那一批批離校而去的畢業生，應該增加刺激起我們身負教育之責的一番責任感。回想當年他們在學受教的那一段時間內，我們是否確已善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達成了我們在他們身上所應有的最大可能之期望？我們之對他們，是否尙有心力未盡之處？我們之對他們，是否可以有更大貢獻之處？這一層，總會引起我們每年一次的內心自省。

每一個家庭，爲父母的，總希望他們的每一個子女，都成爲理想中最好的子女。每一所學校，當教師的，也同樣地總希望他們每一個學生，都成爲理想中最好的學生。每一社會機構，也何嘗不想他們所任用的各職員，所包容的各分子，盡成爲理想中最好的分子呢？其實每一個人，也同樣地在希望他自己能成爲社會上一個理想中最好的人。正爲希望無盡，所以責任無盡。人類社會之演進，人類文化之向上，也完全寄託在那一番希望無盡，責任無盡的心靈感覺上。

我們對於這一屆的畢業同學，因於你們之快將離校而去，又會重新再引起我們對你們四年來在校時之無盡的責任感，但同時又引起我們對你們離校後之一番新的無窮希望。敬祝你們各自努力，前途無量。

第七屆畢業典禮講詞

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今天是本院舉行研究所第二屆、大學部第七屆畢業典禮。本院創辦研究所已有兩屆，成績很令人滿意。

我們感到今日中國四十歲以下的青年，已很少能繼承中國文化遺產的。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人能擔負起他自己國家的文化，實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們創辦研究所的目的，即在此。兩年來，畢業的研究生，他們都能獨立運用思想，並作高深的研究，且有一部份的成績，已在新亞學報中發表了。

與研究所相輔而行的，就是圖書館的創立。因為研究學習，不但要靠老師，而且更要靠書本。過去一般社會人士，總覺得新亞只注重文史，而忽略了外文。然而，這一屆有了正式外文系的畢業生，他們的成績，已達到一般人所要求的水準，令人告慰。故新亞幾年來，對英語系的造

詣，已可能趕及了中文各系。此外，我們還設有法文、德文、日文各科。今日的世界，將不再是壁壘分明，而且該是互相溝通的。所以每一位同學當懂得兩種以上的語言，除了中文，他當熟習英文或他種語言。

其次，我們當感謝藝術科陳士文先生及諸藝專教授的犧牲精神，不久我們將正式成立四年制的藝術系。

下學期開始，爲了適應本港社會環境的需要，我們增設了工商管理系，聘請了陳靜民先生爲系主任。此外，我們也希望能在最近的將來，開設一所附屬中學、興建第二期大學部的校舍、並建築藝術館。這雖是物質上、經濟上有了進步，但這不是唯一的進步，我們亦當在精神上更求長進。

同時我又將在這裏再次提到，新亞辦學的宗旨是要各位「學做人」，而且是「學做一個中國人」。各位求智識，求一種專門的智識。各位求職業，事先亦必選擇自己所喜好、所適合的職業。各位做人，在今日世界尚未達到大同以前，我們當做一個像樣的中國人。我們過去的失敗，並不在體力上、知識上、智慧上比外國人差，而是不知道怎樣做一個當前理想的中國人。

（香港華僑日報）

【附錄】 本院南洋僑生申請免試入學辦法

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一、僑生申請免試入學資格：

- (一) 高中畢業會考及格具有證件者，得申請免試入學。
- (二) 具有高中畢業資格畢業年度之平均成績在七十分以上，由原校特別保送者，得予免試入學。
- (三) 高中畢業未參加會考，及未得原校特別保薦者，得申請免試為試讀生，試讀期間成績及格，得升為正式生。
- (四) 高中肄業二年以上，並曾自修一年，具有證件者，得以同等學力申請免試為試讀生。

二、申請手續：填具申請書保證書（以原校校長保證為合格），連同學歷證件，掛號寄本校

諸位！請你們各自激發自己的良知，各自開張自己的聰明。諸位當知，在我們的時代的內裏，還有許多盤根錯節。在我們時代之前面，還有許多驚風駭浪。我們的時代是如此，我們的學校也如此。諸位各自的前途和命運，也莫不都如此。

我們希望，由於我們這一所學校，讓你們能認識時代，認識自己。讓你們能貢獻給時代，讓時代能擁有了你們。

諸位第一天踏進這學校，盼望你們各自具備一副軒昂的志氣，各自保持一番沉重的心情，各自開展一個寬廣的意識，來各自擔負一個偉大的使命吧！

新亞的新同學們，請你們大家來唱新亞的校歌，請你們大家來讀新亞的學規。

「洙泗講學」。雖說孔子生年，也沒有能把當時魯國的衰運挽回過來，但孔門弟子，像冉有、子路、子貢等，究竟對當時的魯國，也有過不少貢獻。而且，更重要的，我們正該說，此下中國兩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卻都是受到孔門洙泗講學的絕大影響呀！

更直接的是在漢代，漢儒都說「孔子爲漢制法」。他們做學問，都主「通經致用」。豈不是兩漢燦爛光昌的盛世，受到洙泗講學的影響嗎？

其次要想到王通的「河汾講學」。他生前也並不能對隋代有何貢獻，但他的門弟子，相從講學之人，風聲所播，在唐初卻顯出力量來。雖說「與唐諸賢全是河汾弟子」是一句誇大話，但王通當時的河汾講學，對唐代有影響，究是不可否認的。

其次要想到胡瑗的「蘇湖講學」。胡瑗本人，並無政治業績，但胡氏蘇湖門人，卻在當時政府的各方面，表現出極大成績來。尤其重要的，胡氏蘇湖講學規制，後來被採爲中央大學的規制了。更重要的，是由胡氏起而開創了宋代的新學風，蔚興了大批的新人才。

和胡氏同時，像范仲淹的「睢陽講學」，較後像程氏兄弟之「伊洛講學」，張載之「關中講學」，南宋有朱熹之「白鹿洞講學」，陸九淵之「象山講學」，這些都是爲後代中國人所稱道想望不絕的。

在中國歷史上，自秦以下，漢、唐、宋、明是四個大時代。宋代比較國運最差，但文運學風，較之兩漢、唐、明，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也可說，宋學是開啓了從此以下近千年來中國後起之新國運。

其次要想明代初年，宋濂、方孝儒師弟子之「金華講學」，這對明初國運，也有了大影響。其次如明中葉王守仁之「浙、寧、贛講學」，如晚明顧憲成、高攀龍之「東林講學」，都給當時的時代和後來的歷史以大影響。

總之，國運隆替，必將影響到社會各階層、各項事業之興衰成敗。但社會各階層、各項事業，亦必然會影響到國運，這是絕無可疑的。尤其是學術思想集團，文化教育事業，其可能發生之影響，更爲宏深，可說是無微不至，無遠弗屆。若要舉例，古今中外，例不勝舉。上文所列，則因其爲中國歷史文化大傳統所繫，故特爲提出，以求吾人之更加注意而已。

如上述，可知一所學校之意義與價值，正在其如何能與國運相關通之處。茲事體大，然亦正貴能於精神上默默作主，生根發脈，從人所不見處用力。至於學校規模之大小，經濟之盈絀，物質條件之豐枯，此等盡屬次要。新亞書院本屬一所流亡學校，在艱難困苦中茁長，積年來所欲鼓舞淬厲者，亦端在此一點精神上。今正值新亞創始以來第十度的國慶校慶。大陸同胞，盡在水深

孔道要旨

民國四十七年九月廿八日

——孔子聖誕日講詞

諸位先生諸位同學：今天是二千五百零九年的孔子誕辰。我寫有孔子思想和世界現實問題一文，登載第九期新亞生活雙周刊上，今天我再略加補充。

中國文化已歷五千年，孔子生在中國文化已產生了二千五百年之後。如果沒有前半期的二千五百年的文化，中國就產生不出孔子。孔子是從中國文化中陶冶出來的，上接二千五百年之文化傳統，下開新規模、新局面，至今又是二千五百餘年了。

孔子在中國，一向被尊爲「至聖先師」。「聖」是中國人一種人格之稱。什麼人格可稱爲聖？可以說聖是一種最崇高、最完美、最偉大的人格。而孔子是這種人格中更偉大、更崇高、更完美者，所以被稱爲「至聖」。

孟子是很推敬曾子的，他在忠恕以外，又提出了兩個字：曰「愛」、曰「敬」。人誰不喜歡人家愛、人家敬？所以我也該愛人、敬人。這與人該忠恕，是一樣的道理。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一個人若能得到大家的愛、敬，豈不就是人生最高幸福嗎？

但如果遇到一個人，我以愛敬待他，他不以愛敬待我，這又將如何呢？孟子說：「我們該反身自省，怕是我們的愛敬之心尚未全盡吧！」若我全心愛敬待他，而他仍不以愛敬待我，則又將如何呢？孟子說：「那麼此人與我像是異類了，我也好不必計較了。」可見孟子主張以愛敬待人的態度，是不可更改的。

我們新亞的校訓是「誠明」二字，此兩字出典在中庸。何謂「誠」？拿出你十分的心就是誠。何謂「明」？懂得推己及人，一切道理也就都明了。可見就淺近處講，「誠」還就是「忠」，「明」還就是「恕」。

從上所講，孔子之道重在原則上。怎麼樣叫做孝呢？在今天，家庭、社會、經濟情況、人事關係，全都變了。自然今天講孝，內容也該變。只是心不變，便是道不變。還是請大家來各自反省吧！

我們也可說，孔子的學問，是一種人類的心理學。這一種心理學，是在社會交際上、在人生

只是一個口號，一種標語。其性質，不在討論，而在攻擊。「玄學鬼」三字，則更含有輕薄之意。又如他們的另一口號是：「打倒孔家店」，也同樣是一句輕薄而富有攻擊性的口號。學術而出之於以輕薄的口號，則學術不能有前途。但君勵先生在這三十多年來，仍照常講他的孔子思想與中國文化。他今日所講的是「儒家思想之復興」。諸位應當注意，這是講學術思想，大家可以來研究、討論、批評，也可以提出異見，但卻不應該用輕薄的標語口號來攻擊。

學術思想並非口號，並非羣眾運動。如果稱為學術運動，也應該在各人思想裏運動，在講壇上運動，在圖書館中埋頭研究，在學術著作上去運動。斷不可學街頭羣眾，搖旗吶喊，喊「打倒」、「擁護」等口號去運動。

今日仍有許多青年人問張先生說：「那麼，你用甚麼來領導我們呢？你所創造的新風氣是什麼呢？」須知要參加學術運動，是一件終身事業，要將整個的生命投進去。要形成一個獨立思想，要創造一個獨立學說，往往要三五十年的深潛功夫。張先生就是這樣的人物。他已年逾七十高齡，仍不斷繼續研究著作。他的精神和著作，就是上面一個問題最好的答復。

張先生這次旅行歐亞，在西德講學，途經香港。本來這裏的友人希望他在港多留些時日，我們也希望他為新亞作十次八次有系統的講演，讓大家可以知道張先生近年來做的學問，和他達到

的更高境界。可惜因爲旅程限制，不得如願。我們今天仍然很難得的請到他來這裏演講，所以我
要代表新亞師生與來賓，向張先生表示我們的敬意與謝意。

新亞的教育宗旨，常以提倡人文精神爲主。試問人文精神何嘗能離開了知識與技能？那裏有無知無能的人文精神？諸位來校學藝術，講堂教授，只是教諸位知道些畫理與畫法，訓練諸位如何下筆畫中畫與西畫。但學校的教育精神，則並不在這些上，更要則在諸位各自之全人格上。學校不僅希望諸位懂畫能畫，更主要在求諸位各自能成爲一理想上完美的人。就諸位之所學言，亦可說，乃在希望諸位能成爲一理想上完美的藝術家。但試問，那有不懂藝術不能藝術的藝術家呢？

近幾年來，各系教授都要在提高各科的程度和加嚴各科的訓練上認真努力。盼諸位仔細了解此中的意義，莫認爲傳授知識和訓練技能是一件可輕視的事。

但知識技能，範圍極廣，勢需各就才性所近，各自向一較爲專門的目標而前進，庶可期其有成。學校分科用意便在此。但諸位又當知，各門學問，其實是相通的，並非可以分門各別，不相照應的。而且任何一門學問之背後那一個主體，則同樣是一「人」，那更是相通的。任何人，生長在同一的社會中，呼吸沉浸在同一的文化體系中，則更是相通的。因此包圍在各項專門知能之外，滲透在各項專門知能之內，是有一個共通的大境界大原理的。我們學校的教育宗旨，一面常講「人文精神」，一面又總要提到「文化意識」，也就爲此。

因此，每一個青年在學校，應知有四件重要的法寶：

第一件是知識：此一件法寶，一半得自教授之傳授，另一半須由自己去探討。

第二件法寶是技能：此一件法寶，則幾乎全須賴自己練習。

第三件法寶是自己的品格：這一法寶，更需要自己修養，自己鍛鍊，而且與第二法寶不同，因其不能與人以共見，只藏在自己內心自知之。

第四件法寶是自己的人生理想：這一件法寶，更無憑據，無把握，有待於出了學校以後之逐步努力、逐步完成。諸位要能建立理想，便該從廣大的知識中覓取。諸位當知，任何一專門學者乃及一普通人之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理想乃及學術理想，全需在社會大羣之現實境況與夫文化大體系之繁複機構中，而有其意義與價值的。

我們學校之教育宗旨，重在人文精神，便是要諸位從認識第一件第二件法寶知識與技能之修習外，進而獲得第三第四件法寶，即自己人格之鍛鍊，與自己理想之建立。

所謂人生理想，雖是各別的，仍是共通的。主要不過要大家好好地做一人，做一能在社會人羣文化體系中，盡自己的職分，能對社會人羣文化大體有貢獻的人。從這一層說來，職業即是事業，事業即是出路，私人生活不成爲問題。當知知識、技能乃至品格、理想，這四件法寶，是全

另外一個大難題，就是要找一個理想的校址。等到校址有眉目時，教育司認為二十萬元的開辦費還不夠。全部建築設備費要一百多萬元，教育司可協助四分之三，本院必須籌出廿八萬元。於是，董先生又在原先答應的二十萬之外，再增加八萬。這是一個不小的數目，而董先生竟毫不猶豫的應允了，這種熱心教育事業的人，在今天真是少見的。董先生的熱誠，使我十分感動。董事會決定邀請他作本院董事，而他再三謙辭，方才同意。現在我們董事會中增加了董先生這樣一個熱心教育事業的人，對於本院的發展，將會有很大的幫助。我希望我們的陣容中，再多幾個董先生，可以給今天這個只重私利少顧公益的社會，促成一種新風氣。

董先生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他今天的演講，對諸位將來之獻身於社會服務，必將大有裨益。

之善意，一種高貴的道德心情。中國社會一向提倡孝道，那是寓有一番甚深真理的。也可說，中國社會之所以得綿延久而展擴大，其主要因緣即在此。但若無施則何來報？施是主動而積極的，報已是被動而消極了。而且孝道常要有人來提倡，母愛則是不煩提倡而亙古皆然的。在不懂得提倡孝道的社會裏，母愛依然存在。母愛之偉大處正在此，而中國社會之常常懂得來提倡孝道，其中實寓有甚深真理，堪稱爲人類社會一種高度的文化表現者，其理由亦在此了。

今天又是香港社會大家在真誠熱烈地舉行此一年一度的母親節，敬獻此辭，讓我們大家來珍重此一番心情，來發揚此一番文化，來各自反省，各求報答我們人人所具有的那一番昊天罔極的大恩吧！

再換一面說，無論講人才，或職業，我們所栽培的是中國的青年，希望他們成爲一中國的人才，將來在中國社會謀職業，對中國社會有貢獻。因此，要求諸位能了解中國文化的意義，受中國文化的陶冶。

我們學校又注重文化教育。文化教育、人才教育、職業教育，這三個目標實係相通，等如一個，這是我們學校教育的宗旨。新亞的校歌和學規，申明了我們的精神和宗旨，希望諸位常常在念，深加瞭解。

可是新亞自成立至今已九年。我們的理想，究竟完成了多少呢？這不得不時常地檢討。或許我們所表現的，與我們日常所談的精神、理想，距離得太遠了。這更要我們認真來檢討。

下面試分四點來檢討本院此半年來之成就。

一、物質建設：新亞初創時，物質方面是我們最大最難克服的困境。到現在，我們總算有了一座自己的校舍。去年我曾說，要開始第二期的建築了。但由於各種的原因，荏苒一年，迄未開始。因此對於南洋同學來校的住宿問題，未能獲得圓滿的解決，這裏面的情節也不再在此述說了。好在今年的暑假。第二期校舍建築准可動工。第三期校舍建築也已在計畫中。至於是否能有的第四、五期的建築接著來，那是將來的事了。依照學校目前的校舍規模而論，我們可算已經脫離

了艱難的階段。其他如關於物理、生物、化學等實驗室，我們早曾有計畫。前年已擬添設生物室，可是今年連生物室的地方都被擠去了。可見即在物質建設這一條路上，也就很曲折，只能一步步地向前走。不過這終不算太困難，只要有經費，問題就簡單。

二、事業發展：去年中，我們增設了工商管理系和藝術系。下學年是否又可有新計畫，那則很難說。其次說到創辦中學的事，地是領到了，建築經費也已籌到，中學校長也早經聘定了。大概要在暑假期間纔能開始建築，明年春是否能開學，此層在目前尚無把握。總之，此一事在發動中，可算已走上了大半的路程了①。

三、學業進步：這一點，我想應該是我們最大希望之所在。我們同學的一般學業水準，是否能逐年有進步呢？我們至少希望我們一般同學的學業水準該與國內外大學，如臺灣，或英、美、日各國的著名大學，達到相等的程度。這一層，要待我們有更大的努力。社會上對我們薄有稱道，那只可說是虛名吧。外人總認為本院提倡中國文化，所以在中國文史方面的課程，應較其他學校好。其實也並不然，我曾屢次在講堂上對大家說：外面稱道全只是虛名。我們切莫認為是自己的實情呀！但這一種虛名也是有其來歷的。

① 編者案：新亞中學延後於民國六十一年創辦於新亞書院九龍農圃道舊址。

書。卽如詩經、史記等，驟然看像很沉悶，但在文化的、人才的教育意義上，是應該注重的。對諸位將來造詣亦將大有幫助。我要求諸位，多多鼓勵明年一年級的新同學能在國文課上努力，幫助校方闡明我們這一番宗旨。我們希望能慢慢走向這一個理想。

現在再談談本院的外文系。最開始，外文系隸屬於文史系。本院最先幾屆的畢業同學中，有僅識英文字母的。這些同學從大陸流出來，由於以前種種經過，使他們沒機會學英文。但他們畢業後，在社會上也都能勝任他們的工作。我們學校，自遷入新校舍後，開始注重英文。我會屢次公開地說：我們同學們的外文是有進步了。我們希望中文系也像外文系一樣向前更進。本院外文系，現已有了二三年的歷史，我們確是把它當作事來辦。而外界並不知道我們是在努力中。這次比賽，我們的國語組怕是犯了自驕的毛病，而英語組比較虛心。做人是該要虛心的。這次英語組之勝利，並非僥倖所致。而國語組之失敗，則是我們的教訓。

我們雖不敢說我們的中文、外文都好，但我們實在是歷年在進步中。本院是一間文學院，同學們無論讀那一學系，中英文都要好才行。要能直接看英文的參考書，能口講筆寫。一般水準盼能繼續提高。

照我們學校的宗旨來講，我們所希望的人才、文化的教育，一定要注重中英文。在今日之世

經達到了某一程度、某一階段。諸位進學校來求知知識和技能，以備他日到社會上去得一職業，這是十分應該的。

但是選擇職業卻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我們該要有自由。爲甚麼選職業要有自由呢？我們每一個人，對於社會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而各種職業又有不同。在挑選職業時，我們應該有兩個標準：

第一個是選我最喜歡的，最高興擔當的。即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性之所近，也可說是天性所愛。譬如說：我喜歡文學，你喜歡科學，或者愛好運動或音樂，各人所好不同。但每一種職業，對於社會都有其貢獻，有其需要，因此我們儘可挑選自己喜歡的來學。

第二個標準是，要選我最能盡職，最可有成績，和最能表現我自己的。如學醫的可以做醫生，學法律的可以當律師。我們應該考慮那一種職業最能表現我自己最好的成績，那就決定挑選那一種。

這兩個標準，實在就是一個。自己所喜歡的，就一定能學得好、做得好。不喜歡的，則情形就相反。所以一定要選與自己天性所近的，自己所最喜歡的，將來也可以是自己所最自信最能幹的，因此選擇職業應該讓各人有自由。選擇的條件並不在外而在內。如問甚麼事情可得到較高的

待遇，或者那項職業容易找等等，這是在外面的。所謂在內的是，選擇的標準要是自己所喜歡的。諸位進學校後，要慢慢能認識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性情近於那一方面，如此將來諸位方可挑選，決定自己的出路。如果我們挑選的職業，恰是自己所最喜歡的，做起來當然是最能幹，最出色，最有把握的。這樣人生才会有幸福，對社會也會有貢獻。

職業是我們的義務，人進入社會後，應替社會服務。但是我們選擇職業，同時就有一權利，就是選我最喜歡，最能表現我自己的。諸位不要認為職業是一項負擔，或者是令人痛苦的。反之，職業是我們人的生命之表現。人總要有一職業，或者做教育家，或者做實業家，這就要在教育事業上，或者實業界中來表現你自己。人總是希望能拿出自己最有把握的給人家看，當知這絕不是苦痛，乃是快樂呀！

今天諸位在學校，將來要走進社會，擔當職業，這背後有一極重要的因素，就是諸位自己這個「人」。無論是知識、技能或職業，這都是屬於每一個人的。

人並不是天生就如此的，知識、技能都要學。而更要緊的，我自己將來要做何等樣一個人，這更要學，這是一整套的。要做何等樣一個人，這也是各位的自由。人不是一架機器，機器只會工作。但人有他一套整個的性情和整個的生活。在整個生命中，拿出一部分時間來做職業方面的工作。

矩的。比方說：穿衣服多了就覺得熱，少了就覺得冷，應該穿得恰好纔舒服。我們的飲食起居言行，也都應有一恰好的程度。從外言之是科學，從內言之是藝術。亦可說藝術實即是道德。故科學與藝術，同樣有一標準。人能合乎這標準，這是一件最快樂的事。我們所謂「人品」，這就是做人的內在標準。合標準，方是合理想，也就是品格高尚有道德的人，其實則是一「藝術人」。

又如要倒一杯茶來喝，所用茶杯的質地，一定有好壞之分。如果那茶杯是稀世之寶的古瓷，拿那杯的人內心就會肅然起敬，十分地謹慎。做人也如此，人是有品格的。在社會上做了一個不夠規矩沒有品格的人，社會就要把他丟在一旁，輕視冷落他。倘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別人對待他也就會肅然起敬的。如今社會上不幸是好品格的少，壞品格的多。大家不互相看重，像那破茶杯不值錢，老被人家隨意丟。

在我臨結束這番講話之前，貢獻諸位四個字，曰：「敬業樂羣」。

「敬」是當心，要把事當事看。諸位在學校有師長同學，在家裏有父母、兄弟、親戚、鄉鄰，如果在社會上服務，就有同事，這都不止你一個人，這就是羣。「羣」是在你之外還有別人存在着。職業由你自己喜歡，自己挑揀，他人不該強迫你，這是你的自由。但做人則應有一個做人的共同標準。一個人可以失業，也可以沒有職業，但一個人終不能無羣。縱使你眼前無羣，然

而在你腦中仍不能無羣。假若世上全沒有別人，只有你自己，在這樣的情形下，今天的你，也還要替明天的你負起一個責任。否則，對不起明天的你了。僅是一個人，尚且如此，故在社會上處羣，不得不當真看重，那便是「敬業」了。同時更須有一快樂的心情。對父母、師長、同學，甚至對職業，對社會，全該有此一番快樂，即便是「敬業樂羣」。

人又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你現在入學讀書，他未入學讀書。這並不能說，你是人，他不是人了。七情是人所共有，卻也是做人的條件，我們稱之曰「性情」。性情都該有修養，有合藝術的、道德的規矩。性情的價值，就是人的品格的高下所在了。若深一層言之，諸位當知，做人的條件，可以是知識技能不在內，職業高下不在內，而主要即在性情上。諸位要懂得一個做人的道理，無論起居飲食，一言一行，對待家庭、學校、社會，這一切都有你內在性情的表現。最主要還是要敬業樂羣。能知敬業樂羣，便使爲學與做人，一以貫之了。

我以上所講，諸位或者會認爲很普通，可是真要照所講去做，可也就很難。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一個人自小至老，時時在學，最快樂的就是學「做人」。這是人生下來第一個職業，也是我們人最偉大、最高貴的知識和技能。今天我所貢獻給諸位的，就是那「敬業樂羣」四個字。必「一天人、合內外」。儻或僅敬業而不樂羣，中國人則不奉以爲性命之正宗。

研究作發揮，那就有意義價值得多。那才算是成功的讀書報告。

又如楊慈湖、王陽明、李穆堂，這是最重視象山思想的三位不同時代的人物。如能把他們對象山思想的看法與偏重點，作一分析與比較，便成一篇好論題。又如欲以象山的實踐精神為中心的話，則可自他的治家及治國（至少是治一地方）方法處入手，作深入的研究，則又為一篇好論題。又如就象山對王安石新政的批評，如何自其「心學」落實到對現實社會的看法，作一研究，這又不失為一好題目。又如人說象山不重讀書，其實他讀經學很多，我們看其精讀的着重點何在？讀經學目的的偏重點又何在？那麼這也將是一個容易發揮的題目。如果我們只說象山重精讀，也重師友，那麼朱子及其他學者又何嘗不如此？這樣講便太膚淺了。

讀書時應該深入的去找問題，不可走馬看花，不然等於水手遊歷世界，無所用心，也就無從發生心得和意見了。所以報告時首先要有的命題，避免「今天天氣很好」這一類的客套語，儘量略去別人所熟知的不講，要變換方式，及就其重點講。最好是發揮引申前人所未講過的，才是有所見。

我們看太史公的史記所以偉大，就是他在表面上看來只是一篇平鋪直敘的歷史報導，但骨子裏卻是一本有深刻見地的思想論文集。又如我們讀孟子梁惠王章，首節是用論辯的體裁，詳細的

舉實例道出孟子的輕利重義思想。這番話讀來固可使人興會淋漓，但比起論語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兩句，意境究竟低得多了。故並非說平舖直敘不好，而是說，要深刻而有見地的思想，能寓于平凡的文句中，那才是最偉大的。

我今晚所講的，並非專就今晚的報告來批評，而是指出大家通常均所疏忽的地方，希望以後報告的同學均能注意及此。

第八屆畢業同學錄序

——代畢業訓詞

新亞書院第八屆畢業諸君印畢業同學錄既竣事，來索序。余惟古人臨別贈言，於情於義，皆不可已。然臨別之贈，亦何容易。惟其臨別，故所贈貴於要而不煩，尤貴於人人時時處處事事而皆適。則余將何所言以塞諸君之意。計惟有仍舉平日之所常言者，以昭余之鄭重，而期諸君之毋相忘。

吾儕共生於此苦難之時代，新亞乃在苦難中產生，而諸君亦於苦難中來學。諸君之來，已挾苦難而俱來。諸君之去，亦將挾苦難而俱去。則諸君之所學，莫貴於能認識此苦難，能善處此苦難，能於苦難中求如何完成諸君生命之意義與使命。諸君在校，常唱校歌，曰：「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此十二字，實足象徵吾儕之時代，亦以象徵吾儕之學校，亦將以象徵諸

君前途之生命。果使諸君常能保存此十二字之意象，常能真切瞭解此十二字之內涵實相，銘心刻骨，勿使忘懷，則前途將無往而不順。

中庸有言：「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今日吾國家，吾民族，正值一貧賤患難之素，素其位而行，是謂常行，是謂庸行，是謂中道之行。否則素隱而行怪，渺不爲小人之歸矣。

何謂素隱，處貧賤而妄欲自掩其貧賤，處患難而妄欲自諱其患難。不惟掩諱於其外，抑亦掩諱於其心。是謂無認識，無擔當，則其所行必失常，而終見爲怪行矣。舉國舉族而莫不素隱行怪是務，斯所以貧賤之日甚，而患難之日深也。

天地一眞常，生命一眞常。人生大道，則亦一眞常。惟其是一眞常，故無往而不自由，無往而不平等。惟我行我素，乃無往而不得。「手空空，無一物」，乃是大富有。「路遙遙，無止境」，乃是大歇腳。竊願揭舉此義以贈諸君。然諸君眞欲瞭此義，具此行，則自此以往，乃大有事在。論語之首章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惟此學最宜時習，惟時習於此學，乃見有大悅。苟大悅生於心，則貧賤患難亦復何有於我乎？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三日錢穆序

業後，亦有很多同學留校服務。然而一個理想，總不能十全十美，可能在某幾方面有它的缺點。經過數年來的實施結果，發現了此項理想仍是與事實有着一段距離。教授兼管行政工作，每每妨礙了教授們自己的治學，且對行政工作亦不能全力以赴。所以自本學期起，學校內部的行政與教學，盼能漸次分開。這仍是在一個大理想之下，期求能加以一些修正。

本年度學校在行政上分教務、訓導、總務三處。教務長管理同學們的課程和學業，仍請唐君毅先生擔任。自本校創辦以來，唐先生即已任此職。

總務長請雅禮協會代表蕭約先生擔任。蕭約先生是本校的客人，而且他事務亦相當忙，現在請他擔任總務長，在學校方面也有一理想。

我常覺得關於社會、團體、公眾的事情，西方人治理似較東方人好一點，這也許是我們的缺點。我們似乎尚未有一種經訓練的現代羣體生活。本校一天天地擴大，對事務方面似乎始終未上軌道。我們一向講儒家思想，對依法理辦事，普通目之爲法家而輕視之。

一般自以爲追隨新潮流者，看到西方人講自由，亦隨之講自由。我們應知，自由是有其意義與限度的。譬如隨地吐痰，是否是自由呢？大家應該知道，這並非是在自由範圍之內的。此數十年來，一般知識青年，每每自以爲是「青年」，便該要求多一分的自由。個人如此，二三十人的

第二、我們學校原有的藝術專修科，在羅維德先生的贊助下，已正式成立一學系。

第三、在過去，我們的教授們除授課外，仍須負學校的行政工作，這樣便犧牲了對學生的指導及個人的研究。從下學期起，教學與行政分開，各自獨立的去從事有系統的工作。我們從前只有學生生活輔導組，從下年度我們將要實施訓導、教導及總務三種制度，這個制度的建立，也是羅維德先生提供我們的。

第四、我們學校原來沒有理學院，現在我們正計劃在二、三年內，能增建一所理學院，包括物理、化學及生物等學系，同時也希望有各該系之實驗室。這個計劃也得到羅維德先生的贊助。

這些都是羅維德先生在過去一年來，對我們學校的貢獻。

最近香港政府，表示承認我們學校，及其他各校共同組成一所「香港中文大學」。這件事的進行籌劃，也大多由羅維德先生代表我們學校出席商洽的。據我所知，羅維德先生幾乎每日不停地辛勤地為我們工作。

記得有一天，我們在四樓開會，羅維德先生問我們說：「你們能聽見我所說的話嗎？」起初我們都不明白羅維德先生問這話的意思，後來才知道，羅維德先生由於工作過勞，而甚至不能聽到自己所說的話。雖然如此，羅維德先生第二天經醫生檢查後，仍然照常工作。

讓我們來負擔起中國文化的責任

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十日

——國慶紀念暨第二十二次月會講詞

諸位先生、同學：今天是本校第十次舉行國慶紀念，十年前我們挑定了國慶紀念日，來作爲我們開學的日子。諸位可試回想：十年前我們自大陸淪亡來到香港的情形，與今天是大不相同了。我們懷着沉重的心情來創辦此學校，又挑了國慶日作爲我們的校慶日，以後每逢「雙十節」，我們必紀念國慶，同時又慶祝校慶。我可告訴諸位，我們有數位先生在參加第一次校務會議，作了如此決定時，心中都抱有一極大信仰，相信我們的國家仍必是有前途的。倘使國家無前途，我們決無此心情來辦此學校。倘使我們辦此一學校，無一準備貢獻國家民族之大理想，我們亦不會選今日作爲本校開學的日子。

自創校至今已十年了。我們看到此十年內，國際間與香港一地的變化情形，我可說：我們的國家一定是有前途的。若國家無前途，無國慶，即無校慶。我們學校就寄託在此一信心上。信

價值。新亞書院的意義和價值，即是寄託在對國家民族的信仰上。倘使一旦國家有了辦法，而我們對國家無貢獻，那諸位也該要擔負此一責任。不但是諸位白費時光，在國家，在民族，亦算白有了你。今天是你們努力的機會，我希望諸位仔細想一想。

諸位在此學校求學，先要你們堅強此信心，確定一目標，求對國家民族將來有貢獻。若只講謀職業，結婚成家。當知做一亡國奴，一樣可有職業，可結婚成家，可世世代代做亡國奴。然而意義與價值何在？我們的理想又何在呢？

昨天慶祝校慶，許多客人見到我，都道恭喜。我說無喜可言，難道多一座校舍，圖書館多添了些書，每年多幾個畢業生，這就值得喜了嗎？我們的校歌說得好：「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我們應走的路實在太遠，今天的成就距離我們的目標尚遠。有一位先生對我說：「你們艱辛十年，總算已出了一口氣。我想我們是有一口氣，可是此一口氣仍未有出。又憶抗戰時，在成都華西壩，有一天，在一個歡迎馮友蘭先生的會上，又請我講話。我說：諸位在今天一定要做一個中國人。馮先生卻認為做中國人太不夠了，應做一個世界人，結果那天甚不愉快。我說：沒有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而要做世界人的那個日子尚未到。在今天，若要做一世界人，首先必要做到是一個中國人，或美國人，或英國人。我們要做一中國人的那一口氣。至今仍

香港社會中國納稅人之錢，來幫助中國教育界人士自辦一所中文大學，以培植中國青年爲目標，將來此輩青年，逐漸成爲中國社會中之優秀分子，對將來中英兩民族之感情與友誼，必可有好影響。

第三方面：就世界人類文化前途言，中國民族擁有五千年優良文化傳統，在香港辦一所中文大學，應以注重闡揚此一文化傳統爲主，而再以謀求中西兩大文化系統之溝通，此對世界人類和平前途必有大貢獻。

其次，我們將站在新亞書院之立場說幾句話。新亞是十年來香港首先成立的第一所流亡學校。新亞創立，無政治背景，無經濟憑藉，純由於一種教育理想之抱負，即就上述之三需要而創辦此學校。

新亞此十年來，不敢說有何成就，只是憑此理想，十年來艱苦奮鬥，這一段精神，我們自認爲值得要請校外人士之瞭解與同情。

我們此十年來，自認爲是在辦一所大學，而且是在辦一所有理想有抱負的大學。經此十年奮鬥，現在已蒙香港政府正式把此學校也列入爲將來可能被承認爲大學中之一分子，在我們自感快慰。

若我們此下能繼續發展，我們至少有三個目標，將繼續努力：

一、網羅第一流的好教授。

二、完成一個像樣的完備的圖書館。

三、提倡專門性的高深的學術研究。

我們自有種種困難待克服，有種種缺點待改進。但我們今天蒙福爾頓先生之光臨，我們所急切想知道的，在於一所學校究須到達如何般的水準，纔能被正式承認爲大學這一問題上。

今天我們歡迎福爾頓先生，一面是熱切希望在香港之最近將來，能真有一所中文大學之出現。一面是熱切盼望福爾頓先生能坦白直率地對新亞前途應有之種種改進作指教。

三 課程之增開

本年度所開設之課程，計九十四種，共三百三十二周時，較之上年度，有顯著之增加，茲按其分配情形列表如後：

系別	課程	周時
一二年級共同必修課	二〇	一三〇
中國文學系	七	一九
歷史學系	七	一九
外國語文學系	一〇	二九
哲學教育學系	八	二一
經濟學系	六	一七
商學系	九	二四
工商管理系	一	三
藝術系	一七	五二

研究所

九

一八

合計

九四

三三二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度所開課程爲一〇七種，茲將過去三年來所開課程列表如下：

年 度

課程

一九五六—五七

六二

一九五七—五八

七七

一九五八—五九

九四

四 學生人數之增加

本年度學生註冊人數共四百五十六人，包括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內。其分配情形如下：

系別

人數

中國文學系

一〇三

歷史學系

三六

外國語文學系

五九

校務概況

新亞中學之校地，業經政府正式撥給，面積爲九萬二千尺，於本年九月十六日，正式接收。目前正進行繪圖及劃界等工作，建築經費定爲一百四十萬元，除由董之英董事捐助港幣二十八萬元外，其餘一百十二萬元，刻正向教育司接洽貸款。

十一 重辦專上學校註冊

本校爲適應將來中文大學之需要，經遵照一九五九年專上學校法令規定重新註冊，並進行新立法手續，及通過新組織章程。

從前學校猶如一大家庭，在桂林街時，我下課以後，可與任何一位同學交談。現在我不但不知同學們之姓名，甚至不敢確認某一同學是否爲新亞學生。今日我們學校已不再似一大家庭。同學之間，因此亦有了各種不同意見。已畢業同學和新進學校的同學，各自有一套想法。我記得在一九五六年夏，借協恩女中禮堂舉行大學部第五屆畢業典禮時，曾說：希望同學們對學校要多愛護，不要多批評。即使有批評，亦應自愛護學校之本原上出發。但那時，事實上批評漸漸超過了愛護。並且各方面意見不同，好像只聽見一片批評。儘管說是愛護學校，總是對學校有不滿，此乃危機之一。

在教授方面，亦有了新舊之分。比如一個大家庭分了家，各系同學僅與本系教授保有親切關係，如此逐漸有系與系間之界限。例如以前學校全體師生，每年至少旅行兩次。我個人也從沒有一次不參加。到後來同學多了，無法聯合在一起，各系皆單獨舉辦，以致我每有無所適從之感。在去年，我們曾有一次全校師生旅行，然而一至目的地，各系仍自分開。實際上，亦無法不分。又如最近這次除夕晚會之攤位遊戲，亦是各系自爲一單位。其勢如斯，不得不爾。不過此一情形，仍自過去之大家庭精神蛻變而來。

另一方面，新舊同學間亦顯有隔閡。例如在過去每逢過舊曆新年時，同學們多至先生家中拜

十年來，我們只可說是建立了一個新亞書院。明年起，新亞將面臨另一時期。我這次赴美將要在十個月後纔回來，此十個月內之變化必定很大。我希望諸位能和衷共濟，努力向前。學校一切均能照常，並且蒸蒸日上。

中國經學家講公羊春秋的說有三世：一是撥亂世，二是昇平世，三是太平世。新亞在香港十年而能有今日，這是撥亂世。開創難，守成更不易。撥亂世比較簡單，因只要衝開一條路。其後慢慢向前，卻更難。以後十年的新亞，希望是一昇平世。逐步穩定發展。至於太平世，其實永遠只是一理想，或許永遠不能真有此一世。對於新亞來說，也該是路遙遙、無止境，永無太平世。我們只能把太平世的理想，安放在撥亂世與昇平世的过程中。今後十年，我們又會有一個新時期，大家要小心翼翼向前發展。我在此臨別前，謹祝福諸位能同心協力，將此一事業向一更理想之境界邁進。

家。但吳先生允應重回後，不久又要重作考慮，在此期間我不好對諸位講。因吳先生來擔任的職務責任重大，他若不來，我先講了，恐使諸位失望。所以我在去年除夕晚會，和本學期最後一次月會中，皆未提及聘吳先生事。最後吳先生才電告決來。吳先生所以中途遲遲不決再三考慮者，並不是關於他個人之出處，而只是考慮他若來新亞，對學校有無貢獻？倘使他來對新亞無貢獻，或反有礙，便不願來。吳先生是一肯負責，能擔當，且能精密考慮的人。他所考慮的不在新亞之內部，因他自己就是新亞的舊同事，今天許多舊同事仍在學校。即新同事中，他也有甚多熟識的。吳先生所考慮者，是在學校之外面，考慮學校的整個環境與對各方的關係。我常說我們學校雖小，但背景卻甚大。也可說是各方面關係相當複雜。吳先生來新亞，須考慮到他所擔當的職務與學校各方面的關係上。結果事實證明，他之來不僅對學校無礙，甚且有利，所以吳先生最後終於毅然決然答應來校。吳先生經過了兩個月的精密考慮後，而作此決定，我想他對新亞定有一極大自信，必能對本校有甚大之貢獻。

我現在接講我們所希望於吳先生者，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吳先生決定來新亞前，他的來與不來，在我心中始終盤旋着。本學期最後一次月會時，我講新亞的回顧與前瞻。過去十年來的回顧，我已講了。前瞻一層，則並未講到。今天我想藉此機會來補講這一方面的話。

我們學校今後所最需要者，亦即過去所最缺乏者，乃是學校之「制度化」。我們在桂林街時代，只抱有一個理想。從嘉林邊道來農圃道後，理想漸與事實接近。理想要與事實相融會相配合，這是相當複雜艱難的。我們今後所當努力者，主要當使學校之制度化。即如今年所新聘的各位先生：研究所教務長從前由外文系主任張葆恒先生兼任。副校長、訓導長根本是新添設的職位。研究所過去也並無專任的導師。本校日益發展，各部門也逐漸分開。現有文、商兩學院，不久又要有理學院。在此情況下，學校之制度化是亟需的。制度即是一規模，亦可說是一局面。亦可說有了制度便是走上了軌道，從前只是崎嶇前行。

孟子有兩句話：「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是人生的最高理想，然而只有一理想，縱然高，卻不能平白地在事業行為上表現。新亞在桂林街時，只有一理想，並未曾與事實交融為一體，可說是僅見精神未成局面。現在本校先生、同學日多，自要建立起一規模，此需一項活的學問來促使其實現。理想可從書本上得來，如修、齊、治、平之理論，諸位讀了大學，即可獲得此等理想與觀念。然而我身非汝身，明日之我又與今日之我不同。家與國更是日日在變動中，明日將如何？我們並不知。若我們求把理想融入於明日之未知中，此即需要一種學問。而此種學問則是活的，並不能專在書本上獲得。此須事上磨練，有的人生事業之真實經驗，纔能接觸到

此與我們新亞各位先生之理想是大體相一致的。

新亞第一個十年是過去了。此下第二個十年，要將新亞理想加以具體化，即是一步步走向制度化。使新亞真像個樣子，有規模、有局面。講至此，我自己很抱歉。上面所提，孟子所言我是懂得的，然而我自知並無此項本領，因我無此項經驗，或者是我的才性本不宜在此方面發展。因此我只能閉門讀書，上堂教課，卻不能實際從事學校行政。我想今天在座者，仍有桂林街時期的同學，大概還能記得在五年前，我曾公開講過一番話，我說：「以前的新亞是用了我的長處，以後恐怕要用上我的短處，今後我對學校的貢獻將極有限。」

我最喜歡論語上的四句話，即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我在年輕時，即常以此八字來反省、自勉。

關於「篤信」一項，我希望諸位能給我六十分。對於治學、處事，我能有篤信。如我深信中國一定有前途，我一生即從不曾放鬆了此一信念。「好學」我自信也勉強能及格。「守死」二字，以前我不深曉，後來歷經艱困，才體會到此二字之真義。新亞在困難時，我決不逃避，便是此二字的教訓。但此後新亞有辦法了，我自審才性，該是臨當退避的時候了。倘使要我帶兵的話，我想我最多只能做到曾文正公所謂「紮硬寨，打死仗」的一法。曾文正帶兵絕不能與王陽明

先生比，猶如諸葛孔明用兵不能與曹孟德相比一般。在用兵上，陽明似孟德，而曾文正則似孔明。

學校到了今天，四面八方逐漸呼應起來，應能在各方呼應中去找尋一條路，這是一個問題。這是不再要紮硬寨，打死仗的時候了。這時不是要「守死」，而是要「善道」，但我在此兩字上實在是不及格的，絕拿不到六十分。在學校困難時，我可堅持苦鬥。然而在今後學校對外之周旋、對內之策劃上，則實非我之所長。吳先生若能在此數年前早來一步，學校或可更好。今天我們固然要穩健向前，但不能只有理想，而無做法。霍去病謂「用兵存乎一心」，不用讀兵書，此見他有軍事天才。在軍事方面，須有活的學問，不能如趙括般徒讀父書。我相信吳先生在教育行政方面是有此天才的，而且有充足的經驗與具體的成績表現，已屬人盡皆知了。今後本校對外的應付，對內的策劃，使之如何走向制度化，我想此正是吳先生對今後學校之貢獻所在。

我在歡迎訓導長程兆熊先生的會上曾說：我們必須要有一制度。猶如一大家庭，亦必須有家法。新亞在過去是一小家庭，現在成了一大家庭，不能再無制度。

諸位要迎接此一新光明的來臨。我們自今以此要逐步走向制度化，中國文化並不是不看重制度，無寧說更看重能有一大制度。即是能與理想配合的大制度。

自美來函之一

諸位同學：

我離開學校到今天，恰已十天了，但我心上天天忘不了學校。我去東京，新亞在亞大的五位同學，深夜到飛機場來接，又深夜到飛機場去送。我再三叮囑，接了不要送，因亞大去飛機場路途十分遙遠，但他們仍然全體來送行。我去亞大演講，新亞五同學，又特地來會客室，圍在一桌，在百忙中，談了十分到一刻鐘的話。

我來耶魯，新亞同學孫述宇，在清晨四時即遠從新港去紐約，同車的是雅禮去年離新亞的柯克先生。至於羅維德博士，他老人家已先一天到紐約。他們三人一清早六時左右已會集在機場，但飛機誤時，我們在七時半始抵達。那天上午十一時，我們安抵寓所。我們新亞王佶先生的妹妹夏夫人，已先在我們抵達以前，替我們安排了許多瓶瓶罐罐，油鹽瓜菜一應俱全的裝疊在廚房

裏，我內人可以立刻做一頓中國飯。

元旦那天，一清早，孫述宇便來拜新年。當晚，夏夫人又請我們上中國菜館，也算在外國嚐了少許中國新年的情味。還有新亞一位女同學趙玉立，她已在此結婚，生了兩個小孩。這週末她要請我們到她家去喫晚飯。此刻雅禮在新亞的那幾位先生，他們的家屬知道我們到新港，都遠遠送禮物來，花呀果呀！我們收到了，還得打聽那些禮物究是何地何人送來的，結果仍然是新亞的關係。又在我們新亞教課的胡大樂先生，知道我們來了，特地從紐約附近趕來，親到我們寓所，約我們去他學校小住。去年離港的那位高國麟先生，他是在任職香港亞洲基金會時，盡力幫忙我們研究所的，也親來我們住所。只有羅維德夫人因感冒，不能來，我們也還沒空去，只通了幾次電話。

你們看了我上面許多話，便知道我們在此十天內，仍然如在香港般，仍然多接觸到有關新亞的人。至於談話提到新亞的，我此處不想再提了。還有盧定教授，他是雅禮方面來香港的第一人，開始決定和新亞合作的。我已和他見了兩次面。一次在餐席上，他回憶當年來香港的情形，告訴了我許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經過。他曾和我們第二屆的畢業同學奚會璋接談過，他到今還記得。我們過夏威夷時，有許多人和我提起唐、謝兩先生來此出席哲學會議的事。又曾和夏威夷大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一個「人」字。約在一千年前，中國有一本書叫三字經，每一個中國兒童開始讀書時，都要先讀這本書。三字經開卷的第一字就是「人」。近代中國，學校編的新教科書，初級第一年的第一個字，仍然是「人」。人字比較容易認識，你我同是人，小孩子對人字亦易懂。但我們進一步問，甚麼叫做人？人的意義是甚麼？不要說你我難以明白，可說從古來對此不明白的也真多。

我們通常說人生，指衣、食、住、行四項。吃飯、穿衣、住房、走路，這是在生活，並非生活即是人。人爲要生活，就得找職業。職業有士、農、工、商之別，但這是人在當職業，並非職業即是人。職業進一步而有事業，譬如政治、教育、經濟、科學，各有專門，但也只能說這人成了一專家，專家也並不即是人的本身。人的職業、事業有不同，但同樣由人來擔當。若以國籍來分，有中國人、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等。用中國話來講，便見其同樣是人。若改用別種語言來講，那同樣是人的意義便不明顯了。

正爲中國人看重此「人」的觀念，因此中國古諺說：「中國一人，天下一家。」這意思是說世界宛如一大家庭，譬如中國人爲哥哥，其他各國人則如弟妹一樣。可是要達到這理想，卻不易。試從近代的交通、經濟等各方面看，空間範圍縮小，世界真像成爲一家了。但若從人們的心

算是人。人爲何定要做一個好人？人又如何能都做得一個好人？正爲人的天性就是良善的。「性善」這一番理論，可以說是哲學，亦可說是宗教信仰，也祇有東方中國及日本人才有此信仰。正如父母責備兒女：「你這樣像個人嗎？」兒女可以反駁：「我怎麼不算是人呢？」做父母的會告訴他，該如何才算是人。假如父母用此話來責罵兒女，兒女卻說：「那麼你爲何不送我進大學呢？」正因進學校不是做人的唯一條件。難道說，每一人進入大學就算是人了嗎？又難道無法進入大學的，就不算是人了嗎？當知要做真正的人，條件不在進學校。父母認爲兒子做好人，是兒子當下的責任，他卻不做，責任便在他自身了。故能責備他「你這樣像個人嗎？」這是中國道理，也可說這是中國文化。

一切文化從人創始。你我都是人，人主要在求解決人類共同的問題，那些問題不是殺一個人乃至殺千千萬萬人可以解決的。人與人間的問題，決不是用人殺人的手段能求解決的。國與國間的問題，也不是能憑原子彈或氫彈或任何武力來解決的。人的問題不解決，你我的問題，國家與國家間的問題，亦永遠不解決。

從個人做一個善人開始，達到「中國一人，天下一家」的境界，這才是人生最大的學問，最大的理想，也是我們最大的責任。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問題待解決，知識日新月異，情形千變萬

化。但問題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嚴重了。在此世界中，我以為最重要的是發揚文化，發揮做人的精神。剛才說到，亞細亞大學和新亞書院基於共同的目標，為達成一共同的理想而合作。這種合作是我第一次與太田耕造校長見面時，因為我敬仰他這人，而才產生此合作的。這是人與人，心與心的合作。我們兩人雖然言語不同，又是初次相逢，然而造成兩校合作的基礎了。若此後有更大的合作，這是中日兩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現。不是一種理論，卻要有信仰。

你是否相信人是同樣的？你是否相信人有高下大小之分的？你是否相信人可以離開一切外在的條件，人人有做「大人」的可能？你若沒有這種信仰，我想你的親朋有一天會責罵你：「你還是個人嗎？」這是一個最切身的問題。

今天，我這番話，祇要大家明白，我是人，你是人，大家是人。再進一步問怎樣算是人，怎樣算大人。若是人不能為人，不能為一大人，一切學問知識會全無價值。人類將步入黑暗，任何問題都無法解決。這是今天我所要貢獻諸位的話。話雖淺，但這是我個人的信仰。謝謝。

一時心象，正是如此。

何、曾兩先生，同是我們新亞的好好先生，古之所謂善人。不料短短在半月內，相繼逝世。

善人不壽，更覺可憫。尤其在學校正欣欣向榮時，他們兩位，遽爾離開隊伍，默默地走向另一世界去，這在我們新亞師生間，對此自然都抱有無限感傷。尤其是曾先生，這幾年來，因擔任學校訓導工作，有許多事時時和我接觸。他屢次來我家，有時和他夫人同來，我們夫婦亦時時去他家。他家幾個子女，都曾在我們學校中，因此更添親密。曾先生來我家時那些神態心情，一幅幅泛現在我眼前。我此刻回憶曾先生，也還如憶及新亞其他各位先生般，只覺是海天懸隔，那能真切地感到曾先生果然已去別世了呢？

我常覺得人生只有抱着同樣經驗的，才是真相知，因此我常說，只有在同一事業中才易成眞朋友。我們要找朋友，必須從同事人羣中。新亞此十年來，我和各位同仁，同此艱苦，同此奮鬥。古人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教育事業，最是斯文之大者，亦最是仁道之著者。我感到我私人和曾特先生之友情，主要正爲同事斯文，同在盡此一番仁心，而遂於此一段經過中深相結合。現在是死者已矣，生者不可不加勉。

程先生來信說，學校正爲何、曾兩先生捐款，開全校追悼會，又要爲兩先生出紀念刊，他信

近祺

弟穆拜上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十日

.....

自美來函之三

二八五

自美來函之四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耶魯大學贈送人文學博士榮譽學位之經過

兆熊吾兄惠鑒：

昨讀來緘，要弟將在此間獲贈名譽學位時典禮經過情況，及有關照片等寄上，俾刊載於新亞生活中。弟昨函已婉言相辭。繼思在此未必有人作此詳細報告，而學校師生盼知此情況者必多，弟不應不親自報告一番。

此事在弟來後未及半月，即由耶魯祕書長 Holden 君親交一緘，封面寫有祕密二字，並囑弟復書亦親自面交云。書中即爲贈予學位，徵求同意。弟爲此從未將此事向同人等提起，直至最近 Holden 君來告：「如有友好須參加觀禮者，學校當局當特備席位。」但弟亦並未邀約任何人前來觀禮。只翁君齡雨在新港，彼意欲一看耶魯畢業典禮之情況。弟轉託羅維德先生要一券位送

Arnold 先生致辭，及羅維德先生之報告，主要均側重在新亞與雅禮合作之經過及其前途之希望。並有耶魯有名之中國史教授 Arthur F. Wright 先生致辭，彼歷述自中日抗戰以來中國學術界人士所處之環境及生活之艱難，與夫其奮鬥不懈之精神，語極動人。此下由弟作一簡短答辭，弟當時心情上實受莫大感動，若能由弟痛快發言，或能表達弟內心所感深處於萬一。但演講辭已預先擬定，請李田意先生轉讀英文，因此不便臨時隨口講，弟在當時甚感歉然。但弟此番短演辭才畢，全場起立鼓掌，歷久不斷，弟屢張雙手，請求停止，亦無用處。此次晚會，雅禮來新亞之 Bachelor 除賴孟瑞夫婦臨時因事未到外，都來了。他們的父母家長及下學年兩位新的 Bachelor 及他們的家長也都來了。演講完，一番握手介紹，都是感情如一家人般。尤其是其他許多人，多半從遠道來，在此至少須住宿一宵。晚餐照美國例，多由自己破費。他們並不會和新亞有過直接關係，但他們對新亞之熱情，則不待語言，已夠表露。弟深感新亞接受此種異邦人之熱烈支持，實在更增深了我們自己的一番責任。弟在當天晚上，又深感我是以新亞之一分子而在此受歡迎。弟深知此一日之種種被接待，完全是在我是一中國人，是新亞之一分子，若別人認為弟本人受此殊榮，實更加深弟內心之歉疚不安而已。信紙已盡，姑以此作報道，餘不多及。即頌近安。

弟穆上 六月十五日

一個大學來發動主持其事的，似乎還並不多。雅禮雖並不全部代表着耶魯，但雅禮這一個團體，產生在耶魯，成長在耶魯，他們這一團體之英文名稱，用的「耶魯在中國」，至少這一團體之精神與事業，亦可算得耶魯的精神與事業之一部分。因此我們可以說，由於雅禮的關係，耶魯對於中國教育事業有其極大的貢獻。

第三：我要提及最近七年來雅禮協會與香港新亞書院合作之經過。新亞書院在香港創始，此是一九四九年的事。有一輩愛好自由，熱心從事教育工作，而又尊重寶貴中國自己傳統文化的學者，在極端困難中，創設這一所學校。這一學校萬分艱苦的一切情況，這裏盧定教授在一九五三年夏前去香港的時候，他都親眼見到了。由於盧定教授之提議，雅禮協會在翌年，一九五四年，遂開始決定了雅禮與新亞合作的計劃。這一計劃也可說開創了中美兩國教育文化事業雙方合作的一個新面目。因雅禮完全尊重新亞教育宗旨與行政獨立，而只在經濟上從旁協助，那是史無前例的。向來只是美國人去中國辦學校，卻沒有美國團體專來幫助中國人所自己主辦的學校的。目下雅禮與新亞之合作，雖只經過着短短七年的時期，但在此七年中，已有了不少的進步。去年羅維德博士在香港，正是新亞獲得英國方面承認，有於最近幾年內正式成立為大學之可能，而羅維德博士在與英國方面關於此一問題之種種討論，盡了他最大的努力。若使新亞能在此後，不斷有進

步，能在東方完成爲在學術上在文化上能確有貢獻的一所像樣的大學，此不僅是雅禮協會對中國教育事業一絕大的貢獻，而且此種合作方式，亦可說開了一新紀元，可在將來中美兩邦教育文化合作事業之進程中，創闢了一新途徑。

個人是新亞創始人中一分子，在去年新亞成立十週年紀念中，耶魯校長格里司伍德先生有一函致個人，內謂：「健全的不屈不撓的學風的高等教育，它之存在與持續，是代表人類保障東西文化最好的希望。」這一句話，提出了關於人類教育宗旨與文化理想極崇高極偉大的啓示。談到東西文化，無疑中國文化是代表着東方傳統中之最久的，而美國文化則代表着西方傳統中之最新的。但耶魯已有了兩百五十年以上的歷史，雅禮的生命亦已超過了五十年，而新亞則是一新生的嫩芽，今年尚在它第十一個年頭的幼稚期。轉瞬間，新的轉成爲舊了，而舊之中仍可茁長出新的來，人類文化正在如此般演進。

本人來耶魯，在此短短半年時期中，於授課之暇，寫成了一部論語新解二十萬字的初稿。孔子是中國兩千五百年前的大聖人，新亞的教育宗旨，將以「復興新孔學」爲其使命中主要一項目。本人認爲，孔子學說亦有在美國社會宣揚之必要。本人此一著作，乃求以近代人的新眼光，來解釋中國兩千五百年之文化舊傳統中最主要的思想之真意義所在。本人希望回返香港以後，這

一初稿能在一年之內寫定。這是本人來耶魯一件最可紀念之工作。若此稿出版後，有翻譯成英文之機會，自謂對於西方人瞭解東方，可有稍微助益。本人願將此書作為耶魯贈予本人學位之一項報禮。

臨了我內人和我謹敬感謝雅禮協會今晚給我們夫婦的盛大宴會和光寵。我並將代表新亞全校，乘便在此感謝雅禮協會所給予新亞的種種慷慨協助。謝謝諸位。

自美來函之五

兆熊吾兄大鑒：

弟明晨離此赴紐約，住六日去華盛頓，住十天去芝加哥，住五天去三藩市。在華盛頓芝加哥均預約演講，須到紐約後預備華盛頓之講辭，又在華市預備芝加哥之講辭。所到須遇見之人，須遊覽之處，已甚忙迫，而天氣已熱，此間中午都至八十至九十度之間，聞華盛頓更熱，此後一路恐難多寫信。兄意能常以文字與新亞諸同學通氣，此層當常存胸中，然恐不克有此機會。語言不通，總是有許多意外之麻煩。而在旅行中各地通信約晤，更屬費時。不知到三藩市或西雅圖後，能否有一天兩天閒暇，略報行踪，供雙周刊作資料。匆匆不盡。

順頌

近祺

弟穆拜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廿九日

自美來函之六

鼎宸老弟大鑒：

五月四日來書，久已奉悉，未能即復爲歉。大著中國兵制史已出版，聞之欣慰。承告一意潛心宋明理學，近方專讀明儒學案，甚佳甚佳。能與程兆熊先生相接觸必得甚深啓示。又告近方整理新亞文化講座之筆記，此事若成，自對新亞有甚大關係，因藉此可表示新亞最初幾年之精神，長留一珍貴之史料參考。惟此項筆記年久，恐記憶不真，只就臨時筆記整理，事極辛苦，若能完成，應費大力耳。竊意此稿成後，最好分送原講人，在港者可以分別將自己所講，加意潤飾，俾成完篇。其有人已離港，無法請其親自校讀者，最好亦請與此講演有關係之學者，過目一遍，庶免留有錯失，……如是或可少疵病，不知最近此項工作已否開始，究有實際困難與否爲念？此事似不妨與唐君毅先生及張丕介先生等，時時商討，若能成書亦大佳也。吾弟家務常累，

【附錄】

錢校長伉儷講學歸來

本校校長錢賓四先生伉儷，前應美國耶魯大學之邀，於民國四十九年元月十八日飛美講學。錢校長在美國耶魯大學授課歷時五月，於六月三十日離新港，赴中、西部考察。中、西部地區漫遊，時近兩月，所經通都大邑，如芝加哥、紐約、華盛頓及三藩市等地，均應當地文化教育機關之請，作學術講演。旋即飛赴歐洲，考察各國教育制度。計在英倫逗留二十日，巴黎十日，羅馬五日。本月四日離羅馬，搭泛美號航機返港，五日下午九時半抵達。

錢校長離港迄今已近九月，同仁、同學及各方友好深為懷念，其將於五日下午四時半抵達啓德機場的消息傳來，大家皆具歡欣的心情等候時間的到來，莫不以早瞻丰采為快。十月五日，適逢農曆中秋佳節，依慣例，是晚當各有賞月酬酢節日；加以飛機一再誤點；原為四時半，突改七時半，終至九時半；雖然如此，前往機場歡迎的仍極踴躍。計到機場迎迓的有：吳代校長、唐教

務長、楊汝梅院長、蕭約總務長、程訓導長、各系主任、教職員、學生團體代表及文化教育界人士百餘人。情況極為熱烈。

飛機是九時五分著陸的，因旅客須經過海關檢查，所以延遲到九時半，錢校長伉儷始步入迎機室。當他們二位露面時，一陣徹耳的掌聲由人叢中響起，首先由學生代表鄒慧玲同學趨前獻花，接著錢校長伉儷與歡迎者一一握手問好，情至親切。旋即馳車至新樂酒店下榻。

錢校長此次赴美歐講學，其學術言論，極為國際人士所重視，對溝通中西文化貢獻甚大。此不僅是錢校長個人之光榮，亦為我國我校之光榮。此次載譽歸來，本校教職員特於六日下午七時假樂宮樓設宴，為之洗塵。是晚，席設十餘桌，到者百餘人。因久別重聚，席間自然是觥籌交錯，別具歡愉的氣氛。直至十時許始興盡而歸云。（若農）

三十四次月會講詞

民國四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這次到美國去，離開了學校共有八個多月。在這八個多月中，不斷接到學校教授們和同學們的來信，知道我們學校在各方面都很平穩地獲得進步。現在回到學校，見到很多新教授、新職員、新圖書、新課室、新設備，果然是各方面的進步都很大，使我覺得很高興。

我在國外，見到了過去學校許多畢業同學。留學在外的，對學校還是很關懷很愛護。他們本身各自的努力與奮鬥及其成就，也使我感到非常快樂。

只要是遇見中國人，幾乎沒有不知道有新亞的。他們對新亞也都很注意和關切，關切到新亞將來的發展。提到外國人方面，最值得報告的，是雅禮協會對我們學校的信心和熱忱，尤其使我衷心感激。我今天特地提出要我們學校全體師生同仁，都因此有一番反省。所該反省的，是我們自己的努力與進步，是否足夠配得上別人的關懷和援助。

我們注重。節，是一個限度。此種限度，也可說是在外而存在的。情發向外，外面便存了有此限。如我們離去了自己的國土，流浪到香港來，懷念國家，又何嘗不有悲哀，不有憤怒。但爲的那處境，那外在的節限，我們內情之發便都得要中節。若純照我們內心情感，喜則是喜，怒則是怒。若必須中節，似乎不痛快，不圓滿。但因發了即是外在化了，只有中節才能與外得一個和。踰限失節就不能和。儒家講的「內外合一」，這「和」字是很重要的。

有些同學對學校當天不掛旗感到非常憤激，這表現本是很好的。但憤激也不好不中節。我們爲了要對外保持一個「和」，有時就不得不認識此一「節」。喜怒哀樂是天生的，卻唯有仁者方能使之發而皆中節。「中」是對內而言，「和」是對外而言。因有對外，才在中字之外又加上一和字。這是儒家所講處世一項大道理。

易經六十四卦，爲首是乾坤兩卦，乾德主健，但坤德主順。在坤卦上又有「直方大」之語。人生是該講直道的，但我們在社會上要處處一直線向前，根本沒有此可能。碰壁了，行不通又如何呢？我們該改變一方向再往前，但又得不廢此直道，於是此一改道，就成爲一直角了。經過幾次的改道就成了一個方，方之四邊全是直，沒有一些委曲。雖說改了道，仍回到原位上，仍在原出發點上，如是則直線擴成方形而大了。我想這一講法，是有深意存焉。

我們的校訓是「誠明」二字，我想存於中的是「誠」，發於外而和便須要有「明」了。直道向前也是誠，但方而大則又須要有明了。誠是在內的，明是對外的。

一間學校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辦，也不是幾位先生老師之力所能辦，這需要全體師生大家共同努力。這話，我以前曾向諸位提起過。回想我們在桂林街的時代，那時，我們的學校還不能擺出來讓人看，所謂「新亞精神」只是存於中，尚未發於外。今天，我們的學校是已經擺出來了，與人共見。就不能再關起門來，專是師生合作仍不夠，更需要社會的多方幫助，使此學校變成爲一社會的，世界的。此所謂「化私爲公」。一切事業，只有公的，始是可大可久。試問若沒有雅禮的幫助，我們那得有今天？我還清楚記得在桂林街時的艱困，這種艱困實在也不可太久支撐的。自我們有了雅禮、亞洲協會、哈佛燕京社等機構之幫助，我們才有今日的發展。以前只是美國人幫忙，現在連英國人也來幫忙了。我們也不必把這些外面的幫助看作是恥辱，沒有人能夠獨立自存的。我們辦此一所學校，就須放開眼光，看遠些，看大些，不要認爲此事業可由一兩人來辦，須得放進大處公處，我們實在是不能關起門來自己辦一間成功的學校的。

我們常說：「新亞已沒有了桂林街精神了。」當我們搬到嘉林邊道時，便有人說我們沒有了桂林街精神。現在搬到農圃道，更沒有桂林街精神。但我們也須知道，我們不能夠永遠停留在桂

而一直往前，究往何處去？這卻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這在事實上我們雖不能逆料，但我們一開始，便有一個宗旨，這宗旨卻不可失。若失了，便如那小孩子已死去，更無存在與發展可言。

前途有大風大浪，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我們不能要求天無風，海無浪。遇著大風大浪仍得向前。我們今天像是一條船已出了港，但距離大海卻仍遠，實在還未見過真正的大風浪。但大風浪就快要到來的，像我們今年國慶不許掛旗的那件事，據我想不過是個小風波而已，將來一定還有更大的風波。到時我們也不必害怕，只要能掌持那個舵，定下一個方向，奮勇直前，不斷努力，就是了。

新亞之在變，不須我詳細說。如以前同學們全由大陸流亡而來，現在的同學差不多全是香港的中學畢業生。以前在學校裏見了面，人人認得。今天人很多，在學校裏見了面，就有許多彼此不認得。這也是一種變。更大的，我們以前是關起門來辦學，現在卻和社會和國際都有來往，有交涉，不能老由我們幾個人來辦，這不是大變嗎？

新亞是在變著，但無論其變成怎樣，在變著而未定形的時候，在發展而未臻完全成長的時候，我們就得記住中庸上的話，使「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以求其得一「和」。這是應該的。

至牛津時，牛津校方因英女皇要來參觀，而其校舍建築石砌的牆壁皆因年久，表面已呈剝蝕狀，他們將石牆外風化層加以刮磨，重加粉飾。牛津、劍橋中人，每以其所保有歷史悠久之古老建築爲榮。現牛津城設了一汽車廠，遂將此大學城一半變爲工業城，牛津教授們覺得甚爲討厭。又在增建新學院時，校方有兩派的意見爭論着，一派堅持保存古貌，一派主張參用新式，後此爭持不下。美國耶魯大學之建築，亦都是中古式的。其新建築尚未到一百年者，但亦模仿古老式樣。西方人看重古老氣氛與其舊的傳統，特別在大學中表現尤顯。

我在哈佛時，居住在該校之貴賓室。那是一個二層樓八間房之小型建築。他們說：此屋極有歷史價值。其貴賓簽名簿上，極多美國或世界上之著名人物。此建築最近曾依原樣遷移一次，從街道那邊遷到街道這邊，耗資甚鉅，而仍完全保留其古樸的式樣，毫無改變。若使拆舊建新，至少可省一半經費，而且可更是摩登好看些。西方人們甚注意歷史傳統，至少在大學方面是如此。但中國今日則只知新的有價值，舊的全不要，這正可成一極端之對比。

美國大學中尊重歷史傳統，又可於下述一事看出：爲了遵守學校原來規定，至今不准男女同校。乃於大學內另辦一女校，以變通辦法來收納女生，此種情形亦可謂是甚可笑的。我們應知西方大學，乃自宗教開始。故於大學傳統上，有其宗教精神，即是有一宗教信仰而創始。其後方漸

西方人在學業中之地位，亦正如其在事業中。每一教授，其所治之學，則只是學海中之一滴。各人只埋頭在各人的一門專門知識上。故每一教授，在其大學全體事業與學業分張展開之大組織中，真是微乎其微，各人只自盡各職。此亦可謂是一種個人主義。

西方大學對於整個政府或整個國家，有時似乎並不很關心。而學校對於每一教授們之言行，亦多認為是他的私人行動，與學校亦無關。此仍然是一種西方精神。中國留學西方的雖多，然上面所指出的西方精神方面，似乎未能學到。

今日英美大學最大之變，乃在其自宗教變而向科學。理工科方面貢獻日大，而宗教精神則日見淡薄。於此情形下，科學日益專門化。但對於人文學科方面而言，我認為在西方大學中頗為吃虧。如文學、史學、哲學等，都是不能太嚴格區分的，愈分愈狹，則所得愈淺。昔梁任公嘗提倡「窄而深」之研究。其實人文學科窄了絕不能深。自然科學，愈分而愈精。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後者是前人之成績，今人可學而接受之，而更自此向前。前者如文學、史學、哲學以及繪畫、音樂、雕刻諸藝術，都不能說通曉了前人的，接受了以前成績再前進一步。人文學科只求能懂得，慢慢地吸收、消化、匯通，卻並不能繼續增高。進入大學中，學人文學科的學生，最理想是懂得前人的，卻並不能要他定要再進一步，超過前人。物質世界可以日新月異，精神世界則

學。另一方面，我希望準備出國之中國青年，應懂得到外國該學些什麼。我在美國時，曾遇見許多新亞學生，他們多請我勸告在香港的同學們，切勿急於想出國。這意見是很對的。

由於西方大學教育本非爲中國社會而設，故昔日中國留學生返國後，多肆意批評中國社會。但今天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長期居留了，又多批評美國。且中國人在美國，還多是聚居在一處，生活上雖然改頭換面，實際上還是中國那一套。此乃由於中西雙方文化不同，美國文化之長處未必都能配得上中國的情勢。至於我們是否應有一理想的教育環境，來培養自己的青年，這是一個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前幾年，我到日本去，日本友人曾告訴我，他們的貧窮子弟多喜研究科學，蓋於離校後可謀一職業。至家庭富有者，便可多學文學、史學、哲學等。在中國適相反，一般的中國青年，都對人文學科提不起興趣。這事大可注意。我以爲倘有興趣學人文學科，與其赴美國，倒不如往西方人文科學肇始處之歐洲、英、法、德諸國。不過亦有一位歐洲老留學生對我表示，中國學生素來自由散漫，應該令其赴美國學習他們的緊張生活，來西歐便連這一點可能希望也沒有了。總之，只要自己能學，即到任何一國皆可，在本國亦何嘗不可。若自己不能學，一味依賴他人來教，則西方大學並非專爲適合教導中國青年者。固然西方文化長處甚多，但短處亦不少。

在日本，青年出國的較少，且在國外所得之學位，日本政府亦不予承認，非重行考試不可。此亦一可資模仿之點。

諸位若有欲出國留學而機會不許可者，應先學習國外留學生之工作勇氣與刻苦精神。有此一勇氣與精神，何處不可找工作？何處不可求學問？至於學人文學科者，則更不妨在國內好好地多讀幾年書，那一樣可以充實自己的。

說，我校當初在桂林街時，每年聯歡晚會，總玩得興高采烈，氣氛非常之好。有人親口對我說，我校自桂林街遷到嘉林邊道，又自嘉林邊道遷到新校址，所過日子反不如從前。似乎以前那般好的氣氛，好的情趣，都沒有搬過來。這就證明，過好日子，不靠物質條件，端在你如何過法。

又譬如一些兒童們，每過一年，長了一歲，欣喜非常，急望做大人。而年長的人，又每每回想起兒時歡樂，不可復得。各位現在在校讀書，常盼畢業離校。但畢了業踏入社會的人，又回到在校生活時的快樂幸福。人生不可能常做小孩，進學校讀書也不可能老不畢業。至論過日子，也並不是童年與學生時代才能過得好。任何人，只要會過，便都有好日子。

今天我且談談如何過日子。我又要引論語上的話：「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過日子，第一要懂得道理，不懂道理，是不能過好日子的。第二要根據德性修養，壞良心，壞脾氣，也不能過好日子。第三是依於仁，人不能離羣獨居，不能單獨一人過日子，在家有父母兄弟姊妹，出外有同學同事朋友。一個人不能偏愛己身，應開曠心胸，汎愛眾而親仁，而後才能過得好日子。第四是游於藝，過日子要多花樣，要多才多藝，使日子過得多彩多姿。

本校此後將更多鼓勵同學們課外游藝。原有的不提，新近開始了太極拳班，明年又將添開中國古樂研究。希望今後各同學在畢業時，皆有一種課外游藝專長，能有兩三樣更好。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將快過完，同學們想過好日子，請即從目前開始，並不定要等待明年。能把握住舊的，才能迎接那新的。

今晚的聯歡晚會，節目很多，主持大會的同學，現將節目守祕不宜。諸位立刻有好戲看，我不再多說了。

先生，特地召開了一會。當時我曾說：希望此後本校能逐漸走上制度化。因學校擴大了，制度化是最需要。但此非一人之力所能，必賴全校師生的共同合作。

在去年一年中，舊的制度有修改，新的制度有增設，進步甚堪滿意。今後盼循此基礎，真使學校能達到制度化的目標。

當然，我們辦學並不是爲了要創設某些制度，制度只是幫助我們達成辦學的目標。我們辦學的目標是甚麼呢？那顯然是爲着教育了。我曾屢次說過，我們要有優良的校風與優良的學風。我們的校風尚好，學風則仍待改進。

我們所需要的制度，並不是單在行政方面，而須連繫貫徹到全校上下，自校長、教授、職員、學生以至於校役，全體都配合上，要使制度能助成此優良之校風與學風。我們的行政要制度化，我們的課業則須學術化。譬如說，同學們選一門課，應該使這一門課成爲一個研究集團，選課的同學，即是此集團中一研究員，是來研究這一門課程，這一門學問的。現在諸位上堂多數只是聽課，等到考試時，便把聽進去的搬出來應考。畢業以後，屢有人說，他以前所學的現在都還給先生了。這話也很對，因爲他在學校時，祇是把教授所講的聽了、記着，把來應考。畢業後不再要應考了，自然可以把以前聽的還給先生了。因爲他之所聽只是先生的，不是他自己的。假如

是向先生請益一絕好機會，諸位在課程中發生問題，多向先生請教。這樣，先生除了上堂教課之外，在堂下又要花費一部分時間與精力，來指導同學研究。

今後並希望每位先生就其擔任的每一門課，都須選定一本兩本，或更多本參考書，指導同學們課外閱讀。這事當然也有困難，以前我在大陸教書時，學生們總問該用何項參考書，但我總很難給他們滿意的答覆。例如：中國通史、中國文學史，在當時就找不到理想的參考書。只有變通辦法，分別指定在某些書中閱讀某些章節。如講中國文學史，講到杜甫，便指導學生去閱讀有關杜甫的某些詩篇。我想這辦法現在仍然可用。如一門課程找不到理想的參考書，不妨分別指定某書某章作參考。總之，盼望同學們能在課堂外，有自己尋求閱讀的工夫。

爲了配合全校師生們的研究，我們的圖書館不得不儘量想法擴充改良。這件事除了學校盡力之外，同學們也負有責任。就目前論，本校同學的看書風氣仍然不很好，圖書館的閱覽室很少滿座。有時疏疏落落，像是空盪盪地，這不是一件好事。這兩年來圖書館晚上也開放，但晚上看書的人數也不多。空言提倡不見效，只有想辦法來逼逼我們同學們都去圖書館。學校自去年起，開始盡力執行借書逾期歸還罰款的章程，那項章程，目的並不是爲了錢，而是要逼同學們按期還書。如果一個同學借了一本書，久不歸還，別的同学再去借，就借不到。如是經過幾次借書碰

壁，白跑之後，必然會掃興，不耐煩再去圖書館。因此規定同學借書，必得定期歸還，別的同学即使一時借不到，也可讓他知道，這本書幾時可以回到圖書館，幾時可以由他來借去。

又，同學借書，應該當心愛惜，不應折角、塗污、做記號等。此事不僅保護了書本，亦是養成了看書人自己的德性。而且圖書館藏書常新，亦是鼓勵後來同學們讀書興趣一方法。又如同學們借書遺失了，那更是不好。遺失一本書，要照補一本，這須浪費很多館員的精力與時間。同學們千萬不要認為遺失一本書，是等閒小事，只照價歸還便算了。但試由同學們自己照樣去買一本書還圖書館，便可了解，這樣買一本書，除卻買書的錢財外，要花多少的精力與時間了。我以上所說，便是告訴諸位，學校訂制度，用意都在為諸位着想，都為諸位的學業着想。許多制度之用意，也指望學校能養成一番好學風。

此外，我更想此後同學們要注意養成表現的風氣。如讀書要記筆記、寫報告，這亦是一種表現。此後學校諸位先生都要令學生交課外筆記及讀書報告，或課外論文。這是同學們自己讀書研究的心得與成績，但卻不是考試，也可不記分數。

我想，最好是每一系，每一課程，都能有讀書報告，或課外論文習作。由任課先生擇優送學校保存。如是幾年之後，積存多了，每逢校慶日，可以開一個展覽會，同學們可以互相觀摩。這

壁，白跑之後，必然會掃興，不耐煩再去圖書館。因此規定同學借書，必得定期歸還，別的同学即使一時借不到，也可讓他知道，這本書幾時可以回到圖書館，幾時可以由他來借去。

又，同學借書，應該當心愛惜，不應折角、塗污、做記號等。此事不僅保護了書本，亦是養成了看書人自己的德性。而且圖書館藏書常新，亦是鼓勵後來同學們讀書興趣一方法。又如同學們借書遺失了，那更是不好。遺失一本書，要照補一本，這須浪費很多館員的精力與時間。同學們千萬不要認為遺失一本書，是等閒小事，只照價歸還便算了。但試由同學們自己照樣去買一本書還圖書館，便可了解，這樣買一本書，除卻買書的錢財外，要花多少的精力與時間了。我以上所說，便是告訴諸位，學校訂制度，用意都在為諸位着想，都為諸位的學業着想。許多制度之用意，也指望學校能養成一番好學風。

此外，我更想此後同學們要注意養成表現的風氣。如讀書要記筆記、寫報告，這亦是一種表現。此後學校諸位先生都要令學生交課外筆記及讀書報告，或課外論文。這是同學們自己讀書研究的心得與成績，但卻不是考試，也可不記分數。

我想，最好是每一系，每一課程，都能有讀書報告，或課外論文習作。由任課先生擇優送學校保存。如是幾年之後，積存多了，每逢校慶日，可以開一個展覽會，同學們可以互相觀摩。這

間的良好習慣與良好基礎。如是始是學校所盼望的一種學風了。本校原有畢業論文制度，現在因為學制改變，把畢業論文廢止了。但同學可以把原來第四年級寫論文的時間，分到四年時間中來寫。這一事，實行時的詳細辦法，還需由學校諸位先生來詳細討論規定，也成為制度化。

總括上述，本校進入民國五十年之後的希望有三點：第一，行政制度化，此事由總務處負責。第二，教課學術化，此事由教務處負責。第三，生活藝術化，此事由訓導處負責。

關於生活藝術化一點，幾年來經訓導處之努力，現已有若干成績，但仍要求更多進步。當然，在實行中也有許多困難。例如提倡運動，而我們學校沒有一個運動場。又如京劇的研究與排練，雖經三次公演，有相當成功，但此事要繼續，還面臨很多困難。現同學們又正想提倡話劇，此事也不易。其他如提倡下棋，提倡中西音樂，提倡太極拳，諸如此類，一切都在進行中。

我希望，此後學校能籌設一所像樣的娛樂室，使同學們課外生活都能娛樂化。一切娛樂都能藝術化，以與課程學術化，行政制度化，三方會合，相互並進。這是學校在下學期起，想要着力做的事。今天提出來，盼望同學們瞭解此意，大家努力，來和學校配合，向此希望而前進。

新亞辦到如今，只有十年光景，歷史當然很短，也不能祈求馬上就要出大人物。不過照現在歷屆校友們的情形看，各人都有工作，也能牢守崗位，成績也都過得去。希望各位校友在社會上逐步上進，多回母校來，多與母校聯絡。更望校友在社會上爲母校樹立良好的聲譽。這一希望，我並放遠著在三十年五十年以上，那時新亞的校友會，諸位想應是什麼一個樣子呀！

關於新亞之評價

民國五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春季開學典禮暨第三十八次月會致詞

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天我藉此機會，向各位賀新年。但新年匆匆已過，現在又開學了。去年最後一次月會，我曾向大家講過，本學期起，學校進程重點盼能課程學術化。有關這一問題的細節，已在教務會議上討論過，並已有所決定。今天我不想再講此事，擬另找一題目——「新亞的評價問題」，來和諸同學談談。

在新亞發展過程中，曾有過兩次，人們對新亞的評價問題，感到困惑。

第一次是本校接受雅禮協會幫助，遷入新校舍，那時本校師生多以本校能否保持其創辦宗旨及固有精神爲慮。這是過去的事了。

港府津貼，這些外在有利因素的配合，我們自然歡迎。但我們所欲保持而發揚光大者，則是我們的內在精神。因此，校歌「手空空，無一物」之下，接着是「路遙遙，無止境」。但話又說回來，我們的前程雖遙，我們究已踏上了我們的征途了。我們該知我們之所謂路遙遙，無止境者，究竟是什麼一條路。

每一學校應有其特點，正如每一人應有他的個性一樣。新亞應該有新亞自己的特長，這並不是說新亞特別好過於他校。祇是說，新亞與其他學校比，有其不同處而已。我望同學們，必須了解這一點，才能不自驕自滿。更不該存心要以第一自居，把其他學校盡當成第二、第三，認為不如我們。這種觀念，對自己前進也極為不利。將來你們踏進社會，要貢獻你們自己的特長，但同時須知，社會是一個大集體，不可能由一人包辦。我們只該希望社會上任何人皆有其特長，不應只知自己，抹殺他人。認為自己有了特長，便社會一切事盡可解決，那只是一種狂妄之見。

新亞自有新亞的特長，不必隨波逐流，事事隨人腳跟轉，這是我們該當仁不讓處。但人與人、團體與團體，各該用各自特長來向人羣作貢獻。至於其相互間，則並無一定的優劣與長短可比。人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既不要我跟人腳跟轉，也不能要人跟我的腳跟轉。海闊天空，鳶飛魚躍，才是一個平等自由、理想太和的社會。

再一點，我們該知，大家固該各有特長，做一個特殊的人。但又不能祇做一個特殊的人，還該同時做一普通人。

人各有其個性，與各有特長。此項個性與特長，應求其盡量發展。但人與人間，尚有許多共同點，亦應大家鄭重保持。例如諸位來校讀文科或商科，自己的專修科目固然要好，而共同必修科亦不能不及格。我們應有長處，但不該有短處。所謂長處是指他個人專長言，短處則指共同的尺碼言。你儘有長處，但大家共同的尺碼，你不該不及格。不能因你自己有了長處，而原諒你自己的短處。這與輕視別人的長處，同樣不應該。

我們學校現在所擬定推行的學術研究化，用意是，要同學們各以自動的精神，來發現和發展自己的長處。有些同學程度較差，亦務必依照程序，按部就班，努力讀到及格以上。天資高，基礎好的，自可求較高成就。但這方面全靠諸位各自努力。而程度太低的，不及格的，則須學校加緊鞭策。學校定下一項制度，只能顧到普通多數的需要。因此，在提倡學術研究化的背後，對少數優秀的，將儘量鼓勵其自由上進，無限度的上進。對程度低落的，則須加緊督促，務求他能達到最低限度的水準。而中間多數的同學，反而學校像較少注意了。這一層，諸位須仔細瞭解，實在學校是最注意在多數方面的。

例如有些同學，各科成績都好，但有一兩科不及格，學校也須依章把他留級。學校並不能強求每位同學都做傑出人，不能要人人都是天才，成績最優秀。學校只能希望，同學不把成績做成最低、最壞。當然，我們希望同學，至少將來須好過現在你們的先生們，如是才是一種進步。倘同學永遠不好過先生，人羣將再不有進步，教育也將成爲無意義。但不能奢望每一同學都能好過了先生，學校儘抱此希望，但不能把此來督促，這留待同學之自勉。學校只希望同學們能成績不大壞。所謂行政制度化，便要從這方面來督促。所謂課程學術化，則是學校希望同學們能無限上進，凡屬有希望、有造就的同學，都能有造就。但你成績縱好，若有幾門課程不及格，或在某些方面犯了校規，學校還是要處理。這在學校方面，是有其積極的意義在內的。因學校是爲普通一般多數而着想的，只在多數普通之間，鼓勵其長處，同時也該裁減其短處。

在我們新亞，我認爲是會培養出人才的，這有以前幾年成績可證，我不能在此列舉。但須注意者，所謂人才，有辦事的人才，亦有做學問的人才。這都是人才，相互間卻不可互相菲薄。新亞何以能培養人才？這要歸功於我們學校的諸位先生。有時先生說一句話，可以開導學生一條路。這句話可能不在教科書上，也可能不是在課堂上所講。他這一句話，也並不是每個同學都能領會，都能受用。但只要能領會的，就可受用無窮，甚而打開他終生的事業和做學問的大路向。

同時我也希望同學們要養成你們自己一種反抗的精神。譬如說：先生批評某同學不好，那同學便該偏要好給先生看。誰也不能估量別人的前途，孔子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每一位先生，應該有一番「敬畏後生」的心地，才是一理想的好教師。每一學生，應該有「有爲者亦若是」、「當仁不讓」於師的想法。但我這話，並不是鼓勵諸位忽視課程與忽視校規，這是兩件事，而是並行不悖的兩件事。

總而言之，行政制度化與學術研究化，兩者須配合。而此一配合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前面路徑放寬，讓同學各自發展所長。後面督促嚴格，不准同學犯規，不准同學自暴自棄偷懶慢忽，不准同學成績不及格。每一同學要立志做一傑出人才，但同時又要做一普通人，大家所有的共同標準，你不該輕視。歷史上每一偉大人物，常是從最平常、最普通中間來的，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同學要懂得「中庸之道」，要能從中庸中見高明。

今後我們學校外在環境之變化，固然不可預知，但同學們儘可不去注意這些。我們學校的價值，實不在這些上，不在外在環境之如何，而在能否保持我們本身內在的精神，及能否發展我們本身長處。諸位同學應明瞭，我們是一個普通學校，但我們有我們的特出之處。因我們有一些特長，有一些傑出之處，所以我們有價值，而社會也需要我們。但我們也不該忽略一般學校之共通

已專心在寫論文，待暑假可得哈佛的博士學位。他信上所提，是爲他返校服務之事。我去年在美國，早約定他學成回母校任課。但此刻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丁龍講座」的席位，卻要請他去擔任。讓我先交代丁龍講座之來歷。

遠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有一位將軍退休了，寓居紐約附近，那位將軍獨身不娶，性情相當怪，家中僕人都給他打罵跑了。丁龍是我們山東人，隻身去美國當華工，他便投到那位將軍家裏。不幾天，那位將軍脾氣又發，要打要罵，丁龍受不了，也跑了。過了幾天，那位將軍家裏失火，亂七八糟，將軍獨個兒正沒擺佈，那丁龍卻回來了。將軍驚喜之餘，俱問所以，丁龍說：「聽說你家失火，沒人幫忙，所以復來。」那將軍說：「前幾天我要打要罵，氣跑了你。今天我正在無奈中，怎麼你又肯來幫我？」丁龍道：「這因我們中國有位孔夫子是講忠恕之道的。你平常雖待我不好，但你爲人也不全壞，我想我和你總有些緣分。你此刻需人幫助，我若不來，似乎就不合我們孔夫子所講的忠恕之道了。」那將軍聽了，以爲丁龍是位讀書人，便起敬道：「原來你是能讀古書的，知道你們古聖人孔夫子的道理，我以前不知道，對你失禮了。」丁龍卻說：「我不是讀書人，而且也不識字，我所講那些孔夫子的道理，只是我小時由我父親口授給我的。」將軍聽了，又以爲他是個書香之家的子弟，父親讀了書教給兒子。誰知丁龍又分辯道：「連我父親

也不識字，那些道理是我祖父講給我父親聽的，而且連祖父也不識字。」原來他們丁家只是世代耕地，卻一代代，祖父，父教子，都講些孔夫子的道理。將軍聽了，大為感動，便請他繼續留下，從此主僕如朋友般，而且兩人也都沒結婚，竟如相依為命般。後來丁龍先病倒了，他對將軍說：「我在你這裏做了幾十年工，吃的、穿的、住的，都由你供給，還餘留有你給我的工資，現在積存也有一萬金。這些本都是你的錢，我死了，就把這一萬金還給你，算我答謝你的厚德吧！」那位將軍聽了，十分感動。心想：中國一個不識字的苦工，尚有如此般的德性操守，這絕不是偶然。因此他一心敬重中國，發心要人來研究中國文化。遂把他晚年全部財產共二十幾萬塊錢，加上丁龍的一萬，送到哥倫比亞大學去，指定要設立一講座，專來研究中國文化。這講座便定名為「丁龍講座」。這講座一直到今日未中斷。

我上次去美國，才聽到了這事。我常常講，我們目前的知識界，擔當不起來作中國文化的代表人。若要真講中國文化，或許轉在那輩愚夫愚婦一般老百姓身上。他們並不識字，也未曾受過新式教育，但他們身上卻還保留得些中國文化。我素常如此說，我從前去臺灣，聽到了吳鳳的故事，便逢人就講這理論。現在又聽到了丁龍的故事，這也就是我素常愛講的那番理論的最好一個例子了。諸位同學，別看得這事簡單，這事絕不簡單，這是中國文化之真傳統、真精神所在。

一個中國青年到外國去獲得博士學位，他所能對中國文化表現與宣揚，或許就不及這一個不識字的鄉下人——山東苦力丁龍。

現在再講到余英時校友的來信。余君是我們學校第一屆畢業生，他現在在哈佛功課很好，今年他就要得博士學位。我去年去美國，要他回新亞來任教，他一口答應了，但最近卻又出生了問題。哥大擔任「丁龍講座」的那位教授，現在年老該退休了。那位老教授雖是美國人，但他生長中國，又在金陵大學任教多年。他老人家退休以後，哥大方面卻考慮要請一位中國人來擔任那講座。他們多經考慮，從年老一輩的考慮到年輕一輩的，結果竟決定有意請我們的校友余英時君去擔任。余君年事輕，資歷淺，當然不能直當丁龍講座的主持人。但他們決把此講座虛懸着，待余君到哥大任教幾年後，再正式任此講座。現在余君來信，要我決定他的去留。他以前已答應回母校，他既應允在前，不便自主，所以要我作決定。從我想來，教授、系主任種種名位，我都不動心。但這個「丁龍講座」的名義，卻實在不同，我心下非常高興，滿想讓他去。我此刻尚未作回信，也不論余君到底去不去，但此事在我想來，究竟是我們新亞的光榮。新亞不是一向說提倡中國文化嗎？現在有我們新亞的同學去美國任丁龍講座，實在使我聞之心喜，因此在這次月會上，脫口向諸位同學先報告。

本刊進入第四年

民國五十年六月

新亞雙周刊已經辦了三年，現屆第四卷開始，我想藉此說幾句話。

這一份刊物，我們創辦時的用意，不外兩點：一是逐期報告學校師生生活的實況，一是預備作將來校史之一份重要參考材料用。此兩目標，我們這三年來總算是保守不失。我們在此刊物上，至少做到沒有掩藏和沒有誇大，這是我們所堪自信與自慰的。

但所謂我們師生的生活實況，究竟有何值得如此經常記錄報導的意義和價值存在呢？此一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師生們共同深切的檢討和反省。

我們這一份刊物，已有三年的歷史了，究竟在此三年內，我們學校之一切，曾有了幾許進步？這些進步是否值得我們滿意呢？我們也正好從頭把此三年經過，憑藉我們這一份刊物來作客觀檢討之資料。這是我提出之另一點。

歡祝本屆畢業同學

民國五十年七月

今天是我们新亞第十屆的畢業典禮，並是新亞研究所第五屆的畢業典禮，恰好一五、一十兩個數字之配合，易於引起我們此後來紀念。更巧的是，今年是中華民國五十年，更易引起我們此後之紀念。

我提到此項數字，我將就此數字上來發表我一些意想。

五十年，在歷史上講來，似乎並不長。但若我們一加細思，便知不然。若從孔子時代算起，到今只是兩千五百年，五十年已佔全長五十分之一。此五十分之一之比數，也不能算小。卽就周公時代算起，到今三千年，五十年已佔全長六十分之一。卽從中國文化之最長時期說，中國歷史自古到今五千年，五十年也已佔了百分一之比數。

何以我說五十分之一的比數不能算小呢？如把孔子、孟子下到朱子、陽明等，中國兩千五百

見文學上的最高境界，亦不是可由比賽中見的。但這些能達到最高境界者，其初時都得經過與人競賽的歷程，存心力爭上游，才能成功。孔子所謂：「見賢思齊」，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即有「競」和「賽」之意義在內。爲學做人都不是閉着門一人做的事，都需在社會朋友中磨練做成。比賽競爭之事，也並不可忽。

其次，這次頒獎，似乎多屬所謂奇才異能方面的。團體大了，必有奇才異能之士出乎其間。如淺水小池，只有平常的魚蝦之類。水大了，便魚龍混雜。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山大了，則有麒麟。林深了，則有鳳凰。天地生人，本各賦與一分奇才異能的。此種奇才異能，在整個人生中，亦是應該嘉獎鼓勵的。今天，我們學校比賽項目尚少，以後應逐步加多，使各種奇才異能都得一展所長。

但做人總該做一個普通平實的人，不要把你的奇才異能來損害了你的普通平實。我曾看梅蘭芳舞台生活五十年一書，使我對梅之爲人更深欽佩。以前我以為梅蘭芳不過一伶人，只是有他一套奇才異能而已。看過此書，方知他平日爲人極普通，極平實。用一般標準言，至少是夠得上普通平實，方顯得他那套奇才異能更爲可貴。其他有名伶人亦不少，但或有些做人的普通條件不夠，只以其技藝驕人，則風格便低下了。

第十屆畢業典禮致辭

民國五十年七月十五日

今天爲新亞本校第十屆畢業、研究所第五屆畢業舉行典禮。我已有專贈此兩屆畢業同學的一篇講辭，刊在本屆畢業特刊上。今天乘此機會，再報告一些新亞最近的情況。

新亞辦學宗旨：第一希望盡可能延聘好教授，第二充實教學設備，務使此校成爲一所具有高深學術研究風氣的教育機構。最近本校圖書館已擁有接近十萬冊的中西文書籍，並歷年出版本校教授同仁及研究所員生之著作及論文，以及本科在校學生之優良成績，約略統計當在五十種左右。若計算字數，至少已遠超過了五百萬字以上。我們不日當在圖書館，專編一份本校員生同仁之著作論文目錄，及設置專櫃陳列其出版物。並在不久將來，本校將特籌經費，成立一出版部，以適應學校以後對此方面之需要。

本校在下學年開始，並將正式成立理學院，連原有文、商兩院，鼎足而三。創設理學院爲本

再看我們表現如何吧！

專此祝畢業諸君前途無量！

人。

二、服務的精神。諸位來學校非僅爲了拿一張文憑，謀一份職業。當然，我們也不是說要諸位完全不注意到這上去。但這只是一種最起碼的條件而已。如果我們單是爲了找一職業爲謀生之途，那只是自私自利，並非諸位來學校求學之主要目的。諸位應能對社會乃至人類有貢獻。父母生了我們這一個人，有手、有腳、有頭腦、有聰明，更有機會受高等教育，完成了你一個人，總要記得將自己所學，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對人類服務有貢獻。

以上兩點，我曾一再提起，今天再特別把來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忽略了。

第二關於校務方面：現在學校的校務，共分總務、教務、訓導三處。今年的總務長，仍由蕭約先生擔任。我一向佩服外國人的辦事精神，記得在民國十九年我在燕京大學教書，有一件小事，卻令我非常注意。即是：燕京學校裏的路燈，它的開關遲早，天天依着天氣陰晴和月亮圓缺而異。月初，路燈便開得早。若遇明月高照，路燈便開得遲。燕京是外國人在中國所辦的最高學府，從這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外國人的辦事精神來。我們學校所以要請蕭約先生來擔任總務，也是希望他能把西方人的辦事精神，灌輸到我們學校。

我們的教務長由創校迄今十二載，都由唐君毅先生擔任。但唐先生兼職甚多，他現任文學院

院長，哲社系主任，又兼研究所導師，還要自己從事著作，實在太忙了。他歷年來屢請辭職，我們今年已改請吳副校長擔任。本來吳副校長也已很忙，但在教務職務逐漸分任的大原則之下，只有請吳副校長為學校多化這一分精力了。

訓導長本由程兆熊先生擔任，程先生在中文系教課，也忙着在課外從事著作，他亦請辭去訓育兼職，所以今年就改請歷史系教授陶振譽先生擔任。

說到學校行政方面，我們盼望要能根據中國儒家人格教育與現代民主制度，兩相配合推進。儒家教育理想，以尊重人格為主。在雙方人格相互尊重下，就產生了中國傳統的一種道德精神。這是我們一向所提倡的。無論在教務訓導方面，學校當盡量尊重各同學的人格。但諸位同學，亦須了解學校的行政與課程方面之種種規章與制度。當知，學校每一制度的成立，都是一種師生相互人格尊重的表現。

講到民主制度方面。諸位在學校是同學，到社會上服務，有團體，有同事，在國家同是公民。所謂尊重人格，首先須了解一點，人在這世界上，不僅是自己一個人的存在，每一人都只是人羣中的一份子，都不能背公而顧私。只有人格是各人自己的，其他都在人羣大公之內。做一公民，便該服從國家法律。當一學生，便該服從學校規章。而我們學校的一切設施，則盼望能採公

動亂，大家在亂離流亡之中，感慨更深。我們深覺得，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與國家民族的盛衰息息相關，沒有了國家也就會沒有了我們，更會沒有了我們的團體與事業，所以就將我們學校的校慶寄附在國慶那一天。從去年開始，我們把校慶日改定在孔子的誕辰。因我們感覺把國慶當校慶，容易引起外界誤會，或以爲我們的學校是太過富於政治性。我校理想以提倡中國文化爲目標，我們更該側重在文化教育性方面來慶祝，故把校慶日改在孔子誕辰。我們盼望國家有前途，必先盼望我們人民有希望。要人民有希望，必該靠重文化力量。孔子誕生至今已過二千五百年，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與象徵。我們把校慶改定在今天，對我們學校理想，是再恰當不過了。我要鄭重而誠懇地請我們各位同學，以及教職員們，都不要忘了我們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當知我們做一個中國人，並不是我們的羞恥，乃是我們的光榮。並不是我們的負擔，而是我們的責任。中國文化有其悠久的歷史，更有其崇高的價值。將來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前途，應有其貢獻。我們每一人，應有一份責任心，不僅爲國家民族，也是爲世界全人類。我們該發揚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我們是中國人，就應該尊重中國文化。要尊重中國文化，就該尊重孔子。尊重孔子，意義重大，今天不能詳細講述。但請諸位立志由進新亞開始，努力要做一個像樣的理想的中國人。大家該知尊重中國文化，這就須我們表示對孔子的敬意，這一層應是大大可慶祝的。

第七：我們學校或許很快會變成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份子。但這卻並不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最緊要的，還是不要忘了我們十二年前創校的理想，及十二年來這不斷奮鬥的傳統精神。如果一旦成為中文大學了，就把我們的創始理想和傳統精神遺棄了，正如一人去外國留學，得到了學位，就忘記了他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那是不值得我們稱揚的。一個人無論如何該知不忘本。將來諸位再了不起，也不該忘了自己的父母。我們生為中國人，這可說是一種天意，或說是上帝的命令。諸位來新亞讀書，乃是你們的自由意志。這些我們都不該忘。我們盼望我們學校將來任何演變，任何發展，都不要忘了新亞創校精神，這又是大可慶祝的。

第八：一切事都不能只求維持原樣，也不能專一回頭記念已往。我們只該向前，只該永遠向前。我們希望新亞將來能在世界大學學府中獨持一幟，我們不該以現在的情況為滿足。我們創校只有十二年，比之英國牛津、劍橋、美國哈佛、耶魯，他們有創校的悠長歷史，把我們新亞作比，真是差得太遠，無法作比。近如香港大學，它創始迄今，也已五十年了。我們這短短十二年，當然不能與五十年、五百年，乃至五百年以上的相比。我們要希望新亞也能成為世界上一著名的大學，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恐怕再等五十年、一百年，是否才可和其他著名大學相比，也難說。但我們要照此做的。再過一個十二年，兩個十二年，如此以往，是否真能變成一所世界

著名的大學，是否能與世界第一流大學分庭抗禮，這一層要諸位懸存心中，這也太可慶祝了。

第九：在桂林街時，由於經濟環境種種限制，我們學校連一個工友也沒有，抹窗、掃地等，都由同學做。今天我們學校已有發展，我並不希望此刻四百位同學都來替學校抹窗掃地，只希望諸位努力為學做人，都做一個像樣的中國人，都在文化學術上有成就有貢獻。我們今天，仍是「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我希望以前各屆畢業的同學們，以及將來絡繹畢業的同學們，都能參加校友會。諸位不要認為校友會無力量，再隔一個十二年，三個十二年以至無數個十二年，我們將會有多少校友呢？到那時，或許有很多校友都成為社會上的重要人物。我們學校的存在，必要有一團體來支持，這就是我們校友們的責任。待到校友會能來維護此學校，此學校才算真正的有基礎。這是我們的事業，我們的理想。此種事業和理想，固非一日所能實現。但孔子當時所抱的理想，到今已經兩千五百多年，而仍在不斷發展。我常說，我們學校是一個大家庭，諸位都是這家庭中的一份子。今天我希望諸位能多進圖書館，多注意研究學問，將來能回頭來維護此學校，發展此學校的理想。中國文化存在，我們此學校也存在，並能無窮無止地發展下去。這又是值得我們大大慶祝的。

第十：由桂林街到今十二年，這十二年間的發展，我們在前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在桂林街

時，我們並不會想到有今天。我盼諸位試想十二年後、二十四年後、三十六年後，新亞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們的國家社會又將如何呢？我們要遠望將來，不能只顧眼前。行百里者半九十，一百里路，跑了前面九十里只算是一半，後面的十里又是一半，這後面的一半才是真長遠真艱難的，需要我們不斷奮鬥。但我們千萬不要忘了開始時的精神。諸位在社會上，他日有所建樹，而還不能忘做小孩時光景，那就很好了。我們要向前邁進，但也不要忘本，讓我們能年年來慶祝這校慶吧！

上面講了十點，值得我們在校慶日慶祝的。前面五點，屬於已經過去的。我們不要因為小有成就而欣欣自滿，我們還有更遙遠的路程需要不斷的奮鬥。後面五點，是我們新亞師生每一個人的責任，各位都要努力肩負起這責任，使我們學校的理想得以發展，創校的精神得以保存，終有一日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一所大學。

裏面有種種討論，種種決策，以及種種商談，羅維德先生始終參與，而且是新亞方面爲此事盡過最大努力，經受過最大辛勞的一人。照理說，我的年齡比羅維德先生輕，我在新亞的責任比羅維德先生重，但在此事經過中，我所盡力的，遠不如羅維德先生般辛勞而繁重。自冬迄暑，我和羅維德先生這一段共事的經過，將使我永遠不能忘懷。

我很願意羅維德先生多留在新亞，又怕他太辛勞了。但羅維德先生告訴我，能爲新亞盡力，他都情願。只若回美以後，能對新亞更多貢獻，則他還以回去爲是，因此我也不再多留。自從羅維德先生回美以後，我又接踵而去耶魯，那時羅維德先生是擔任雅禮協會的副主席之職，他爲新亞所盡力的，一如他在新亞時，還是同樣地辛勞，而羅維德先生總是樂此不疲盡力以赴。在我朋友中，能一心一意，全心全力爲一件事，爲一個理想，而努力以赴之的，像羅維德先生，可說是我心目中最敬佩的一個了。

羅維德先生是一個虔誠的耶教徒，我在羅維德先生身上，更認識了耶教精神，更認識了西方文化之特有長處。我在羅維德先生身上，也更認識了雅禮與新亞之合作精神。

今天，羅維德先生重來新亞，計算他離去新亞，已是兩個年頭了。我不知新亞此兩年來，倘有一些進步，能否合乎羅維德先生平日所念念不忘的對新亞的想像和希望。我常想，一些顯著在

外面的事業上的成就，總是發動於蘊藏在某一人或某幾人的內心深處的一番真誠和熱心的。但那些外面的成就，也總會抵不過那蘊藏在某一人或某幾人內心深處的一番真誠和熱心的。

此次羅維德先生之來，雖只短短的十天光陰，但我希望羅維德先生看了他離開新亞兩年來的經過，多少能獲得一些安慰。更希望羅維德先生在此十天之內，能多多給我們以指示和鼓勵。更希望羅維德先生在短時期內，能第三次來新亞，能多住一些時。到那時，羅維德先生將會和他太太一同來，羅維德太太也是同樣時時紀念到新亞。而在新亞方面，凡認識羅太太的，也在此時時同樣地紀念到她的。

臨了，我代表全體敬祝羅維德先生健康。接著我們請羅維德先生對我們全體講話。

寫在本刊五卷一期之前

民國五十一年六月

第四卷的雙周刊，已告結束，這是第五卷一期的開始。雙周刊的編者，要我對此一年經過作一檢討。雙周刊之用意，主要在報導學校生活。學校生活有進步，雙周刊自可隨之有進步。儻學校無進步，則雙周刊內容，自亦難有進步可期。此一年來，學校共同生活和羣體生活，似乎更有增進。而雙周刊之報導，似乎亦益見豐富與充實。這至少是值得我們引以自慰的。

至於學校的教學成績方面，雙周刊篇幅有限，未能包羅。除卻研究所的學報與學術專著，學校本部之新亞學術年刊均能照常繼續外，這一年來，各學系同學之平日成績，已絡繹由各系分別彙集刊行，如外文、藝術、經濟、生物各系都有。這更是值得我們欣喜的。

但進步無止境，理想更無止境。我們決不能單就這一些進步，便沾沾自喜。我們該多方策勵，進益求進。近來亦有一部份同仁和同學，關心到學校處境日趨複雜，認為學校本身的自由少

系、物理系和數學系，在最近的將來，同樣會有極好的表現。設立理學院，本是我們一向的理想。但因種種限制，主要自然是經費問題，直到今年才開始完成了我們的第一步。我希望理學院的先生和同學們，大家能不斷努力向前邁進。這是我們新亞一朵新的蓓蕾，一顆新的生命種子。

第二件值得我們提起的事，是在下學期可添一座新校舍，主要是作為禮堂之用的。本希望在下學期開學前完成，但因種種條件拖延了。目前預計，最早也要在暑假開學後兩個月才能落成。但這一拖延的責任，則並不在學校，這是我希望各位知道的。

除了上述兩事之外，還有什麼新的進步值得我們回顧，和在將來的校史上記錄的呢？我想，自從去年來，各位同學在課外研究的成績表現，已絡繹出現了許多學系的刊物。例如經濟學系，自從有壁報取名「社經」，開始至今，歷年沒有間斷過。本學年開始擇優付印。其他如中文系、外文系等，皆有定期性的刊物。中文系的新亞心聲，專載中文系同學規定課程外的詩課，迄今已出了兩期。在大學文科中，能由各同學自己寫詩，那是一種新風氣，亦是一種新表現。因此，自新亞心聲出版以來，已頗得外界之好評。中文系又希望能出版一本有關課外研究的冊子。其他各學系，有的有系的刊物，有的沒有。但我想，此項風氣一開，沒有的慢慢也會有。這是一種規定課程之外的研究心得之表現。或許從嚴格的標準來講，不能真正達到所謂學術研究的水準。但只

立場。當然在環境上，我們各方面的條件會比不上別人。但人也不是種種條件便可能把他限制的。如我們力求上進，這決不是外面環境和條件所能阻。即如我們學校，由桂林街到現在，短短不到十五年，但我們的同學也可拿著新亞文憑直接進外國研究所。我們的畢業生，除卻在本校、在香港大學任教的以外，已經有人在美國大學正式教書，而且不止一人，又是在美國有名的大學教書。可見外在條件實在限制不了我們。新亞規模雖小，但在學術界，各處知道我們新亞這個名字的已不少。無論在美國，在歐洲，新亞的名字對他們並不太陌生。我們在短短時期之內，在極艱困之條件下，我們能有此成績，也是我們可以自慰的。

現在我試再作一淺譬，如我們坐上飛機就能飛。飛機是實在的，飛也是實在的。但一塊招牌是虛的，一張文憑也是虛的。手上拿到一張文憑，這不比飛機，不能使你方便到處飛。文憑之於個人，招牌之於全學校，同是一樣。我勸諸位，不要太重視虛名與外在條件。個人與團體之成功與失敗，全須在實際上用心。要能腳踏實地，要能貨真價實。若只重視文憑和招牌，重視社會虛名，這並不能真正幫你的忙。反過來說，沒有招牌，沒有文憑，應該照樣有辦法。我這番話，說得像淺，但諸位應該把此淺言作深思，且勿忽略才是。

最近我在雙周刊五卷的首期，曾寫了一篇短文，希望沒有留心看此短文的同學，再仔細去看

一看。我們有很多先生都深切地感到，以前我們是關著門辦學校，現在是開著門辦學校。外面有熱心幫助我們的，我們不能放棄此機會。否則我們就永遠停留在桂林街時代。我們縱說有我們的精神，但精神的表現也一定要寄託在物質上。這正如人的靈魂，一定要寄託在肉體上一樣。又如花草的種子，埋在土裡，才能長。但埋在此地下，便只能在此地長，這也是一限制。上帝給了我人，人類以靈魂，但一定要寄託在肉身上。而人又一定要跑進社會，生命才有歸宿。正如一顆種子，一定要埋下土，又要太陽曬、雨淋，才會生長。否則便會枯死。條件不能限制我們，我已在上面說過。但我們不能要求一切須是無條件。比如靈魂進入了肉體以後，肉體便成為靈魂之限制條件。但靈魂仍有其自由。靈魂憑藉肉體，而使四肢各盡其功能。因此，我們應懂得如何來運用條件。在運用條件上，則須要有我們自己的精神。也可以說，條件愈有限制，而精神愈見發旺。理想必投進於現實，必憑藉此現實來完成。世界就是如此般進步的。理想無窮，條件也無盡。縱使我們上了天堂，我們在天堂裡仍該有理想。否則不再奮進就完了。

現在我們說回本題。若我們學校有一天掛上了大學招牌，我們要有進步。今天不掛大學招牌，我們同樣要有進步。我們學校之現有成績，比不上，比下有餘。我們本不該專一用心與人比。我們主要在能把今天的我與昨天的我比，要能反問自己，我今年是否比去年有了進步？縱有

了進步，還得問，我是否已盡了自己的聰明與智慧？而我此一年來的進步，是否已滿足了我自己的理想？若我能更加一倍工夫的話，是否仍還是今天的我呢？我們在校的先生們，也要如此自問，是否已盡了自己的力量呢？若我能更加一分心力，是否在教導上能比今天更好一些？我們且可不必責備到學校，也不必責備到別人，只要各自自我責備。學校不必責備學生，學生也不必責備學校。遇到不夠理想的，在我可能範圍內，多盡我一分力量，試問是否會更進一步呢？或是我的責任已盡，不必再責備自己呢？所以同學在校的，只該責備自己努力不夠，卻不必責備先生或學校，當然更不必責備學校以外的社會。如說香港是一個工商業社會，文化水準不夠，學術空氣淡薄。當知此等話，並不能把我們的責任交卸。縱是大沙漠，亦一樣有生命。我們更不必怪到亂世，說生在亂世沒有意義。我們只應反問自己，即在目前狀況下，我是否用力已盡？亦有的怪父母生我不好，使我身體不壯健、腦筋不活潑，比不上人。不要怪父母，其實一切不必比，只要把自己與自己比，把我今天和昨天比。當知學理科的，不一定全要做艾因斯坦。讀文科的，不一定全要做莎士比亞。讀商科的，不一定全要做什麼大王。只要自己不斷有進步，這才是真能比。從學校方面講，或有許多對不起同學的。但同學也可想到有很多對不住學校的。如此想法，在學校，在同學，便能各自求進，卻不至互相責怪，當然更不必多來怪外面環境與時代。

英國文化協會贈書儀式中致詞

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五日

此次英國文化協會贈我們三千鎊的巨款，我們得以購買有關各科參考的英國著作，並又獲得大英博物館所藏中國敦煌古寫本之全部影片。在我們圖書館平添了一大宗珍寶。我今天乘此機會，特別要向英國文化協會致謝意。

說到敦煌，在中國唐代，是中西交通一個陸路站。因此在此僻小地區，還保留下許多當時的鈔本書籍，以及繪圖和雕刻等有關宗教方面之藝術品。這些鈔本，此刻已分散到全世界，而大部份則分別收藏在倫敦和巴黎兩處。在倫敦的這些鈔本，則已全部攝成影片。

此項古鈔本，近幾十年來，已爲全世界學術界所注意。中間有許多爲研究中國唐代文化和社會各方面之重要資料。尤其是關於佛教經典及民間文學之兩項，已引起了當前學術界之普遍重視。有不少中國學人及其他各國之學人，不斷前往倫敦巴黎參考研究。此次我們能獲得倫敦收藏

秋季開學典禮講詞

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十日

諸位先生、諸位同學：

今天是本校第十三年的開學典禮，我們首先將表示歡迎從今年起的新先生與新同學。今年的新先生下面將由副校長介紹報告。現在說到新同學方面，本年統一入學試錄取共超過了五百位，但到本校報到的只有一百二十餘人，較本校原定錄取名額一百六十人，尚缺三十位。其他兩間補助專上學院崇基與聯合，聽說報到亦未足額。三校合計應尚有一百個缺額。但那些錄取的人，究竟不知何處去了。香港的中小學都嫌學額不夠，但我們這三間專上學校，今年人數反而收不足，豈非是一件怪事。誠然，香港社會一般人，對我們此三間專上學校的地位，仍然不重視。所以能進入港大的，以及有能力遠赴英美留學的，又有去臺灣的，此外香港尚有三間師範學校，留下來有志到三校的學生，自然也不一定很踴躍了。

仍是新亞。若不掛上大學招牌，新亞也仍是那新亞。主要在學校自身能不斷自求進步。

說到學生方面也一樣。諸位須深切瞭解，學校有了招牌，學生有了文憑，固然好。但主要不在此。諸位不能專從文憑上來估量出路，出路不一定專靠那文憑。尤其是爲長久計，當知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出路，不專限在明天，主要在我們能有不斷的奮鬥精神。我上面所說，也就是我們新亞教育精神最重要的一點，我曾屢爲諸位講起。今天的新同學，可說已上了新亞的第一課，此下盼能在真才實學上各自鍛鍊你自己。

每一年，我們學校必要有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檢討，現在我要重複上學期最後一次月會所講，約略檢討我們學校之過去與將來。現在我們學校中重要的學院和學系，大致都完成。只有理學院生物系、數學系尚有一年，物理系、化學系尚有二年，始有畢業生。這幾系的課程與教師，尚需增添。其餘各系則大體都已定了。說到學校組織方面，教務、訓導、總務三處，也已各有規模了。我們的校舍，到年假新禮堂落成，亦即告一段落。而我們的大學招牌，不久亦將可能掛出。如是說來，我們學校的一切，到此已有一個小小的段落了。此下我們的新希望，該注意在那一方面呢？

我想引孟子的一段話來說，孟子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孔誕、校慶及教師節講詞

民國五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諸位來賓、諸位先生、諸位同學：

今天我們在此慶祝孔子聖誕、校慶及教師節，關於學校方面，我在上學期最後一次月會及本年度開學典禮上，已講了許多，不擬再在此多講。關於孔誕方面，我特地寫了一篇文章，在今天出版的新亞生活上刊載，題目是校慶日勸同學讀論語並及論語之讀法。我並在去年校慶日亦寫有一篇論語讀法。兩篇文章寫法不同，意思卻是一樣，各位可以把我去年一篇重新參讀。在今天所刊出的一文，最後第二段排印兩錯字，我得在此提出。我在這一段裏告訴諸位，做學問要一點一滴做起，讀論語也該一字一句的讀。論語載：有一次孔子問子貢：「你與顏淵孰賢？」子貢回答說：「回也聞一而知十，賜也聞一而知二。」顏淵與子貢都是孔門高第弟子，但他們也只能一件、一項，逐一在孔子處聽受。所以我們做學問也應該今天知道一件，明天知道一件，逐一地

累積，然後求會通。讀論語自然亦要一章一節，一字一句，逐一去讀。不應先橫梗着一番大道理、一項大題目在胸中，認為不值得如此細碎去理會。諸位讀論語，若能讀一章懂一章固然是好，若不能時，即使讀兩章懂一章，甚至讀十章懂一章，也已不差了。全部論語共不到五百章，若我們能真懂得五十章，也已儘夠畢生受用。

關於教師節，孔子爲萬世師表，中國自孔子建立師道以後，至今尙沒有一個比孔子更偉大的教師出現。中國社會常說：「天地君親師」，可見對師道之重視。我還記得幼年時，七歲開始上學，第一天父親親自送我到學校，先拜孔子像，再拜先生。當時社會一般人對先生的尊敬，由今說來，幾已是不可想像的了。在家庭中，父母兄弟姊妹，都對學校先生懷着敬意。因此入學的學生，自然不會對先生不尊敬。

我在民國元年自己開始做先生，那時社會上尊師之風仍保持。我當時僅十八歲，學生有比我年齡大的，但他們對我一樣表示十分尊敬。若見到學生家長，卽或街坊中人，他們亦必恭敬稱呼「先生」而不名，自然很多人根本不知此先生之姓名，但其恭敬之態度與心情，令人十分感動。時間慢慢過去，先生漸不爲社會所尊重，甚至也漸不爲先生們自身所尊重。這裏原因極多，時代變了，社會變了，一切也隨之而變。但有些則其過在做師長的自己身上。猶憶民國十七年，

我自無錫一師範轉到蘇州一中學去教書，到校約一月之後，有一晚，有六七個學生到我房間來，談話間問起：「先生來校已有一月之久，爲何不見你告假？」我說：「我無病，又無其他事故，自然不告假。」但我心中甚奇怪，因反問學生：「你們是否希望先生告假呀？」他們初時面面相覷，後來才說出其中原委。乃因民國十六七年間，政治動亂，學校經濟受影響，教員薪水發不下來，祇發些生活補助費，所以先生大都告假。大致學生們更佩服的先生，告假也更多。告假多少，轉成爲那位先生學問和地位高下之一種表示。他們見我不告假，因而感到奇怪，故此相問。當時我就對他們說：「我來的責任是教學生，薪水是我職務之報酬，我自己不該不盡職，而且不發薪水也非學校之過，乃是政府發不下來，但你們的光陰卻不該由我來浪擲。」

在這一件事上，我深深體驗到一般社會心理的轉變。做教師的順着社會潮流，也把教書當作一種職業，和其他謀生手段並沒有甚麼不同。教師領不到薪水就請假，在別人看來，也沒有甚麼不對處。這種觀念，到今三十多年，已經是一種極普遍極正常的觀念了。

回憶在民國初年，凡學校請先生，或由校長，或是學校委託人，必親向先生表明禮聘之意，經答應後，再致送聘書。至於薪水多少，請先生的與被請的，都不會提起，直要到正式教課後，再由介紹人或其他有關人，轉達說明薪水數目。這是一種心理，表示聘先生不該重在經濟報酬

互抵觸，不可兩全呢？諸位畢業之後，必須謀一職業，這自不用說。但諸位也很可能在學校中教書，那時你們認為師道之尊要不要保持呢？就是不教書，或作其他職業，但每一職業，也必有一「道」。如到銀行中工作，至少必依時上班下班，辦事要謹慎負責。若如有機會給你舞弊貪污，或牽涉到政治立場，這些處都有「道」。那裏可以像一般想法，職業便是職業，專在私人的生活條件上打算，一切便不顧到道義了呢？

今天我們紀念孔子，第一要講到師道。縱說教師也是一職業。但此項職業與我此刻所談之師道並不相衝突、相違背。現代社會各項職業情形固是較之以往有極大的改變，但各項職業中仍該有道，此一原則仍是不能變。

讓我講一件孔子的故事。孔子是一大聖人了，他平常愛講禮，論語子罕篇記載着：孔子有一時病重將死，他那時的社會地位只是一士，他的一輩學生爲他預備喪禮。當時學生中年紀最長的是子路，他指揮着同學們來當孔子的家臣，想要用當時卿大夫的喪禮來安排孔子的喪事。他的意思自然是在尊敬孔子，但卻違背了孔子平常講禮的意思。孔子爲中國社會創立師道，他的身份那在官位上？孔子心中覺得，死在幾個學生手裏，那是何等好。而他的門人卻以爲，孔子能照當時卿大夫禮，由許多家臣來辦喪事，那是一種榮耀。後來孔子病好了，得知此情，就說：「久矣

哉！由之行詐也。」子路是孔子門下一位最有信用的人，那裏會行詐？但此事卻像是行詐，這因子路當時沒有懂得孔子創立師道之一番大道理，因此仍要一般學生來權作家臣。後來孔子的門人，才知道他們該如何來尊重孔子。到了孔子真逝世時，他的門人再也不裝扮作孔子家臣來行喪禮。他們只是心喪三年，各人在孔子墳上搭一茅棚住下來守喪。又每人在孔子墳上植一株樹作為紀念，遂成為一林，即後世所謂的孔林。他們守孝三年後，才各回家去。只剩下當時最年長的子貢一人，又繼續在墳上守孝三年。

這一故事，說明了孔子當時建立師道，連他的學生也不知道那深長意義所在。至少孔子並不以做官為榮，而以當一教師為重。他心中，只希望有幾個好學生，並不想有幾個像樣有派頭的當差家臣。我們今天來紀念孔子，亦當懂得師道，並當從建立師道做起。尊師重道，這是中國文化傳統。或有人仍以為當一教師並沒有什麼值得尊重之處，但我們要提起，人總是最可貴的，教人為人的人，豈不更可貴嗎？豈不更值得尊敬嗎？你自己也是人，你不覺你自己可貴嗎？現在那幾位教導你的師長，不應該為你所尊重嗎？諸位要自尊，自該要尊師。由此想下去，那一位為中國社會創立師道的大聖人孔子，不是該值得我們尊敬嗎？

是我們理想中要做的一個人。我們也不能因為日漸長大成人了。就認為滿足。人仍該要自己做。所謂做人，是要做一個理想標準高的人。這須自年幼時即學做。即使已屆垂暮之年，仍當繼續勉力學、努力做。所謂「學到老，做到老」，做人工夫無止境。學生在學校讀書，有畢業時期，但做人卻永不畢業。臨終一息尚存，他仍是一人，即仍該做。所以做人須至死才已。

現在講到讀書。因為只有在書上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去做一個有理想高標準的人。諸位在學校讀書，主要就是要學做人。即如做教師的亦然。固然做教師可當是一職業，但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職業僅是為謀生，當知職業也在做人道理中。做人理當有職業，以此貢獻於社會。人生不能無職業，這是從古到今皆然的。但做一職業，並不即是做人之全體，而只是其一部份。學生在校求學，為的是為他將來職業作準備。然而除在課堂以外，如在宿舍中，或是在運動場上，也都是在做，亦當學。在課堂讀書求學，那只是學做人的一部份。將來出了學校，有了職業，還得要做。做人圈子大，職業圈子小。做人當有理想，有志願。這種理想與志願，藏在各人內心，別人不能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此，讀書先要有志。其次，當能養成習慣，離開了學校還能自己不斷讀書。讀書亦就是做人之一部份，因從讀書可懂得做人的道理，可使自己人格上進。

惟在離開了學校以後的讀書，實與在學校裏讀書有不同。在學校裏讀書，由學校課程硬性規

定，要筆記，要考試，戰戰兢兢，擔心不及格，不能升級，不能畢業，好像在爲老師而讀書，沒有自己的自由。至於離了學校，有了職業，此時再也沒有講堂，也沒有老師了，此時再讀書，全是自由的，各人儘可讀各人自己喜歡的書。當知：在學校中讀書，只是爲離學校求職業作準備。這種讀書並不算真讀書。如果想做一位專門學者，這是他想以讀書爲職業。當知此種讀書，亦是做人中一小圈子。我們並不希望，而且亦不大可能要人人盡成爲學者。我此所講，乃指我們離開學校後，不論任何職業、任何環境而讀書，這是一種「業餘」讀書。這種讀書，始是屬於人生的大圈子中盡人應有之一事。必需的，但又是自由的。

二

今問此種讀書應如何讀法？下面我想提出兩個最大的理想、最共同的目標來：

一、是培養情趣。人生要過得愉快、有趣味，這需用功夫去培養。社會上甚至有很多人怕做人了，他覺得人生乏味，對人生發生厭倦，甚至於感到苦痛。譬如我們當教師，有人覺得當教師是不得已，只是爲謀生，只是枯燥沉悶，挨着過日子。但當知：這非教師做不得，只是他失了人生的情趣了。今試問：要如何才能扭轉這心理，使他覺得人生還是有意義有價值？這便得先培養

他對人生的情趣。而這一種培養人生情趣的工夫，莫如好讀書。

二、是提高境界。所謂境界者，例如這講堂，在調景嶺村中，所處地勢，既高又寬敞，背山面海。如此刻晴空萬里，海面歸帆遙駛，或海鷗三五，飛翔碧波之上。如開窗遠眺，便覺眼前呈露的，乃是一片優美境界，令人心曠神怡。即或朗日已匿，陰雨晦冥，大霧迷濛，亦仍別有一番好景。若說是風景好，當知亦從境界中得來。若換一境界，此種風景也便不可得。居住有境界，人生亦有境界。此兩種境界並不同。並非住高樓華屋的便一定有高的、好的人生境界，住陋室茅舍的便沒有。也許住高樓華屋，他的居住境界好，但他的人生境界並不好。或許住陋室茅舍，他的居住境界不好，而他的人生境界卻盡好。要知人生境界別有存在。這一層，或許對年輕人講，一時不易領會，要待年紀大了、經驗多、讀書多，才能體會到此。我們不是總喜歡過舒服快樂的日子嗎？當知人生有了好的高的境界，他做人自會多情趣，覺得快活舒適。若我們希望能到此境界，便該好好學做人。要學做人，便得要讀書。

爲甚麼讀書便能學得做一個高境界的人呢？因爲在書中可碰到很多人，這些人的人生境界高、人生情味深，好做你的榜樣。目前在香港固然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然而我們大家的做人境界卻不一定能高，人生情味也不一定深。我們都是普通人。但在書中遇見的人可不同，他們是

電影、中馬票，又算得甚麼？但究竟孟子所說的那三件樂事是甚麼？我們不妨翻讀一下孟子，把他的話仔細想一想，那實在是有意義的。人生欲望是永遠不會滿足的，有人以為月入二百元能加至二百五十元就會有快樂。那知等到你如願以償，你仍然覺到不快樂。即使王天下，也一樣會不快樂。我們試讀歷史，便知很多帝王比普通人活得更不快樂。做人確會有不快樂，但我們不能就此便罷，我們仍想尋求快樂。人生的真快樂，我勸諸位能從書本中去找。只花三兩塊錢到書店中去，便可買到論語孟子，即使一天讀一條，久之也可有無上享受。

還有一部老子，全書只五千字。一部莊子，篇幅較巨，文字較深，讀來比較難。但我說的是業餘讀書，儘可不必求全懂。要知：即是一大學者，他讀書也會有不懂的。何況我們是業餘讀書，等於放眼看窗外風景，或坐在巴士渡輪中欣賞四周景物，隨你高興看甚麼都好，不一定要全把外景看盡了，何況是誰也看不盡。還有一部佛教禪宗的六祖壇經，是用語體文寫的，內中故事極生動，道理極深邃，花幾小時就可一口氣讀完，但也可時常精讀。其次，還有朱子的近思錄與陽明先生的傳習錄。這兩部書，篇幅均不多，而且均可一條條分開讀，愛讀幾條便幾條。我常勸國人能常讀上述七部書。中國傳統所講修養精義，已盡在其內。而且此七書不論你做何職業，生活如何忙，都可讀。今天在座年幼的同學們，只盼你們記住這幾部書名，亦可準備將來長大了讀。如

果大家都每天抽出些時間來，有恆地去讀這七部書，準可叫我們脫胎換骨，走上新人生的大道去。

第二、是「欣賞類」的書。風景可以欣賞，電影也可以欣賞，甚至品茶喝咖啡，都可有一種欣賞。我們對人生本身也需要欣賞，而且需要能從高處去欣賞。最有效的莫如讀文學作品，尤要在讀詩。這並非要求大家都做一個文學家，只是要能欣賞。諺語有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詩中境界，包羅萬象。不論是自然都分，不論是人生部分。中國詩裏可謂無所不包。一年四季，天時節令，一切氣候景物，乃至飛潛動植，一枝柳、一瓣花，甚至一條村狗或一隻令人討厭的老鼠，都進入詩境，經過詩人筆下渲染，都顯出一番甚深情意，趣味無窮。進至人生所遇喜、怒、哀、樂，全在詩家作品中。當我們讀詩時，便可培養我們欣賞自然，欣賞人生，把詩中境界成為我們心靈欣賞的境界。如能將我們的人生投放沉浸在詩中，那真趣味無窮。

如陶淵明詩：

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

這十個字，豈非我們在窮鄉僻壤隨時隨地可遇到！但我們卻忽略了其中情趣。經陶詩一描寫，卻

那不是一幅活的人生畫像嗎？那不是畫的人，卻是畫的「人生」。那一幅人生畫像，活映在我們眼前，讓我們去欣賞。在我想，欣賞一首詩，應比欣賞一齣電影片有味。因其更可使我們長日神遊，無盡玩味。不僅詩如此，即中國散文亦然。諸位縱使只讀一本唐詩三百首，只讀一本古文觀止也好。當知我們學文學，並不爲自己要做法學家。因此，不懂詩韻平仄，仍可讀詩。讀散文更自由。學文學乃爲自己人生享受之用，在享受中仍有提高自己人生之收穫，那真是人生一祕訣。

第三、是「博聞類」。這類書也沒有硬性規定。只求自己愛讀，史傳也好，遊記也好，科學也好，哲學也好，性之所近，自會樂讀不倦。增加學識，廣博見聞，年代一久，自不尋常。

第四、是「新知類」。我們生在這時代，應該隨時在這時代中求新知。這類知識，可從現代出版的期刊雜誌上，乃至報章上找到。這一類更不必詳說了。

第五是「消遣類」。其實廣義說來，上面所提，均可作爲消遣。因爲這根本就是業餘讀書，也可說即是業餘消遣。但就狹義說之，如小說、劇本、傳奇等，這些書便屬這一類。如諸位讀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可作是消遣。

四

想到業餘還可再讀書。我希望諸位能看重此事，也不妨大家合作，有書不妨交換讀，有意見可互相傾談。如此，更易培養出興趣，只消一年時間，習慣也可養成。我希望中年以上有職業的人能如此，在校的青年們他日離了學校亦當能如此，那真是無上大事。循此以往，自然人生境界都會高，人生情味都會厚。人人如此，社會也自成爲一好社會。我今天所講，並不是一番空泛的理論，只是我個人的實際經驗。今天貢獻給各位，願與大家都分享這一份人生的無上寶貴樂趣。

見的。

此刻我們第三期校舍建築已完成，香港政府今晨正派員來查驗，已予通過，下星期便可正式使用。記得我在第二次校舍落成典禮和以後好幾次月會中，都曾再三說過：「待第三期校舍落成後，我們學校在建築方面，暫時將不會再增加。」到今天，第三期校舍落成了，我們也確可認為在校舍建築上已粗具一規模，可以暫告一段落了。

除建築外，更重要的，則屬內部設備。如圖書館和理學院各科實驗室等，此刻也在日求充實中。回想我們學校在桂林街以前，曾有半年，只借人家一所中學的兩個課室，夜間上課。以後搬到桂林街，又擴充到嘉林邊道，最後始在此地自建校舍，至今已經過三期的建築。在最初，真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今天的新亞，總算已成爲一間小規模的學校，已算奠定了一個相當的基礎，值得我們滿意。

衡量一間學校的第二個標準，我們要問那間學校擁有多少教授和開設幾多課程？乃至這間學校的學生在學業上的成就究如何？在桂林街時，我們只有極少幾位教授。到今天，我們教授人數，專任兼任，比較當時，何啻增加了十倍二十倍。關於我們學校諸位教授在學術上的地位，我們固不便自吹自許。但諸位既是來此就學，在諸位心裏，也自應明白。至少在我本人，可以借此

機會告訴大家。我們歷年聘教授都不是隨便的，各教授的學歷資歷和其學術成就如著作論文等，這些也都是具體可以與人共見的。至少我們學校的教授人選，應不會比別的大學太差了。這也不單是把來和香港一地相比，即把來和目前乃至以前國內的大學和世界各國大學相比也如此。我們的教授們，有些在學術上有地位、有名譽，他們有著作、創造，而且大多數並不單是一位專一從事講堂教課的教書先生，而同時是一位繼續從事研究的學者。當然，我也不好說我們的教授每一位都如此。我們只是一間五百學生的學校，論我們的教授陣容，就其比數言，定可說決不比國內和國際大學的教授陣容過於相差了，這是我至少可以說的。因此我們當前所擁有的教授陣容，也該值得我們看重。而且諸位更應知道，一位教授只要在學術上真有成就、有地位，則其成就與地位不僅限於今天，至少該有十年二十年以上的繼續價值。因此，也可說他們的成就不單是今天的，而還是明天的。這層諸位應該鄭重認識。

其次，學校所開課程，一部份亦可代表教授們的成就。我們在桂林街時，雖然設有文、商兩學院，但所開課程，卻簡陋得可笑。如文學院，文學、歷史、外文只合設一個文史系。商學院情形也如此。到今天，我們絡繹增設有十二個學系，共有了三個學院。諸位當知，一間大學要添多一學系，增闢一學院，那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如我們文學院添設藝術系，開始甚困難，我們既無

經濟準備，在校務會議和校董會議上，都引起了很多辯論，才獲通過設立。當時我曾說：「我們的藝術系真是從無到有，恰如新亞的縮形。」雖然到今天，我們藝術系的成績仍不夠理想，但總是我們新亞一特色，社會上各方面也都很看重這一系。至於此後我們能否擴大成立一藝術學院，乃至有一所像樣的藝術館等，這正待我們的努力。又如商學院添設工商管理系，也曾經過很大的困難和討論。但在今天，工管系已有了一屆畢業生，而且也有了頗好的成績表現。我們在創辦這一系時，我們的理想，求能予當地香港實業界工商社會以貢獻，或說是能予以一種學術上之指導。當然，這是理想。在今天，我們仍未能達到，但總算已有一開端。

關於理學院方面，我們學校一開始，本即有此一理想。外邊人都說：新亞是注重講中國文化的，為何要辦理學院？我們也深知此事不易。首先，要有良好的實驗室。因限於經濟，急切難解決。其次，教授人選更不易。科學日新月異，自從大陸淪陷，以前在國內大學任教的老教授們，流亡出來的不多，而且若沒有繼續作研究，可說在科學上是已落後了。而要請年輕一輩的，第一，在國外作科學深造的青年，都有出路，很少肯回來。第二，專作精深研究，而沒有廣博的科學知識和行政經驗，也不適合我們的需要。我們的理想，要能請到那些具有廣博的科學知識和在行政上有經驗的老教授們來計畫、來主持，而又能加以年輕的一輩，能和新潮流接近，如是互相

配合。這些考慮，使我們的理學院，難於創始。到現在，我們理學院四學系中，還只請到了三位主任。另一位花了很大力氣，因種種關係仍然未請到。但請來的，總是合理的。不止有很高的學位和悠長的行政經驗，而且更要的，都能在學術上仍然繼續不斷在研究，不僅以教書爲專業。這一層，諸位理學院同學該知道，不是理學院的同學也該知道。我們的理學院總算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以後能不斷加上年輕新血新進教授之協助，我想不要幾年，理學院的發展必然很可觀。

我們若用第二個標準來衡量現在的新亞，把來回比在桂林街時的情形，我們我們學校在這方面的進步，也並不比在校舍建築和圖書儀器設備方面的增加，特別慢了些。

其次要講到學生的表現。

新亞從開辦以來，同學們的讀書風氣可說一路都很好，這是值得我們慶幸的。如我們研究所的成績，可作爲一個很好的例證。我們研究所出學報，最早開始，多數是外邊人寫文章。到今天，已減到極少了。大部作品，都是本所導師和助理研究員的成績，顯見這是進步。又如：學校的學術年刊，那是代表全校各系教授們的研究成績的。雖較學報爲後起，但也已有其同等的價值和進步。另如：生活雙周刊，報導學校同學們的團體活動，又刊登一些先生和同學的講演或文

章。又如經濟、外文、中文、藝術各系，都已出版或在籌備中，有各系自己的刊物，而且也都有很充實的內容，這也是代表成績的。

至於畢業離校的校友，已有十一屆，在國外大學深造的比數相當高。我們全校學生，每年不超過五百個，但在海外的，到現在不只五十人，且能在最有名的國際學府獲得最高學位，而在國內外大學正式任教的也已不少，已有了五六人以上。雖然數字像不算多，但論比數，則決不算少了。

我們若以第一標準，即物質方面的標準來衡量新亞，從無到有，短短十三年，現有成績差可自慰。若用第二標準，即在學術研究上來說，我們幸運地能請到很多好教授，也有很多好學生，憑他們的學術成績爲新亞爭光，此十三年來，實在也可使人滿意。只是學術上的標準，不易看。如外邊有人來參觀，只看建築，看圖書儀器設備。縱說我們有學報，有年刊，有教授著作等，匆匆不易看。也不是只我們有，別人家沒有。這一標準固重要，而衡量卻不易。我們不好自己儘說自己好，要等別的識貨人說，才算有意義。

這一假期內，吳副校長赴美出席杜威年會，順道去到耶魯、哈佛等好多所和我們有關係的著名學府。他來信說：他接觸到很多我們畢業的校友，和那邊關心我們新亞的人。他所得影像，也

很使我們得一些安慰。有幾所大學，他們提起希望和我們能在學術上有緊密的合作，許多則願在經濟上幫助我們。諸位須知：我們只是一間十三年歷史、只有五百學生的一所小學校，我們可能與具有十倍以上歷史，二、三十倍以上學生的大學在學術上有合作，這是何等值得安慰的事！這層，待副校長回來，我想請他與諸位詳細作一番談話，讓他告訴諸位。

回想我們在桂林街時，當時只希望能租有十間二十間房間作校舍，已很不易。今天我們有了三期的建築，這真是大進步。但這種進步究不是了不得，只要有錢，就能有建築。而且學校價值也不在建築上。換言之，沒有大建築，甚至沒有建築，縱使是租屋設校，也可不失為一所有價值的學校的。而且校舍建築，也有個止境，再往前建築儘多，價值卻不免要遞減。又如圖書和儀器等設備，這種擴充，應是沒有底止。但仍不是一個學校所最值重視的。所最值重視的，還是我們的成績。此十三年來，究竟我們在此方面進步了多少？如教授們固然不斷在研究，不斷有新著述出版，但在學術上究竟有多少進步？那是不易言的。我們此十三年中，校舍可以從無到有，圖書可從一本添到十萬本，只要有經費，那些都容易。但求學術進步則甚難。甚至不但不進步，可能有退步。至少就我個人說，這幾年在學問上，實是退步了。實因沒有時間，潛心學問。遇執筆爲文，總不比以前那般從容探討，精心結構。現在寫文章，往往竟是逼來的。我常因此自慚。就我

們學校論，教授陣容是充實了，課程編排也擴大了。但如把最近幾屆畢業同學的成績來看，難道也比前幾屆有很大進步嗎？又難道可以說定沒有退步嗎？

我們當知，建築和設備有了可以延續，教授陣容和課程開設也如此。但學業成績卻常變動，我們總希望它進步，而且進步無止境。我們不能說，今天新亞的學術水準已到了最高峯。我們不能自滿自解。不僅要虛心，又要明白自知。我們實不能真和世界上幾個有名大學比。豈止不可比，也可說相差甚遠呀！關於此方面，我們該求有大進步，而且還須時時提防可能有退步。

因此，我們在物質上可說該滿足了，至少不要在這方面多奢望。而我們的學業成績卻萬不能自滿，要求天天向上，求能在國際學術水準上有份。若說校舍，不及哈佛、耶魯，不及港大，甚至不及崇基，這些都可不論。但我們的學術水準，則決不可不論。只因此一標準衡量不易，也可說我們自己了不起，關起門來自稱王，由我們自己誇張，別人也難辯。正因這方面的標準很難定，因此我們更該虛心，更該求上進。其實我們能用一個很高的水準來作衡量的話，那就十分容易了。

我們講學問，萬不可你我彼此相比。若講歷史，來和司馬遷相比、或司馬光相比。講哲學，來和朱子、王陽明相比，不是很易知道自己的渺小嗎？只有知道自己渺小，才能奮進，叫你有希

望夠標準。

我們在此標準上，即第二項學術標準上來說，我們實該時時警惕。我們需要一種做學問的胸襟和氣度，不要比較學年分數，比較所得學位高下，比較畢業後職業。該在學術上把標準儘量提高，應以此一門學問中最高成就者來比。應知：他們也和我們一般，我們應該有志和他們作比。如我們理學院的同學們，大家和不久以前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金的我們兩位中國青年學者來作比，便知道我們新亞目前的學業水準太不夠。

可是我們評論一間學校，仍有第三標準，這就是我們校歌裏所唱的「新亞精神」。所謂精神，這標準則更是難說了。

如何叫做新亞精神？讓我從淺顯易明處說去。猶記我們第一期校舍落成，捐助我們建築的某基金會適有人來參觀，他表示很滿意。我問他滿意在那裏？他說：他知道香港房租貴，但我們的校舍全不在此着想，不僅無教授宿舍，連學校辦公室地位也很小，而圖書館和課室卻大。我想，這也就是我們的新亞精神了。精神，本應能隨處流露，也可流露在建築方面的。

去年有一位哈佛燕京社的先生，來看我們研究所。我說：「我們的研究室太小了。」但他道：「我們的更小呀！」這是確實的，我去哈佛時，確看到他們的導師室並不比我們的大。

我們學校建築佔地面積雖小，但拿我們的圖書館和教授研究室來講，在整所建築中，比例實在不小，也可說很大了。因此只從我們的校舍看，也可看出一部分新亞精神來。

當我們第一期校舍落成，曾有一位日本京都大學的前任校長來參觀，他說新亞很有些處像京都大學。我不知道他說那句話時，在那一方面欣賞着我們，而把新亞和京都大學比。無論從歷史上，從現實上，像是無可相比。我想：那位校長所欣賞於我們的，也即是一種我們的精神流露罷。

但何謂精神？仍難講，我將改說是一種氣象罷。諸位學哲學文學的，都知道宋代大儒喜歡講氣象。我想藝術系的同學們，也該知道這「氣象」二字。我從前在北平時，北大的氣象是這樣，清華的是那樣，燕京的又是另一樣。一校有一校的氣象，常在學生們身上顯露出。因教授可以同時在幾間學府裏兼課，就很難在他們身上顯露出某一間大學的氣象來。但從學生身上則很易見。每間大學各有其特殊的氣氛，即如美國哈佛與耶魯不同，英國牛津也與劍橋有不同。衡量一間學校，能注意到他們的特有氣象，那是更不易的了。其實學校氣象，主要還從學生身上見。學生在不同的學校，會有他們不同的風度和格調。如說：讀書人有讀書人的風度和格調，商人和官僚也有商人和官僚之風度和格調，軍人藝術家各有他們各自的風度與格調。同樣，作為一個大學生，

他亦該有大學生的風度與格調，然後才有風度與格調上之不同處。以前在內地，一個青年跑進大學，尤其是進了那些有名的大學，他自會覺得他走進了另外一個新天地。他所接觸到的都是新，不到一年兩年，在不知不覺間，他自會具有一個大學生的風度與格調。可是在今天此地，我實在沒有見過真正具有某種風度與格調的大學生。老實說，在殖民地統治下的大學教育，也不容易培養出我所謂的有風度格調的大學生。諸位有機會到外國去，便知道我此刻所說的真確性。

現在我再說，要拿教授水準和課程內容來衡量一間大學，已是困難了。若要把大學生的風度和格調來衡量，那便更困難。新亞在此方面，也實在最可慚愧。從此一標準來講，我覺我們新亞還不像是一間大學。

諸位或要問：所謂大學生的氣象和格調究竟是怎樣來的呢？我想有兩點可以說：一是每一個大學生應有一個人生理想。一個青年跑進大學，至少應培養出他個人的一個人生理想來。如他看到大學裏面的教授們，有哲學家，有科學家，總會引起他一番羨慕嚮學之心，這就把他的人生理想提高了。至於他在課程方面所接觸到的種種人生境界，那自然更廣大更高深。諸位來此就學，註冊上課，所接觸的只是些課程和分數單，可能對一位教授學問人格上的高低深淺，一切莫名其妙。如此般的影像，怎會提起理想，接觸到新境界？

化之最重要、最特殊處，乃在其能看重學做人，在其能看出人的理想和境界，可以日新月異地上進。這種向上和前進，乃是人格的表現，但不一定是道德的表現。由外面看來，像是平平常常的，並沒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鮮明界線之存在。但在其內心人格上，是可日有上進，實不平常的。信上帝，進天堂，是死後事。但是講到孔子之道，中國文化之所重，則全在我們未死之前這一生，全在當下平常日用間。朱子曾說：「讀論語。今日讀一章，明日便該覺得自己像換了一個人。」這已說到中國人講學問之最高深、同時最切近處。諸位今天進大學，要能在明天也覺像是換了一個人。而且日日該如此。一日復一日，學無止境。「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在我們內心境界上，有一個天天上達、欲罷不能之境，這始是中國文化中獨有的學問和獨有的精神。

這種精神，不是要表露給人家看；，所以說：「古之學者爲己」，又說：「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曾說，他「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他的內心境界，真是天天在進步。又如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當知：簞食、瓢飲、陋巷，在外面的人盡可見，看來好像總如此。但講到裏面，顏子的內心方面，則天天在進步，所以他覺得是可樂。孔子亦說：「我見其進，未見其止。」

我前面曾說：我在新亞此十三年中，學問是退步了。或許諸位可以說，我虛心，或能謙。但我總不能說我的做人退步了。因每一人之學問，可以停滯不長進。但論人格，卻只能進，不能退。又且此種進步，只有自己一人知，不能爲別人知。淺言之，如諸位畢業後，去當一小學教師，每月得薪二百元，如此一年復一年，可以老做一小學教師，老得月薪二百，這也無所謂。但論做人，便不能老如此無長進。我們要能活在一個精神境界裏，要在自己人格上，不斷有上進。一個人從童稚到白髮，那只是身體物質上變化。這種變化，一切禽獸生物都有，卻不是上進。我們做人，從幼到老，也不是上進。上進則在精神上。

物質上的，只關外面幸運，與人的內在價值無關。孔子所講的道理，即中國文化之最獨特、最有價值處，是要懂得人之一生，在他內心應能天天有進步。每一人有他一分最高可能的理想與境界。諸位若知道這一點，人生樂趣與人生大道都在此。並可由此知道中國文化之高深獨特處。我們新亞在這一層上，似乎還是缺乏的。所以我今天要特地提出，使諸位知道，這便是中國文化精神，也該是我們新亞精神。

我希望諸位以後能從具體的學術研究，慢慢走上路，各從自己內心能醞釀出一番理想，一番嚮往來。又能由此培養成一種學者風度和學者的格調來。人人如此，便成爲新亞一校之氣象與精

第三期新校舍落成典禮講詞

民國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唐露曉先生，各位來賓，各位先生及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慶祝第三期校舍建築禮堂落成，我特地要代表全校同人向香港政府和教育司唐露曉先生敬致謝意。因為這一期的建築經費，完全由政府透過教育司撥助。今天，又蒙唐露曉先生在百忙中撥冗前來為此典禮致辭，我們實在衷心感謝。

在中國孔子的論語裏有一段話：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我今天要乘此機會，對這一段話稍加闡釋。

首先是這「成人」二字。依照中國人向來看法，人應可分兩類，一是天生的自然人，亦即是動物人。從生物學上講，人是與其他動物同類的。二是經過教育的文化人。人類有了教育，創造出文化，這才與自然人、動物人不同。所以中國古人說：「人爲萬物之靈。」人必經過教育與文

新亞藝術第二集序

新亞藝術系自創始以來，每學期必作展覽一次。除學生平日成績外，亦偶有教師作品參加。所以促進修，便觀摩，並求外界之批評與指導。去歲，始擇優攝影，取名新亞藝術。此爲第二集，陳子士文重促予爲序弁其首。嘗竊論之：中國人之於藝術，必貴其技而進乎道。故於繪畫，亦不專尚形似，而特重意境。若以文學爲喻，形似者畫之賦，意境則其所比興。故中畫以山水爲主，蓋因山水之用於比興，其道多方，可以任其意之所寄而一於畫出之。而畫家又貴作題。畫之有題，亦以補申其所比興而已。又必以畫道通諸書法。書法專仗線條，最爲抽象。惟其屬於抽象，故能盡比興之能事。書家之意境，乃可於其運筆與結體之種種變化中，曲折精微，無所不到。中國人作畫，則又以書家運筆與結體之妙寓其間。故其人苟無意境，即不足以作畫。其人苟不通詩之比興與夫書家運筆結體之妙，亦不足以善用其意境以入畫。要而言之：畫之背後有人，

禮樂人生

民國五十二年五月

新亞生活雙周刊轉瞬已是六卷開始了。在每一卷的首期前頁，雙周刊的編者，照例要我寫幾句話作引端。這一刊物，本意要反映我們新亞羣體生活的。我適在最近禮堂落成提出了在羣體生活中禮樂之重要性，但語焉不詳，正好趁此機會作一番補充。

孔子論語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可見禮樂之重要性，並不在其外面所用以表現的某些器物，乃至行事上。主要還在人之「內心」，在一切羣體生活中，感於要用器物和行事來表現禮樂之本原的心情上。

我將稱此種心情爲「禮樂心情」。中國儒家對此不斷有闡釋，舉其最淺顯易明者言：禮是一種「節制心」，樂是一種「和順心」。由於有此節制與和順的心情之內蘊，而始引生出禮樂。鐘鼓玉帛，則只是表現此類心情之工具，而非其本真。

之表現與發洩。但如此，依然是無節制，不相和順。羣體不安，己亦難安。在中國，法家思想迄未得勢，因此自由呼聲亦不激烈。但今天的中國人，則只在個人自由與極權統治之兩極端上相對抗，相爭持。其實雙方，距中國儒家的人生理想都很遠。因此，在今天要來提倡儒家，終是困難。

但亦有人似乎主張禮樂生活只須在人的內心上求，只求自己心有節制能和順，便即是禮樂。此等意見，亦落在一偏。他們雖不如道家正式反對禮樂，但他們亦似過重個人內心生活，而忽視了外面羣體生活。此一點，實涵有道家情味。宋儒有時即不免於此。如程明道說：「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但己之立，則必然得立在羣體生活中。離卻羣體生活，如何來辨別己之立與不立。此一層，宋儒少發揮。

上面一番話，再扼要簡單說之。人應該從羣體生活中，來尋覓各自的個別人生，來完成其各自的個人人生，這是主要第一義。幼年期的主要羣體生活在家庭，青年期的主要羣體生活在學校。人能從家庭學校的羣體生活中，培養學成各人的個人人生，然後進入社會大羣，始為一成人，而對社會有貢獻。這略近於孔子所謂三十而立的階段。

「不學禮，無以立」，立便立在禮樂上，立在自己心有節制能和順上。但此必從羣體生活中

死生利害，則是人與物的分上所都有。人有生死，物亦有生死。人有利害，物亦有利害。當然有些物，連利害生死都輪不到它分上，那就是物之尤下者。人既在萬物之上，則應有一些在分上有，而他物所不同的，如禮樂與明誠皆是。

若論「知」，則禽獸也有知。但「明」與知不同，明誠同屬「德」。知屬性，屬能，不兼屬德。西方人重能不重德，中國人則重能更重德。現代西方發明電腦，此亦屬能，不屬德。故西方人僅言能力，而中國人則必言德行。此一「德行」觀念，乃為西方人所無。物有性，但不能說有德。德亦必顯於人類之羣體生活中。道家離了羣體生活而言德，遂有所謂之「至德」。其實，至德便等於無德，所以老子也只有說：「至德不德」了。

要修明誠之德也不難，只要在羣體生活中，明誠之德便可修而致。如莊子只想遠避羣體來完成他理想的人生，又如老子更想隱然高居人羣之上而來完成他理想的人生，那只可說此等人有「大知」，卻不能說他們有「明德」。大學言：「明明德」，必然是親民的。能親民，始是明德，始能止於至善。試問：無明德、不親民，又那裏是人生中的至善呢？大學也是中國古代一篇講禮樂的文章，和中庸同收在小戴禮記中。

諸位進學校，若一意尋求知識，知識儘專門、儘精、儘高深，諸位雖不學莊老，卻想躲藏在

此羣體中，只爲謀求個人自私自利作打算。此如木中有蠹，糞中有蛆，蠹與蛆皆是蟲，賴此木與糞而生，但不與木與糞同體。今有人賴此羣而生，他本身內心卻不屬此羣。這是說，在他內心，不認此羣和他是一體。若在如此情況下，此人若果誠是人，則只得稱爲一「個人」，終不得與羣爲一體。而今亦稱爲羣，則此羣與那羣終非一羣。因此專講功利思想，便會轉向唯物哲學，正是此道理。

在唯物哲學中，必然會發明出鬥爭哲學來。我們也可說，在此世上有大眾的個人，各爲本身功利起見，來在此羣中鬥爭奪取，那此羣亦自然只是一堆物。此羣既是一堆物，在此羣中之那些大眾個人豈不也盡是一堆物。物與物相爭，縱使有組織，相互間也只是各爲工具，也終難於和平共存。

我們也可說，發明此一套唯物哲學乃及鬥爭哲學的，當然有「大知」，但並不有「大德」。

彼之所知，卻是既不誠又不明。因此，推極其知之所至，也決見不到有至善。

西方人生亦有禮，亦有樂，但禮與樂必互相分別。中國人生貴和合，禮樂亦相和合。禮中必有樂，樂中亦必有禮。和合凝成，融爲一體。一分一合，便成爲一和一爭，此亦中西文化一大分別所在。

色色，複雜散亂。社會本身，既無愛，亦無知，並無所謂志與願。人之進身社會，將僅見爲社會之某一部門某一方面所支配，所奴役，所壓迫，及所遺忘。一處如此，在處處亦無不然。藐然一己，將無力以與此複雜散亂之大社會相抗，則惟有俯首聽命，一任其支配、奴役、壓迫、遺忘而止。循至於怨天尤人，認此社會爲冷酷，愚昧，無人道，不可一日安。而終亦無法脫逃，畢生在此社會中，此爲人生一最大苦事。而深求之，則並不然。一切所見其爲此一大苦事之一大因緣，主要實在於己之無志願。

人在家庭爲子弟爲嬰孩，其時則惟求家庭對彼之愛。在學校爲學生，其時則惟求學校對彼之教。但入社會，則成爲組織此社會之一份子，雖若惟求社會之用，同時亦爲此社會之主。社會所用者乃一人，人則必有一己，此一己之求用於社會，亦必先有此一己之所志與所願。若在己無志無願，惟求社會之用，則先已無己，亦惟有一任社會之隨意使用，而乃絕無所謂自主與自由。

人求自主，則必自主在其志與願。人求自由，亦必自由在其志與願。惟其社會之複雜與散亂，惟其自己亦爲社會之一主，故其有志願者，終必能獲得與其志願相符合之事業與職位。然而此則有待於其志願之堅定不退轉，始能曲折求完成。故曰社會教育主要在於磨練其人之意志。

西方心理學家舊有知、情、意三分法。家庭教育爲愛的教育，即情感教育。學校教育爲知識

月會講詞

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第六十一次月會

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天我要藉這月會向諸位報告一項消息，便是中文大學將會在下學期正式成立。自從去年富爾敦調查團的正式報告書最近發表以後，根據這報告書所要進行的：一、是組織一選聘委員會來為這大學選聘一位副校長。二、是在副校長未聘定前，組織一臨時校務會議，為新大學的一切推動進行。依據政府最近所表示的情形看來，本年九月三十日以前，正式宣佈大學成立，大致是一件可能的事。

以前我常告訴諸位，不必對此事太重視。因大學成立後，新亞仍是新亞，諸位也仍是諸位。我常告訴諸位，不要太看重在名義與招牌上，主要應在自己心意上實質上不斷求進步。但從學校

方面講，卻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極大的變化。從前我們學校是私立的，雖然外面在經費上對我們有幫助，但我們是自己在辦這一間學校。大學成立後，新亞成為大學之一份子，這就變成爲一間官立的學校了。這是一大變。從前我們是獨立的，將來卻要與其他兩間學院聯合，而成為大學之一份子。這又是一大變。如此說來，諸位也許要問：我們豈不是把這間學校交給政府了嗎？從某一種角度講，這話也不算錯。我們學校獨立奮鬥了十三個年頭，也實在應該把她交出。正如兒女們成長了，總要離開家庭。學校栽培學生，總要有一畢業年限，不能長期留校。一個私人、一個團體，乃及一項事業，都得逐步成長。我們該顧慮到她的成長，不能把它老封閉在舊的格局中。

遠在嘉林邊道時，我們便已與崇基、聯合兩校共同要求政府承認我們三校畢業生的資格。此後一路發展，從舉行統一招生、統一文憑試，乃至即將成為大學的一個成員。在這一段過程中，我們首先時常考慮到的，便是同學們畢業後在香港的資格問題。其次，我們想要在同學中栽培出好人才，一定要多方延聘教授，同時充實儀器圖書等設備。這一切都要靠經費。以前我們常爲學校經費擔憂，此後經費問題可不必時常擔憂了。我們在此幾年來，請到了很多好教授，增加了很多設備，這便是學校必得接納政府津貼的一個原由。再深說一層，一個團體，一項事業，總希望它能持久延續下去。一間學校，不是一兩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可能完其使命，而讓它歸於結束

事教育事業，都有他一個獨立的人格，而且都有他小小的一個獨立王國，那即是他的講堂了。教師在講堂，是最尊嚴而偉大的，也是最自由而獨立的。因此，教師也儘有高下好壞之分，好學校裏可能有壞教師，壞學校裏也可能有好教師，學校是並不能限制教師的。教師在學校中，有其獨立與自由，誰也剝奪不了他教育青年之自由志願與獨立精神，他有一分奮鬥的可能。

拿我們學校來說，從三個學系發展到此刻有十二系，那一系比較好些，那一系比較差些，其間也總有個分別比較。在每系中各位教師之努力與貢獻，也總有個分別比較。正爲教育事業是自由的，每一教師是有其獨立人格的，學校不能限制某一系的發展，不能限制某一位教師在教育事業上之自由精神，及其在學術上的獨特成就。每一個教師，都是把他們的整個人格來教育下一代，以活的人來教活的人。他在品德上，學術上，總有他自己的一部分。這不僅是理想，同時也是事實。如此說來，一個學系不能限制一位教授，一間學院不能限制一個學系。何以說中文大學成立，便會限制到我們新亞？依我想，在將來的發展中，此三間學院儘可各有各的風貌，各有各的成就。只看各自的努力，誰也不容擔憂的。

總而言之，我認爲外面力量將不能限制着我們。

或許諸位又要問：我們不是要提倡中國文化嗎？加入了大學怕會損害及我們的理想。

這也不然。如我們辦商學院、理學院，也有人懷疑，說這與提倡中國文化無關。其實大不然，難道中國人經商做科學家便違背了中國文化嗎？我們此刻正要創造推進中國文化走向一新境界，既需新的科學家，也需新的商人與企業家。難道只是一些人文學方面，只讀幾本中國書，才始是代表了中國文化嗎？我請諸位把眼光放大，我們學校的主要目的，在栽培中國青年，在中國社會中生活，對中國社會有貢獻。這並不是關着門講此話便算，該實事求是，在實際生活中求表現。而且提倡中國文化也並非某一羣、某一團體所能包辦或擁爲私有，崇基和聯合不同樣也要講中國文化嗎？諸位當知，提倡中國文化決不能由新亞一家獨占。我們盼望將來的中文大學，將會大家走這條路。而且這也不僅是希望，應該是一種自然的趨勢，誰也阻擋不得。

諸位在新亞求學，將來畢業到社會上，該把此力量放開，放射到社會各部門、各階層中間去。若認爲只在新亞這環境內，才能講中國文化，離開新亞到外邊去，或如三校聯合來辦一大學便不能講中國文化了，如此般的來講中國文化，試問又有何用？正如我們在溫室中栽花，儘管水份、陽光都充足，但仍要遷植到空曠的大自然中去，牠的生命才能真旺盛、真壯健。又如諸位一定要從家庭跑到學校，又從學校跑進社會，然後諸位的生命才能開展。學校也是如此。

從今以後，新亞的責任將會更重大。若說外面有力量要來改造我們，這只應促進我們之更努

刀，不應便能約束我們之更前進。學校猶如一私人般，總要開了門，跑向較大的場合中去。這一轉變，可說其意義爲私也爲公。儘爲公，也不可把私抹殺了。抹殺了那私，又是誰來爲那公呢？但儘爲私，也只能在公裏去發揮。公私相成，而非相滅相消。若我們必要躲開公來完成私，其實無公也就無私可成。

今天的我們，正不必擔憂到外面，我們要擔憂的還是在我們內部之不夠健全與不夠理想。諸位在學校，只要能注意自己品德、學業、身體方面之鍛鍊，將來進入社會自可無往不利。個人如此，團體亦然。我們亦許會碰到困難，但我們不是常說嗎？生命愈奮鬥，將愈見有價值。無奮鬥的生命，終將萎枯而死。生命必然要奮鬥，個人、團體皆然。縱使一個人死了，或如說我們學校關門了，難道就算一切完了嗎？人死還得留給別人來批評。不是我們今日尙還批評到許多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嗎？人物愈大，所遇困難也愈大。如孔子、釋迦死了，他們當身及時的問題，至今仍未獲解決。他們死了，自然無法再奮鬥，但不斷繼起有人來接續他們的奮鬥，爭着爲他們求問題之解決。我們由大推小，若我們能自信新亞這十三、四年來確有其意義與價值之存在，我們縱遇困難，縱說有些不能由我們自己及時解決，在後面，也會有人來繼續我們之奮鬥，代我們求解決。

也有人曾問我，是否新亞以前的畢業同學比現在的成績更好些？我否認這一說。我們在桂林街、嘉林邊道時，確也有些成績。在畢業校友中，現在在美國大學任教的已有兩位。在這裏，港大一位，本校一位。暑假後，將有一位從耶魯回來在我們外文系任教，一位赴馬來亞大學，另一位去南洋大學。可見我們以前的新亞，雖沒有掛上大學招牌，並沒有現在的新校舍，也沒有現在這麼多教授，但的確栽培了一些好人才。現在，我們環境轉好，教授陣容加強，我們應該可有更多的表現。譬如今天在此要頒發的獎品中，有一項作詩優勝獎，得獎同學的作品，今天在報上也發表了。詩的好壞留給外人批評，但這也是我們新亞的一種表現。大學生能在課堂上即席賦詩，而且不是偶爾一兩人如此，乃是一班一級都能如此，此在以往國內大學亦極難有。可見青年人本來應該什麼事都能做，他們每一人正如一大寶藏，而負責教導他們的教師，便是指導開發那寶藏的人。因此使我只想到我們當教師的責任之重大，以及教育事業之有意義與價值。只要我們真能自盡職責，我不感覺有甚麼其他可悲觀處。

我今天報告諸位，說我們到此刻已有七位畢業同學在各地大學中任教，這並不意存誇張，無非要勉勵今天在座諸位將來對社會對學術有貢獻，繼續為新亞爭光榮。我盼望在十年、二十年後，或許我們會說某某一文學家、史學家、或科學家、或某某一大人物是我們新亞栽培的。這些

氏的論語譯本作參考。他說：他將逐條筆記下我所講與此譯本不同處，將來彙齊寄與原譯人資其改正。但聽過幾月，沈先生的筆記停了。他說：相異處太多，除非從頭另譯。我爲此，打動了我作新解的念頭。

普通讀論語，總是讀朱注。但朱子集注成書，距今已七百餘年，有些我們應該用現時代的語言和觀念來爲論語作新解，好使人讀了親切有味，易於體會，此其一。清代漢學盛興，校勘、訓詁、考據各方面，超越前代甚遠，朱注誤處經改正的不少，我們不應仍墨守朱注，此其二。各家改訂朱注，亦復異說紛歧，我們應折衷調和以歸一是，此其三。我立意作「新解」，主要用心，不外此三點。

我刻意寫一通俗本，用最淺近的白話來寫，好使初中以上學生，人人能讀。爲求簡要，把漢學家繁稱博引的舊格套擺脫了。雖亦博綜諸家，兼采羣說，但只把結論寫出，沒有枝葉煩瑣。我又模仿西方人繙譯新舊約，把論語各章全用白話繙出，好使讀者看了一目瞭然，再無疑義。這是我寫新解的體例。先列論語原文，其次逐句分釋，又其次總述一章大義，最後是論語本文的白話繙譯。

王貫之先生知道我草創新解，每兩週便來把我寫出的幾章要去，分期刊載在他主編的人生

還不如改變計劃完成我的論語新解，對己對人，或許較有意義，較有貢獻。如此心中往返打算，終於把這一問題決定下來。從三月一日起，把閱讀西書的計劃全放棄了，來繼續論語新解的撰述。

論語全書二十篇，共四百九十八章。我先計算：儼每天能最低限度寫出新解六章，每週以五天計；因週末和星期日，一則多應酬，二則我要撥出時間出門到處遊覽。如是每一月作四星期算，每星期作五天算，每天寫新解六章，一月當可寫出新解一百二十章。我預計在新港尚有四個月停留，到六月底，豈不把全部工作可告一結束了！但我又怕事先預定，並不能如此般樂觀。因把在四十二年所成舊稿，共一百零二章，儘快先校讀一過，略事修改，即直從第一百零三章開始。如是一面可以逐漸集中精神，把我的興趣和注意力引起一頭緒，一面又可減輕我工作份量四分之一，那就準不致有失敗。

我在三月一號和二號兩天，打開舊稿，一面讀，一面改，儘兩日夜之力，把此一百零二章約略改過。三月三日起，正式繼續寫新稿。那天正逢大雪，竟日徹夜沒有停。我已整整十二個年頭沒有見過下雪了。只有民國四十三年，在日本東京，臨走前的一下午，寒雨中夾着下過些微薄雪片。今天見此大雪，心情十分愉快。窗外隔一馬路，是一大停車場，到薄暮時分，近百輛汽車全

遊程，逕返香港。我知道一返香港，生活又會冗雜。因此只有將新解的全部初稿，在美國一氣趕成，留待返港後再零碎絡繹修訂。

我是在是年十一月，卜居沙田，地僻較易得閒，到寒假，又把新解全稿拿出再整理。我寫新解，雖說是義理、考據、辭章三方兼顧，主要自以解釋義理爲重。雖說不墨守朱注，主要還是以朱注爲重。我此次補訂，先把朱子語類關於論語的幾卷，通體細讀一過。因語類在朱子注論語以後，有些處和他初注論語時見解有不同。有些見解不斷有改變，但可惜有許多重要異同，不能放進我的新解裏面去，這是爲著書體例所限。我爲論語作新解，只重在解釋論語原文之本義。其引伸義、發揮義、相通義，乃及其他問題，並非不重要，但不能闖入我新解書中。我逢初稿應修改處逐條修改以外，其餘意見，曾寫了一篇從論語朱注論孔孟程朱思想異同一篇，刊載在美出版的清華學報上。

我讀完朱子語類論語之部，將我新解有關各章，再有所修改外，又將我新解全稿，逐篇逐章細讀一過。覺得我全稿前後文體尚有不純，尤其是最先完成的一百零二章，在美國只匆匆修改了兩天，顯與此下文體有不類。而一百零二章以下之最先幾十章，其文體也和前一百零二章較近。較後則文體較爲簡淨，因此又把全稿的前半部在文字上多加了一番刪潤。

旬，我把家中書房和客廳對調了一下，書房擴大了，我好靜下做工夫。那知九月一日的大颶風來了，沙田受災最重，我家大門吹開了，大門旁的新客廳，風雨縱橫，受打擊最重。新書房的屋頂也掀破了，大雨直注，我冒着險，從走廊衝進書房，把我的新解全稿搶救了。幸而我事前把客廳和書房對調布置過，否則若我把此稿放在原先舊書房，可能風吹漫天飛，全散失了。可能雨打成爛紙，鋼筆原稿和原子筆的改稿，全模糊不易辨認了。

經此颶風爲災，我家搬下樓去，在別院住，我放一大書桌在樓上原來臥室中，桌上只放我新解全稿，及從日本買來的幾部新的參考書。我只要不到學校辦公，便一人踱上樓，靜心做我對此稿最後一次的校閱。這是我三年前離開新港後，又一次意外獲得了一個好環境。至今回想，四十九年三月三日在新港的大雪，五十一年九月一日在沙田的大颶風，和我從事撰着此書先後結不解緣，正好遙相映照，留作我私人的一番回想和紀念。

我從日本買回來的三部書，第一部是伊藤仁齋的論語古義，第二部是物茂卿的論語徵，第三部是安井息軒的論語集說。這三部書，正好代表着日本學者治論語學的三階段。東瀛學風，本和我大陸息息相通。伊藤仁齋的書，篤守程朱理學家言。物茂卿的書，則相當於我們自王船山下至毛奇齡與戴東原，有意批駁宋儒，力創新義。到安井息軒則受清代乾嘉以下漢學家影響，實事求

是，在訓詁考據上用力，而重返到漢唐注疏古學上去。我按着三書先後次序，逐章分看，正如把朱注論語下到近代此數百年來，中國學術界漢宋之爭的舊公案，重新在心頭溫一遍。我如此般讀過一章之後，在我心中對此一章自然會浮現出一番見解來。然後我再把自己原稿翻出再讀，有的是我此刻心上所浮現出的新見解，和原稿見解還是相同，那就算把我原稿通過了。也有的是新舊見解大體相近，只要在字句上稍加增刪便可過去的。也有時發現我原稿見解，或許因當時參考材料出此三書之外，或許我當時思索較之當前更細密，更周詳，而認為原稿意見實是勝過了我此刻的意見的，那真是一番喜悅，而且是喜出意外似的叫我高興。但也有時，我發覺原稿舊見解和我此刻的新見解正處在相反之兩端，那就爲難了，不得不爲此一章從頭再作深思。本來論語儘多異解，我以前是主從甲說的，現在又想從乙說，其間取捨抉擇，煞是不易。有的經過內心私下再三思辨，終於捨棄了舊見解改從新見解了。亦有的經過再三思辨，終於決定仍從舊見解，而放棄了新見解。但也有已從新解，再經幾天思考，又改從舊說的。也有已留舊說，再經幾天思考，又改從新見的。也有幾章，在自己新舊見解衝突，異說分歧，十分難解之際，而忽然悟出一番新義，自謂能超出以往舊見，更有新得的，那又是一番喜出意外的喜悅。直從九月十月到十一月，那三個月，我常一人，或半天，或全天，獨坐空樓，已涼天氣未寒時，下簾寂寂，至今回味，仍感

到樂趣無窮。

到十二月，破樓修理完竣，我們把家再遷回樓居，但那時我的新解全稿，早已校讀完畢了。照理，我該可把全稿付排了。但我想，此稿付排，我仍有最後一次的校字工作可做，或許到那時又可能發現幾許錯誤應改正處。若此刻即去付排，我正滿懷歡喜，怕不易發現自己錯處來。因此決定將此稿再壓幾個月，待我對此稿的心情冷一些。在今年暑假前開始發排，果然，仍發覺有許多文字義理未妥須修改。中間我去臺北一個半月，此稿的排樣亦郵寄臺北去。這一個半月，臺北天氣極熱，我在旅居生活中，又極忙亂。但校此稿，又有兩章，徹頭徹尾改動了。直至此刻，全稿已校過十分之八，尚餘十分之二未校。但因前面改動，牽涉到後面，至少後面有一章未校的，臨校時，我將添進兩句，而此兩句則是頗關重要的。默計全稿，我在此次最後校字時，又已改動了十章左右。可見過些時，說不定，又會發現需改動處。但對此稿，我總算已盡我心力。一待正式出版，我想再要由我自己來發現錯誤，其事當更不易，則只有希望讀我書的多了，自會有好意見絡續來告訴我，我且留待此稿再版三版時，再有所訂正吧！

下

以上敘述論語新解完成之經過，以下略告讀者所應注意之一點。去年我寫論語讀法，已將論語應注意處約略提及。此下則專就一點言。

王貫之先生知道我新解已付排，他來要一份清樣，他說將擇要分期刊載於人生雜誌，爲吾書作介紹。我想書已付排，出版在即，何必再浪費人生寶貴之篇幅。但貫之意極誠，來索再三，不得不應。待人生各期把新解擇錄刊出，我也按期翻閱，一面心佩服貫之之作事不苟，所摘錄的確也化了一番心。但另一方面，我卻別有感想，便是此下所欲申述者。

一般人總愛說「儒家思想」或「孔子哲學」，當然論語是關於此方面一部最重要的書。但我常感到中國思想，其從入之途及其表達方法，總與西方的有不同。西方一位大哲學家的思想，總見其有線索、有條理、有系統、有組織。他們提出一問題，關於其所用之名辭與觀念，必先有一番明確的界說。他們討論此問題，千迴百折，必有一項明確的結論。讀中國書便不然。即如論語，頗不見孔子有提出問題，反復思辨，而獲得結論的痕迹。若我們依著研究西方哲學的心習來向論語中尋求，往往會失望。

讀論語的，都認爲孔子思想主要在講「仁」與「禮」。但孔子對此兩名辭根本不見有何明確的界說。直要待朱子作注，才爲此兩名辭定下界說來。朱子說：「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又

算能知禮守禮，何人便是不知禮不守禮。凡屬論語中講禮處，全從具體的實人實事來講，更是顯而易知了。

我們今再從此推說，便知全部論語，最多是在講具體的實人和實事。若忽略了論語中所討論到的具體的實人和實事，則全部論語所剩無幾。我們儘可說，全部論語則都爲討論這些具體的實人和實事所包括了。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儒家思想主要是在具體的人和事，而孔子論語則爲此下儒家思想之大本大源所在。即如宋明儒言義理，其實也只緊扣於具體的人和事上而來討論其義理所在。若抽離了具體的人和事，超越了具體的人和事，憑空來討論思索，那便近於西方哲學思想的格套。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主要是從具體的實人和實事上思入的。及其表達出來，亦仍大體不脫離於具體的實人和實事。先秦儒家如是，漢唐諸儒亦如是。後來宋明理學家言，大體還是如此。而大本大原則在孔子之論語。

我們若明白得此意，來讀論語，自應更多注意到論語中所提到的許多具體的實人和實事，卻不應憑空思索去求瞭解。因此講求孔子思想，不宜脫離人事。我們自己思想，若要遵從孔子道路，也該從具體人事作爲出發點。近人都已說中國思想是一種「人文思想」，也便是此意。

節，然他章有不是小節而與此章類似的，那就更費斟酌了。

又如「子路問成人」章，孔子意究竟是須兼有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此四人之長，而再加以「禮樂」之文，而始可以謂之「成人」否？朱注是如此說。然或說則謂下文「亦可以爲成人」，從「亦可以」三字，謂可見只具一人之長已足，不必要兼四人之長。然朱注亦未嘗不注意到此「亦可以」三字，故曰：「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不足以語此。」此章實極關大義，非「童子將命」章可比。然欲定此章之真義，考據訓詁之爲用皆有限，非作注者自有一番義理作抉擇不可。朱注之所以獨出古今者正在此。由此可知我們固是要讀論語來通義理，但亦要通了義理再來讀論語。讀了論語再來讀羣書，此是初學者的門路如此。但又要讀了羣書再來讀論語，此則是成學者之所當務。此層尤不可不知。

故知讀論語，每章各有一番義理可尋，不得謂遇孔子論「仁」論「禮」諸章始有義理，其他各章可以擱置不問。而每章儘多異說，多見一異說，即多觸發自己一番義理見解，切不當暖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但異說亦當定於一是，此所謂「一是」，則指論語原文之本義言。然求論語本義，則主要須用考據訓詁工夫。否則儘說得義理高明，卻可與論語本義有背。然亦有時，考據訓詁無可用，非用讀者自己識見不可。否則終無以通論語之本義。故讀論語，有易讀處，有難讀

處，學者貴能由易及難。但今爲論語作解，則難處易處全解了，此則貴學者之善自研尋。我作此新解，每多存異說，而於異說中必抉擇一是。我之識見果足以勝此任否，惟有更待讀吾書者之再作辨認。我所謂讀論語必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顧，而義理則更其要者，其用意亦在此。決非謂不顧考據辭章而可以憑空求得其義理之所在。更不謂求義理者，只挑讀論語某幾章已足。此意極關緊要，不得不在此鄭重提出。

今貫之先生爲我選載於人生雜誌之諸章，似乎都選載些近似於憑空發論者，又多載我在此一章之後綜述其大義者。擇要誦讀，亦是讀書之一法。專心先求大義，且置考據辭章之瑣末，此皆未可謂非。但若專一從此路進，則又近於只要討究孔子所抱之一番哲學思想，而非研尋孔子所提示之人生義理。如是則似乎也把孔子看成一西方哲學家般。此處差之毫釐，是會謬以千里的。讀論語者不可不戒。程子說：「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又說：「讀論語，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程子此兩番話，只有從人生義理上去讀論語，始可瞭解得。若真瞭解得須從人生義理上去讀論語，則自然會遵從朱子所說，平鋪讀，循序一章一句讀。且莫認爲論語說到「仁」字處在講仁，不說到「仁」字處即與仁無關。更莫認爲訓詁考據工夫，

學的一部份，變成爲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了。從前是私立，將來是公立，其間有很大的分別。

新亞既與其他二校組織成中文大學，慢慢地，隨着一年年時間的過去，大家的想法會與從前不同。現在諸位想的是三校聯合成一中文大學，將來則變成中文大學中有這三間學校，此是一定的事。譬如今年我們新同學，參加的入學試，是由三校聯合招生的。明年將是中文大學的入學試，取錄後再分配到三校。今夏剛畢業的同學，參加了三校統一文憑試，明年畢業的，將要參加中文大學的學位試。考試合格後，將具有兩項資格，一是新亞的畢業生，一是中文大學的畢業生。較重要的，自然是中文大學的資格，只是他在中文大學中的新亞書院畢業。從這一點，可知將來我們在學校之上，有了一個與其他二校共同的組織。譬如現在中文大學要請一位副校長，一如香港大學般。自然，他日也會有大學本部、校務會、教務會等行政部門，此乃在新亞之上，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將來三校的教授，慢慢地會變成中文大學的教授了，只是分別在崇基、新亞、聯合任教而已。

從前我常告訴諸位說，成立中文大學與諸位沒有多大關係。今天我要告訴諸位新舊同學，要了解將來學校的性質，以及諸位的雙重身份，即是中文大學的學生和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學生。

們的經費始終沒有一穩定的基礎。今後通過香港政府的法律，全港的居民支持這間大學，新亞的基礎比較穩定，不要我們再用大部份精力來向外籌經費。爲學校長久打算，我們只好把此學校送給公家辦。

或許諸位因此會問，我們既變成爲中文大學之一部份，地位與其他二校相同，上面又有大學本部統制着，則我們常說的新亞精神仍能存在嗎？剛才諸位唱校歌，其中有所謂「新亞精神」。精神不比物質，可以長期擁有，經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不朽不壞，日新創造。但今天精神好，明天可能不好。諸位若能懷念以前的新亞精神，要延續它，就不能不時努力來創造新亞精神。從前我們的精神，表現在拿八百塊錢來辦一間學校，用三千塊錢來支持它。外邊人說：「他們用這麼少的錢來辦學，真夠精神。」現在我們的物質條件增強了，經濟來源充裕了，是否我們就會沒有精神表現呢？我來說一個譬喻：隆冬的天氣，風雪交加，一個人能在這樣的天氣下穿很少衣服，吃很少東西，一樣做事，別人說他有精神。一旦把他放進一間暖氣間裡，穿上溫暖的華服，給他吃豐美的大餐，他會說：「啊！我現在沒有精神了。」這豈不是怪事，只是自欺欺人。把沒精神的罪過，諉之於外面的環境。在我想，此人若真有精神，饑寒交迫中，固可有精神，溫飽了一樣可有精神。而且他的精神，只該更好，不該轉壞。

這位同學跑上課室講壇，對一班初中學生大講其中國文化和道德觀念，卻不注意課本和作業。他本是一好學生，但他教書卻失敗了。在此我要提醒諸位，所謂學校的理想和精神，不是常懸在口上作話柄的。我們總不能擔着一面大旗，四出宣傳說：「我們新亞是講中國文化的。」中國文化一樣脫離不了學問的眞成績。

我說課程學術化，是諸位在課堂上，課堂外，都能培養獨立研究的精神，自己尋向上去。先生在課室講二十分鐘，我們便要在課外研究一小時到兩小時。師生之間，不但在課室內應合作，課室外也要有談論切磋，以求培養出學術風氣。這纔真是此下新亞的精神和理想。

第三、生活藝術化。

所謂藝術化的人生，就是要有禮樂的人生。上次新禮堂落成，我曾說過，希望我們在學術研究外，能有禮樂生活。惟有這樣，人生才能美滿。

我們要在這三件事上，實現我們的理想，所謂「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我們學校從此仍在一條「路遙遙，無止境」的新路上，仍是「手空空，無一物」。但正在這裏，可以表現我們的理想，創造我們的精神，讓我們在此三方面繼續努力吧。

回想我們新亞，從桂林街開始，到今十四年。此十四年中，不能說我們沒有變化，沒有進步，沒有成就。若我們能照以往般繼續努力，繼續進步，再過十四年，那時新亞之成就，較之前，應該又是一番景象，又是一番規模。到那時，新亞之進步與成就，便都是中文大學之進步與成就之一部分。

歲月悠長，十年二十年，對一事業說來，真如一刹那。所以只要此事業開始，只要此事業能維持永久，只要參加此一事業的能大家爲此事業而努力，此事業必會帶給我們社會以無限之希望與無限之貢獻的。我謹以此來慶祝中文大學之成立，並以此來策勵我們新亞的同仁與同學。

孔誕暨校慶紀念會講詞

民國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天是孔子誕辰，我們中國社會定這天爲教師節，我們學校同時定這天爲校慶日。我們希望學校能具有孔子的教育理想和精神，拿孔子之道來做我們做人最大的目標和方向。

去年今日，我寫了一篇文章登載在雙周刊上，勸我們同學讀論語。那時我的論語新解還未付印。當時我滿以爲今年今日我的論語新解準可出版，但由於印刷延期，出版也延期了。今天我又寫了一篇文章登載在雙周刊第六卷第八期，略記我寫論語新解的經過，及關於此書之讀法。我希望此書出版，諸位能人手一冊，大家好好去讀它，這是我們慶祝孔子聖誕一件最有意義的工作。

今天我再講一些別的話。前幾天，有幾位德國青年學人來香港，是特地來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學術的。他們在此見過好些人，離開香港還要去臺灣。他們也來學校見我，向我提出幾個問

孔子所講做人的道理，約略說來，可分四項：一家庭，二社會，三政治，四教育。生下即在家庭裏。到長大後，便進入社會，有鄰里，有朋友，有職業團體，此等皆可包括在社會一項目內。每一社會也必有政府。又必有先一輩的如何來教導年輕的後一輩。此四項，是孔子所講做人的道理中比較最重要的。

他們繼續問第三個問題說：「孔子所講的道理，什麼是今天可適用的，什麼是不適用的？」其實此一問題，還和第一問題差不多。我的回答，也和回答他們的第一問題差不多。我舉例說：孔子講家庭，在當時，尚是封建社會的貴族家庭。但到東漢以後，出現門第家庭。唐以後，直到清末，中國是一科舉社會發展成小家庭。雖然歷代家庭不同，但主要還是一家庭。孔子所講關於如何處家庭的道理，今天我們仍還遵行着。孔子所講的家庭，其中心不在夫婦，而更要在父母與子女。如看重了夫婦關係，而忽視了父母和子女的關係，這便要變成爲今天西方的家庭了。在中國，夫婦關係並非不重要，但夫婦比較近似於朋友一倫。其在家庭中，則父母的意義勝過了夫婦意義，那就不同了。在中國社會裏，有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之分別。古代多離婚，直到宋代尚多寡婦再嫁，如宋代最有名的大人物范文正公，他母親便是再嫁的。我家鄉蘇州，盡知范文正有兩父，本生父姓范，後父姓朱，並不認爲是異事，而且認爲是佳話。因此知道在中國，夫婦一

主義和民本精神的，所以中國歷史上雖永遠有一個皇帝，也和西方傳統中的帝王專制不同。將來中國人運用孔子之道來配合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會另創一種新民主。這一層，只有孫中山先生早已見到。他所講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便是要創造一個以中國歷史和孔子思想來配合現代西方民主政治而成立一新民主的理想與制度的。將來中國的新民主制度，是否即是孫先生所講的一套，我此刻不敢斷言。但必不會遠離孔子的思想，則是顯然的。若遠離了孔子思想，即與整個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脫節，仍然是不行。

至此，他們提出第五個問題來，他們說：「你們將如何來培養此下社會上的領導人才呢？」這問題，其實仍是承接上面的政治問題而來的。

我答他們說：今天西方的學術界，正是盛行專家學者的風氣。科學方面注重專家不必說，即人文學方面亦重專家，如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藝術家等，於是從事政治活動來領導社會的人，便成為另外一派，並須另外培養。如是，則那一派人豈不也就等於是另一項的專家嗎？

但在孔子的思想和教訓裏，沒有講到社會上應有一些專門在上層領導別人，和專門在下層服事別人的領袖與羣眾之嚴格分別。只要他是一君子，他便可有領導別人的資格。而君子又不一定要在上層領導人，也可在下層服事人。所以孔子所講，只注重如何做人，能做人便能處人羣，不

只要從聯合國組織逐步向前，國際界限可以逐步解決，而成為一世界性的國際而走近孔子的大同思想的。其他如交通與工商業，又如學校與各項學術研究，都可逐步走向世界性，這都不成問題。但有一件事，怕甚難表現世界性的，那便是宗教。西方人信耶穌，信天主，但亦有新舊教之分。其他尚有回教，印度教，佛教等。彼此皆各有壁壘，極難融化爲一。只有在中國，孔子之教本具有世界性，他向人說道，近似一宗教。但孔子之教，沒有像其他宗教之排他性。很多中國人尊重孔子，但同時亦信耶穌或信佛教，不相衝突。因此任何宗教來中國，都可和平相處。若是在外國，一個人要同時信耶穌，又信佛教，就很難。一個社會要佛教、回教、耶教同時流行也很難。將來世界走向大同，只有宗教壁壘打不破，那是一大問題。我想惟有我們的孔子，他的教訓自可普遍教訓全世界人類，像一大教主，但同時又可以融和各教使互相不致發生大衝突，那應是中國孔子對此後世界一大貢獻。

任何學問可以有專門，如學歷史的可以不研究物理、化學。如學物理、化學的，同樣可以不過問歷史。任何一項宗教，也可各別信仰。如信了耶穌，可以不信釋迦與穆罕默德，信了穆罕默德，也可不信釋迦與耶穌。但孔子教的是我們做人的道理，只要你在做人，便同樣該接受孔子的教訓。如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這兩句話六個字，不管你是什麼人，信那一宗教，學那

關於我的辭職

民國五十三年一月

我此次向董事會提出辭職申請，學校同仁同學，有些感得很突然。其實此事我存心已久，理由也極簡單。我性近講堂教課和私人研究，不喜行政工作及人事處理。回憶十四年前，流亡來港，當時在不尋常的心理狀態下，經幾位朋友迫促，答應擔任校長名義來創辦此學校，也只是暫時事，認為過些時，便可交卸讓別人擔當。不料此學校一開始，艱難萬狀，不好中途卸肩。我常說，只要新亞能不關門，我必然奮鬥下去。待新亞略有基礎，那時才有我其他想法。這些我們學校最早幾位老同事是知道的。後來新亞獲得了雅禮的合作，我想我擺脫行政職務的機會快來了。有一次，學校舉行畢業典禮，借協恩中學的禮堂，我在講演中說過一段話，大意說：以前學校用着我長處，以後學校將用我的短處。所謂長處，在我年輕時，即服膺前清曾文正公「紮硬寨、打死仗」這兩句話。我幼年做學問，即用曾文正此六字訣。我在新亞，也用此六字打熬。此下情形

口頭禪，說新亞像是一個大家庭。但我平心說，那時此種校風，到今天若說還沒有消失，至少已經打了一大大的折扣。此後能否繼續維持此一種校風，實屬疑問。這就是說，我們的校風至少尚未養成。

有些先生說：只要讓同學們把全部精神都集中在書本上，對其他方面便容易管制。這一層，在我本人並不很同意。我一向總勸諸位，不要太看重學科的分數，和畢業後的那一張文憑。若僅僅懂得重視分數和文憑，縱使全校同學無日無夜都埋頭在書本裏，也不得稱之為好學風。我所要提倡的學風，其意義與精神，決不是要大家爭分奪秒搶文憑。當知我們來學校，尚有遠超乎分數文憑之上的當追求。我所想像的好學風，也應包括有好校風。我所想像中之好學，應包括在做人之內。只要他是一好人，自知好學。若其人本身不好，儘向學，也徒然。

從前我們沒有校舍，沒有圖書館，現在我們都有了。從前我們文、商兩院，沒有藝術系，沒有工管系，更沒有理學院，沒有理學院各系的實驗室，現在都有了。可見沒有的，我們可以叫他有。在我們參加了中文大學之後，逐年一切的進展，此刻尚未可知。然而這些縱屬重要，我認為更重要的，則是要有一種良好的校風與學風。有了這一種良好校風和學風，我們才算有了精神，有了理想。我們又要能永遠保持此一種特殊的風俗。舊同學走了，新同學來了，內部人員雖變，

仍然是這一個新亞。已畢業的校友跑進社會上，要使社會上人能說，「這是新亞的學生」，這才是新亞之正式成立。否則新亞豈不僅是一塊招牌、一所建築和一羣人之集合。那是徒具軀殼，沒有靈魂的。那是徒屬物質，不見精神的。

此刻中文大學成立了，大家都很熱烈地慶祝。但是在此大學中，要有我們新亞這一份，要有我自己，要不失我自己。此刻我們究竟好不好說已有了一個新亞呢？縱說有，恐怕亦只在孩童時期，尙未能形成一種新亞的特殊風格。如是則看見人家做什麼，我亦做什麼，有一新亞和沒有一新亞豈不差不多。我不是說，新亞一定要比別人強。但我們應該自立，自成爲一新亞。這需要我們創造我們一個特色，使新亞能確有其所以爲新亞者。這是我們遠在十四年前，創造新亞時所本具的理想，所本有的精神。此刻還是我對新亞所抱持的期望，讓我們在參加中文大學後，再從頭做起吧！我因此希望大家不要太看重外面的物質，而忽略了內在精神。大家振奮團結起來，愛護學校，敬重師長，共同向此一目標而邁進。

謂已盡了培植人才之責任。我所以要特別提出此問題，因有一層我必須連帶聲明，我認爲一所大學，其主要的理想，決不在頒發文憑，而是要培植社會後起人才，爲來學青年創造一個理想將來。

什麼叫做人才呢？人才的標準應該是純客觀的。其人對社會有貢獻、有作用，才可被稱爲人才；若對社會無貢獻、無作用，斷不能由他自己或少數私人，私自捧他當人才。或許諸位說，使我在社會謀一職業，此一職業即是我對社會之貢獻。此語也有理，並不錯。但諸位須知，人生在「職業」外，又該有「事業」。職業與事業，又從何處作區別？諸位當知，職業往往是社會所要求於我的，而事業則是我在此職業上善盡責任外，又能自我貢獻於社會。一是「職業」爲主，而另一則是「我」爲主。譬如：一間工廠招聘一位工程師，這工廠所要求於此工程師者，其實只是些當前一般工程師所應盡的責任，如何指導使用各項機器，或保護各項機器等。此是工廠所要求於此工程師的，也可說是工程師在其職業本份上所應盡的責任。但他可能於各項機器中有新發現，有新理想，能設法去改良或創造。工廠雖是對他没有此要求，他却自動自發地作此貢獻。當知此非他的職業本份上所要求於他的，而是他對此工廠乃至對整個社會與工業上有此貢獻，這便是他的一項事業了。

又譬如學校請一位先生擔任某一課程，他所教的學生對此課程能考試及格，似乎此先生的責任已盡了。然而這位先生除卻督促學生在本課程之進修外，他還能使青年在理想上、精神上、人格上，有所感召、有所啓示、有所扶掖、有所獎成。這樣的一位先生，他不僅是經師，更成爲人師。不僅是一位教授，同時更成爲一教育家。教育則決不僅是一職業，而顯然是一種事業了。

在社會上，每個人都可以在職業外有事業，並可即在他所擔任之職業內有事業。諸位能在新亞畢業，當然我們首先希望諸位各能得到一份相當的職業。其次，便該希望諸位能有一番事業，對社會有貢獻。但在學校的考察上，則只能憑他的考試分數定等級，給文憑，卻不能定要在有關事業貢獻的一面督促他。諸位當知，諸位在學校畢業，拿到一張文憑，要在社會上謀一份職業，實也不是一大難事。到此學校責任已盡，而社會對諸位要求的，也止於此了。諸位似乎儘可在本分職業上盡了責任，便於心無愧，不再多管。然而論到社會本身，則決不能就此作罷。社會需要能不停的改革，不停的進步。因此社會上不能專有職業人而無事業人。若此社會人人只知有職業，不知有事業，此社會自會不斷墮落，不斷破壞，到後來，連各人職業也發生問題了。但社會是盲目的，只要人當職業，不要人幹事業。因此事業必待人自發自動，有志願，有理想，有抱負，自主地向社會有貢獻。此等人和此等志願之培養，則最好應在青年期。因那時，其人尚未進

西方大學教育，職業意義超過人生意義。大學重傳授知識，講做人道理的則在教堂。其先西方大學本從教堂分出，在傳授知識中，本帶有宗教意味。現在西方社會的教堂，也還可以彌補他們學校教育之偏缺。但在中國，一向是教學合一的，學校教育中兼帶有宗教情味。今天東方的教育，在知識傳授上趕不上西方，而又沒有崇高的理想與信仰，多開學校，多發文憑，便多增加失業與失望。但若我們的教育，能直接上中國文化傳統，先生不只是經師，而又是人師。不以謀職求生爲教，而以立德、立功、立言爲教。教育發揮，自可適合中國社會，也能趕上西方境界。多發文憑也儘無礙。因來受教育的，其志向本在事業上，能幹事業，那愁沒有職業？只不要專在職業的物質報酬上相爭便好了。我們一向說要提倡中國文化，這裏也是一大關節，諸位宜細細體會。

我曾再三向諸位講，莫要太重視了那張文憑。我們新亞各位教授，在其任課方面之學識外，都還有其他值得諸位學習處。諸位在學科外，務須懂得精神、志向方面的培養。這是我今天所要特別提出的。諸位當知，事業應是平平實實的，別人看不見，而對社會有真貢獻。而且事業又是人人能做，又可以無入而不自得。或許諸位的經驗少，聽我今天這番話，仍有不易瞭解處。但諸位可從自己接觸到的學校先生以至社會上人，去審察，去評論，那些只是職業人，那些才是事業

人？諸位就可漸漸知道職業與事業之分別。此一分別，卻對諸位畢生前途，有莫大關係，務請諸位注意。

述樂記大意

民國五十三年三月

——爲新亞國樂會作

孔子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爲教，讀論語，孔門之重視於樂，可以想見。迄於西漢，「六藝」以稱古籍，然僅得詩、書、禮、春秋、易五經，而樂經則缺。惟小戴禮有樂記篇，相傳爲孝武時河間獻王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所爲。則距今當踰兩千年。或曰：樂記乃公孫尼子作。余爲先秦諸子繫年，考定公孫尼子爲荀子弟子，則在戰國晚世。

樂記爲中國言樂理最古之書，其主要論點，謂音樂起於人心，故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噀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惟其音樂原於人心之情，故音樂亦可以感召人心，有培養性情，移風易俗之效。故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

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於是而言音樂與世道之相通，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故中國古人之言樂，其重要意義，乃在人之德性修養，風俗陶冶，與教育政治相關聯，而並不注重音樂之藝術獨立性。此乃中國傳統文化以人文精神為中心之一種表現。

惟音樂在中國，自漢以下，實不能有合理想之發展。蓋因論樂理者，既以音樂歸屬於德性修養風俗陶冶之意義，士大夫之從事於政治教育事業者，不免失其急與大，後其緩與小，而不視音樂為首要之重務。於是遞降遞衰，音樂僅流為民間之一技，而士大夫之胥心政教大道者，每忽於此，循至音樂不於中國社會占一重要位置，亦固其宜矣。

朱子之論樂記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此見後之儒者，

中心，而始見其意義與價值。換言之，中國文化亦可說是以「人生」作本位。人生兼指個人的與大羣的，而這兩部分的人生亦自需融通爲一，可不詳論。此下我們將根據此講法，來引伸下面所講。同時，亦以下面所講，來證明上面這講法。

西方文化，比較與我們有一點不很相同處。人生本在宇宙自然之內，且爲宇宙自然中極微小之一部分。西方人好像偏重於先向外去探究自然，在對自然有認識瞭解後，再回頭來衡量和決定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如宗教，如科學，莫非先向外，然後再轉到人生方面來。在中國則先看重「人」，再由人而擴充到外面去。

二

古代希臘人，將宇宙分作真、善、美三方面。科學求真，道德求善，藝術則求美。這種三分法，逮至近世如康德，乃至最近，似乎無大改變。中國人看法，與此不同。似乎中國人認爲，凡是美的，則同時亦兼真和善。而凡是真的、善的，同時亦兼美。換言之，在此天地間，並無分別獨立的美。亦即是說，沒有離開真和善而分別獨立的美的一世界。所以在西方，美術可與科學、宗教三分鼎立，而各有其專門探討的領域。中國則仍是融通爲一，真、善、美應該同屬一體。這

多、一草一石，乃至一微塵，各可如此講。現代物理學家言，一原子之組織相似於一整個宇宙之組織，亦可謂是一物一太極。此一層，乃是中國人的宇宙觀及其人生觀，亦即是中國人之哲學。這些哲學觀念亦與前講文化體系一般，都是融通合一，即中國所謂之「天人合一」。

三

現在依上述兩點來談中國的藝術。我對藝術是門外漢，但不妨從門外來看門內，也不失為是一種看法。其他暫不講，單來講繪畫。也許會講得過於空洞，或過於高遠，但總可為諸位學中國畫者作參考。

說到繪畫，亦有兩方面：一是畫家其「人」，一是所畫之「物」。誰在作畫？畫的是什麼？我之所畫，不即是我，畫家與其所畫應有分別。但依中國人理想，則此二者仍當融通合一。若說：「因你能畫，故稱為畫家。」此是一說法，但亦可說：「因你是一畫家，所以能畫。」這兩句話所說意義不同。前一句話的價值偏重「物」、在外面，指所畫言。後一句話的價值偏重「人」、在內面，指畫家言。諸位學畫之目的，究在求為一畫家乎？抑求能畫一幅畫而已乎？此處所謂能畫，依佛家說法，則是所畫。「能」「所」應是合一，而實是能為主而所為從。應是先有能，始

有所。若說學畫，重於「所」字，則在我們應注意怎樣去學作畫的一切技巧與方法。若說成一畫家，重在「能」字，則試問我們於怎樣學畫之外，如何又有另一條途徑去修養成就爲一畫家呢？

這道理看似很難講，其實卻是簡單易明。猶如說到一政治家，請問是否一定要跑上政治舞臺，從事政治活動，做大官，才能或便能成就一政治家的呢？當知跑上政治舞臺，從事政治活動，做大官的，成大事的，並不即是一政治家。而理想的一位政治家，卻可以不上政治舞臺，不從事政治活動，不做大官，不成大事，而人人想望他應是一政治家。此一人跑上政治舞臺，從事政治活動，做了大官，才始可以有理想的政治事業之表現與完成，因他已先是一政治家了。至於教育家亦然。我們不能說只要從事教育工作的便都是教育家。此中道理，從深處講，似乎不容易。若從淺處講，卻人人可明白。

無論教育、政治、藝術，都是人的事業。事業必有所表現、有所成就。而表現、成就的，都在外。在那些表現成就之後面，則必有一個「主」，主則在內不在外，這即是此人。今我試再問，假定此人是一藝術家，他一生畫了千幅名畫，是否把此千幅名畫加在一起，就等於此一人了呢？這裏卻就大見有問題。如說孫中山先生和華盛頓，是否將其一生豐功偉業，擺在人面前的加起，就等於一個孫中山、一個華盛頓了呢？當知此說斷乎不是的。中國傳統文化主要看人，故

懂得什麼叫畫品。但作畫而進入高境界，則不能不論品。而畫品與人品，最後還是相通合一。這一層，大家應該特別注意。

中國人論畫，又重「氣韻」，南朝謝赫六法，首言氣韻生動，此「氣韻生動」四字，原本指人物畫而言。下及宋明以來，對山水、翎毛、花卉等，亦講究氣韻了。現在我請問諸位，欲求畫中人要有氣韻，而畫家本身其人沒有氣韻，則豈能辦到？故此問題，又要回復到畫家「人」的身上了。人生在大自然間，儼使自然只是一塊然大物，並無氣韻，人生其間又何來有氣韻？故此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一山一水，一花一草，都有其活潑生機，亦即都有氣韻。塊然大物有氣韻，一花一草亦有氣韻，此亦所謂「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畫家要能了解到此，自然其一筆一墨都能表現出天地間的氣韻生機，而此畫家之胸襟境界，以及其人本身之氣韻，也就不問可知了。

四

以上所論，只說要學藝術，得先要學做人。人的品格是大前提，筆墨技巧乃是餘事。故在超乎講究畫法之外，該是另有一套修養。茲且舉兩個故事來講：

空限制，詳觀其正、反、前、後，多方面去觀了，又須長時期去觀，又須能觀其大、與全、與通、與變。如此成竹在胸，乃始落筆。所以中國畫沒有陰影，陰影必是在某角度某時限中所有。中國人作畫，主張先得其全神貌，然後在全神貌中描出其一情態。此一情態，才是活潑如生。此亦是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中國人畫山水，決不是站在某一角度去畫，所以在一幅畫上，可以畫出羣山萬壑，可以畫出千曲百折。如此卻是畫的真山水。我們不能只看小天地，應放開眼光懂得看大天地。又必放進歷史時間，從悠久變化處去看，如是才能體會深刻。換言之，外面物象，並不易看，須要從多方面及長時間去看。如是始能「超乎象外，得其環中」。這是說，要跳出事物的囿限圈套之外，而後才能默會深察事物內在的神髓。宋人詩云：「道通天地有無外，思入風雲變態中。」這才是達到了觀大、觀全、觀通、觀變的最高境界。中國人寫字、作畫、作詩、爲文，以至參禪學聖，都是同此一道理。畫家說：「外師造化，內法心源。」這兩句話，要能把內在的心源和外在的造化融通爲一，那就是中國畫學理論中之顛峯了。

如是般的由觀而寫，寫生與寫意自可相通合一。正爲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所以無論一花一木，一鳥一蟲，鴛飛魚躍，翠竹黃花，道無不在。藝術家筆下一些小天地，小花草，卻能令人欣賞到天地之大，草木之繁。縱使是一門外漢，亦能目擊道存，不言而喻。所以在一畫家之專

養之意義存在。何以千卉萬草之中，梅、蘭、竹、菊四者，獨得稱爲君子？我們畫梅、蘭、竹、菊，當然不僅要畫得它像梅、蘭、竹、菊，還須畫得它像一君子，或說像一高人雅士。人中何以有君子小人之別，何以有高雅雅俗之分？此一見識，也就不容易。非有大修養，無法與他討論到此。此中有胸襟，有氣度，有風韻，有格調。諸君試從此參入，也可漸有所窺見。

或許諸位認我上面所講，不是在講作畫，卻是在講做人。但我們的理想，並不是只要培養出一些囿於一曲，僅能在藝事上依樣畫葫蘆的畫匠，而是要培養出一些大藝術家來。若真是一個大藝術家，則彼之品格，必然是卓然獨立，與眾不同。此必須有大體會，大修養，不是憑空可以獲得成功的。我盼望諸位以後多下工夫，朝着這條大道去開創中國藝術的新天地，使諸位將來成一畫家，也是中國文化體系中理想一畫家。而其所畫，自然也是代表中國文化的理想藝術品了。

格的規定。但通體看來，這一刊物經歷了六年長時期，不僅稿源不缺，而且各部門、各單位，還是能各有表現，大體上並不見有偏榮偏枯之象。這是我們值得自慰的第三點。

並且此一刊物，意外地能獲得學校外部讀者之重視。我們從各方面接觸所顯示，有不少能歷年愛讀本刊之人士，散處遠近各地。因此新亞在此艱苦的環境中不斷掙扎求生存求長進的一番經過，乃能獲得各地社會漠不相接的人士之關切與同情。這尤其是值得我們自慰的第四點。

我常想，由於一個人之精力意氣，來獨自支持經營而幹成一番事業的，其事若難而實不難。由於羣策羣力，和諧合作，而來幹成一番事業的，其事若易而實不易。此一刊物，已經有了它七年的生命，也可說其曾表現了一些小小的成績。但此一段生命，此一番成績，若要歸功於某一人或某幾人，此一人或幾人，誰也不敢居功自負。這是我們新亞師生在長時期中，所完成的一番共業中之某一鱗爪之表現。實值得我們新亞師生之深切體認與共同鼓舞。我希望我們新亞師生，在此刊物第七年頭之開始，大家能注意到此一點，而共同檢討，共同策勵。我們只要能有此一種羣策羣力和諧合作之精神，繼續不倦，益進益勵，則新亞前途，自有它的希望，而此一刊物亦必隨之有希望。

我敬告我們新亞的師生們，這一刊物是我們新亞師生們日常生活之一種表現，同時亦即是我

現實俗界言，確亦有此事。但現實俗界畢竟是一現實俗界，不能說人人都真是堯舜，不能說不識字的全都堂堂地做成了一人。

佛家亦說：「人皆有佛性。」但不能說凡進山門的全成了釋迦。基督教亦說：「人人都是上帝的兒子。」但不能說凡進禮拜堂的全成了耶穌。

又如說：「凡屬人類，全是平等。」此就理想真界言，應有此理。但在現實俗界中，究竟總不免有不平等。

而且此一現實俗界，也永不能全變成爲一理想的真界。此如人間究是一人間，斷不能把人間全變成天上。但此天上，也不是遠隔人間，也不是永不能在人間世中獲覩此天上。因此，在此現實俗界中，究竟還是有堯舜，有孔子，有釋迦，有耶穌。但此堯、舜、孔子、釋迦、耶穌，也究竟仍不能脫現實俗世相。

所以孔子說：「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魯人有獵較，孔子亦有獵較。釋迦有釋迦之生、老、病、死。在耶穌，亦接受了當時法吏之判決而上了十字架。

人類的最大希望，是如何在此現實的俗世界中，而表現完成出另一個理想的真世界來。做人的最高境界，是在此現實的俗人身上，而表現完成出另一個理想真人來。

一、此次大學延聘教授未規定年齡限制，因此楊先生雖已超過大學規定六十歲的退休年齡，而也提出了申請。

二、專家們認為楊先生和另一位申請人堪任教授。

三、一位英國專家認為楊先生的一種著作為第一流學術著作，主張在楊先生未退休前，應該予以教授之名位；另一位專家則說，若另一申請人稍遲方能到職，應先予楊先生以教授之名位，「纔算公平」。

穆向李校長申述意見如下：

一、此次大學延聘教授，既一再申明尊重英國專家之意見，則在楊先生尚未退休前，實應予以教授之名位。

二、此次大學所聘教授中，有一位已達六十八歲高齡，李校長聘其為 Visiting Professor 說明年限一年至兩年，楊先生年僅六十四歲，自新亞創辦迄今十五年始終在位，經歷了漫長一段的辛苦，何以反不能予以至少兩年之教授名位？

三、李校長所堅持要聘之一位，乃在美國某大商業機構任職，聞其所獲薪給，遠超於中文大學所規定之教授薪額，故此君不僅下一學年之上學期不能來，還可能根本不應聘。如此

何以不聘楊先生爲教授？

四、在大學任教授與在商業機構中任職性質不同。若必論在商業上之實際經驗，楊先生前在大陸時亦擔任過有名銀行經理多年。若論大學行政工作，楊先生駕輕就熟，而某君既無大學教課經驗，未必能保證其對大學學系主任一職之行政工作能勝任愉快。

五、李校長請某君來，不僅請其擔任大學之系主任，又擬請其主持創辦一工商管理研究所，此屬李校長到校以來，首先所欲創辦之第一個研究所。穆告李校長不如由楊先生以教授名位主持大學商學系之系務，請某君專以全力籌備此研究所，此兩事分則兩美，合則俱損。

但李校長堅不接受穆之意見，並要求親與楊先生面談。依原則言，此事自應在大學會議中決定，不應由校長與申請人兩面私商。但穆尊重李校長意見，亦未加以反對。李校長見了楊先生，告以若擔任教授，一年必需退休，若依然留新亞爲高級講師，彼可允其多留幾年。楊先生告以如當系主任兩年，彼可有成績表現，若僅當一年，匆促間恐難有成績。李校長與楊先生之談話，遂無結果。

事隔多天，李校長致函於穆並附首席助理輔政司魯佐之先生與彼一函之副本，大意謂政府方

無愧。否則即爲自欺，非撤回其抗議，即應自承其抗議之不當，但此均非穆所願爲。

我從旁聽到李校長告人，錢某只該退休，不該辭職。但我之辭職乃正爲表示一種總抗議，不僅爲反對徵聘教授措施之不當，有關創辦一所大學之理想與宗旨，有關創辦一所大學之一切應有的向前的步驟，乃及其他種種較重大的問題，至少李校長沒有和我商討過。我從旁觀察，有許多該向李校長進忠告的，也沒法進言。

我在此報告中，僅舉選聘教授一項，又特詳其關於楊張兩先生之事。在最先我本想對於選聘教授一事，盡我所知向李校長作諍友，首先遇到有關中文系的事，我自問我對此一方面之意見，宜不比英國專家之意見差得多，但我和李校長私自談話，乃及在會議席上公開討論，至少發言重複有四次之多，但關於此一事之意見既不蒙李校長採納，我乃退而思其次，凡李校長提出之人選，已得被分派的學院院長所接受，我即不願多表示異見。此非我對中文大學之故意消極，我只求大家和衷共濟，先在人事上求協調，不必多生爭端。但有關新亞方面的，我不得不站在合理立場，求一公平待遇。若並此而不可得，徒受厚薪，一切緘默，既對不起新亞，也對不起中文大學。在我心力已盡，則惟有辭職一途。謹此陳達，以求董事會諸公之諒解。

新亞書院董事兼校長 錢穆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日

年齡，但他有一兒子在校讀書，正好和我同年。更有比他年長的，最大的一個，大我五年。當時我即深深明白得一項道理，即不懂得如何做人，便無以為人師。此一道理，卻是直從我心底深處明白得來。到今五十三年，我對此番道理，深信不疑。我在新亞十五年，時時教諸位應知「爲學」「做人」並重，這決不是隨便說。我此番之辭職，在我是處處把做人道理來作決定。換言之，我要做一個人，便不該不辭職。若我此番不辭職，便和我平日所抱做人理想不相符。我之堅決辭職，只是要照我理想做一人。或許校內校外有人批評我，說我不該辭。這可能是我智慧不夠，判斷不當。但我此一番誠意，則終會值得人同情。

以上是我申述我此番堅決辭職之理由。諸位必會繼續問：「你辭職了，對學校影響如何呢？」關於這一層，我還得從遠處講來。在我二十歲左右，曾讀蘇東坡全集，中有一詩，當時給我甚深開悟。詩題現已忘了，詩中有一聯說：「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我對此一聯體會到，歷史社會事業，決不能由任何一個人獨自擔當。再過三五年，新亞應會在馬料水新址蓋起嶄新的校舍，這是大家可以想像到的事。

現在校內校外許多人，常把我和新亞書院聯合一併說了。我遠在十幾年前，即說此一觀念要不得。人生無常，而事業則貴能垂之久遠。若我個人真和新亞書院分不開，則是我辦理新亞規劃

言，不重在指身體言。

諸位莫誤會，認為我有意離開新亞，來再創一新亞，在我則絕無此意。我自十七歲到今五十三年，始終在教育界。由小學中學而大學，上堂教書，是我的正業。下堂讀書著書，是我業餘的副業。我一向不喜歡擔當學校行政工作，流亡來香港，創辦新亞，算是擔當學校行政了，那是在非常環境非常心情下做了。在我算是一項非常的事。這如戲臺上的客串與玩票，又如凌波扮演梁兄哥。我此下擺脫現職，自然仍想回到我的本行正業去。只我年歲日邁，此十五年來，對學業上不免更多荒疏。我有更多想看的書沒有看，更多想寫的書沒有寫。此下我將翻轉我以前所爲，以讀書著書爲正業，以上堂教書爲我謀生之副業。諸位或要想我已踰了退休年齡，但我的精力決不需退休，我的經濟亦不可能退休。諸位且看我此下如何去另闢生路吧！

在我此十五年中，雖說耗損了不少精力，究竟在書本外也增長了我許多真實人生的體驗和閱歷。而且用農業上輪種番休之理來講，我的精力在此處有耗損，但在別處有貯備。過幾天，我十五年來擔當新亞校長的畢業文憑拿到手，我的新生命開始，我的新精力又會復來。我立志想寫一部有關研究朱子的書，預期三年完成，縱不然延長到五年，此書定可成。我想此書完成，在中國學術歷史上，在中國文化教育上，決不比我創辦新亞或主持新亞意義更狹小些，價值更輕微些。

我此下若能安住在港三年，明年是三年級同學畢業，後年二年級，再後年一年級，我希望能以來賓身分來參加。更盼的是今天在座一年級同學到三年後的畢業典禮中，我能抱着我已完成的有關研究朱子的書稿來參加，那在我認為是何等值得欣幸的事呀！

我臨了還有一小節交代。聽說今天的畢業同學希望諸師長都穿博士袍服來應禮，但我不大喜歡穿博士袍，因我沒有進過大學，沒有寫過博士論文、參加過博士考試。我的博士名號，由人家贈送，未經我親身努力喫苦而得之，在我總覺不親切。我今天穿此綢大褂，卻是從前新亞一向舉行典禮時我所慣穿的一套。不知從那年起，新亞同學們開始要求穿學士袍服了，而教授們也都依隨改穿學位袍服。我今天則特地穿此綢褂來應禮，一則表示我回戀新亞之已往，二則這是我最後一次主持新亞的畢業典禮，不幾天，我即可身心放鬆。請諸位諒恕我，讓我今天起，即開始放鬆了。穿此綢褂，亦古人所謂「遂我初服」之意。我想，在諸位的畢業典禮上，亦不算得失莊嚴，失體統。

臨了，我恭賀今天的畢業同學們，大家前途無量。

七月十一日舉行畢業典禮，二十二日追記成文。

致雅禮協會羅維德先生函

羅維德先生並轉雅禮董事會諸先生公鑒：

蒙羅維德先生及雅禮董事會先後賜書，均已拜誦。高情厚誼，至深銘勒。

新亞於萬分艱難中創始，蒙雅禮協會熱忱協助，得有今日。穆願乘此機會再表示個人積年所抱懇切摯誠之謝意。惟新亞自受香港政府津貼以來，內部種種措施，不免多受牽掣，漸失自由。

新亞本係一所由理想而創始之學校，規模雖小，然凡所抱負，則求一本中國傳統文化，培植中國流亡青年，藉以溝通中西，為世界人類文化前途盡其一分之棉力。雖此十五年來，成績有限，然終不失為有此一段艱苦奮鬥之歷程，與其所欲嚮往之目標，以期逐步之前進，此層幸當為貴會諸先生所共許。乃此數年來，經濟不斷增加，而理想則不斷壓抑。循此以往，此項理想，恐不免於由窒塞而變質而終至於消散。穆為此深抱不安。因於前一年中文大學成立，即求辭去新亞校長職

務，以表示個人力不如志之苦衷。經新亞董事會，及學校師生，乃至校友會之一致挽留，勉強仍留職守。本期盡可能渡過三四年，到學校遷至馬料水新址爲止，或可爲學校稍爭其應有之地位與自由。乃不期此一年來，情勢更非，不得不臨時再申辭意。新亞董事會，及學校師生，乃及校友會各方面，知穆去志已堅，不再強留。在此時期中，適李田意先生過港，對種種情節，多獲聞知，諒其返新港以後，必對貴會有所陳述。此次穆之辭職，個人得卸仔肩，不復再受壓抑，堪爲私幸。而對學校，實未能善盡職責，積極向前，甚所內疚。

最近代校長吳士選先生赴美，由蕭約先生暫攝校務，一切近況，諒必有函隨時詳告。此後惟盼貴會仍本以前宗旨，繼續援助，俟新亞新校長物色有人，當能善爲調護，使此一文化新芽，不致萎枯，而終獲其滿意之生長。穆雖退職，苟能從旁對新亞有所貢獻，亦當勉力以赴，並以報貴會始終協助之美意。聞蕭約先生於下學年應有兩次休假，羅維德先生或可短期來港，穆萬分歡迎，屆時當再面盡親切此不觀縷。專肅復頌

公祺

錢穆拜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只一個對象。做人的道理，只是人與人之道。兒女對父母，父母對兒女。先生對學生，學生對先生。都是人與人。不比做事，對象各別。如在學校中做師長，教書雖好，但對學生沒感情，並不好。有的學生，書讀得好，但對師長無敬禮，並不好。這都是做人有缺。諸位試從這裏慢慢想，如我能做一科學家，或做一著作家，或藝術家，或能做大官，或能賺大錢，但卻不能好好做人，在家不能做好父母，出門不能和人做好朋友，如此之類也常有。

孔子講的道理，注重在做人。他講的是人與人相處之道，赤裸裸這人對那人。不論你是一銀行經理，今天來了客人，請到餐館一餐花了百元港幣，但他待客並不好。或是一苦工，今天碰見一朋友，請到茶樓花幾塊錢招待吃一頓，但卻很好。不能說請喫一百元就夠朋友，幾塊錢就不夠朋友。諸位懂得此中道理，便知地位、金錢、權力等等，不是做人必要的條件。諸位知道怎樣才是做人，便知一切外面條件儘可不計較。

難道不讀書就不算人了嗎？宋儒陸象山先生說：「我雖不識一字，也可堂堂地做個人。」可見你縱或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以至得到博士學位，也可還不是個人。因為這是兩件事。餓死溝壑，也可可是個人，而且可以是個數一數二的偉大人。反過來說，縱有百萬家產，也不一定就是個人。我講這些話，並不是勸諸位不要讀書，或勸諸位要在街上餓死，決不是。書讀得好，將來

中國人把「人」與「天」、「地」稱三才，這個世界，有屬於天的，有屬於地的，有屬於人的。我們應就天的世界，地的世界，來完成人的世界。中國人稱之爲「天人合一」。天地有道，人亦有道。這條人生大道寬平坦直，君子就在這條寬平坦直的大道上一步步邁進，舒舒泰泰的，坦蕩蕩的。做兒子，做父母，做夫婦，做朋友，在社會一切處做人，都走在此大道上。這一切，小人都旁看著。小人也不便是壞人，因其眼光小，胸襟小，氣魄小，才力小，不能在人生大道上邁步向前，但看著君子在大道上邁步，也覺得喜歡佩服，所謂心悅而誠服。正好像我們看電影，看見電影中人物演到好處，心下也覺得舒服，雖不能像他那般做，但也可有欣賞。因此社會上需要有君子作榜樣，使人看了心裏有安慰，又舒服。因君子透出人生的光明面。若使此社會沒有君子，這條人生坦途上不見有人走，使得許多小人們看也看不到，沒標準，沒榜樣，這是人世界最空虛最苦痛的一境。自然我們不能立刻希望每人都做君子，都做士，但總該有人出來做。孔子雖不得位而有其德，成爲後代士君子一最高榜樣。人道光明，都從他身上放出，爲萬世人瞻仰，所以成其爲至聖先師。

說文上說：「推十合一爲士。」十即完全之意。推十合一，猶言全人類可以由此一人來作代表，作榜樣。全世界上下古今千千萬萬的父子女，可以把這一個父子女來作標準，這人就是

學，主要講人都可以做聖人，因此說滿街都是聖人，端茶童子也可是聖人。但如王陽明先生，並沒有說他自己是聖人。陽明先生的學生們，也沒有說陽明先生是聖人。宋儒陸象山先生說：「我雖不識一字，也將堂堂地做一個人。」但他並沒有說，將堂堂地做一個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已有聖人了。但從孔子以後，中國人再也不敢自當作聖人，只尊孔子爲至聖。其實孔子也不敢當自己是聖人，他說：「聖則吾不能，吾學不厭，而教不倦。」孔子不敢以聖人自居，但後世的中國人羣尊他作聖人，且稱之爲「至聖」。自孟子以下，直到今天，只要是中國人，再不敢以聖人自居。

今天，我們紀念孔子，要學聖人之道，那麼第一步希望大家學做一個人，第二步希望學做中間的標準的理想之士君子與士大夫。做到這裏，依然還沒有完，上面還有最高一層，即是做聖人。照理論，聖人人人都可做，而且人人應該做，但又人人不敢以聖自居，這裏就是我們中國的文化精神。倘使諸位肯在這方面研究，那麼第一步我勸諸位大家好好先讀一部論語，並切實地照他教訓去做人。

亡友趙冰博士追思會悼辭

嗚呼哀哉！緬維疇昔己丑之春，方粵垣之初晤，遽把臂而如親。居一樓兮隔室，聲相聞兮夕晨。嗣同舟而共渡，爲掃地而割席。解其逆旅之孤懷，息其奔途之倦翮。新亞肇創。百艱千憂，人避而去，獨應而酬。掖其困踣，參其綢繆，終始一態，歲星曰周。渺前程之猶遠，洵濤波其未濟，呼將伯兮方殷，乃幽冥兮分袂。曰惟先生，堅剛其操，峻絕其風，抱昔賢之遺槩，蘊睿譔之鯁忠。視利若澆，惟義斯同。溯交遊以迄茲，長貧病之在躬。雖意氣其相許，慚响濡之徒窮。寡妻弱女，惇焉在堂，天道福善，後其有昌。誼屬友生，惟力不忘，獻花陳辭，靈其永康。嗚乎哀哉！

校友日講詞

民國五十四年一月一日

諸位先生，諸位校友：

我藉着元旦日校友晚會，恭祝大家新年快樂。特別是今天晚上，我看到許多小朋友們，新亞校友的下一代，使我最是開心。希望以後的今天，各位校友都能把太太小孩子一齊帶來參加。若是我們有五百位校友出席，每位都帶四個小校友來，那麼我們就有二千個下一代的新亞小校友在這會場上。若使我們真有新亞精神的話，兩千位小校友也該有新亞精神，那是何等值得慶祝呀！

平常沒有事，看不出我們校友會有什麼力量來，但一到有事發生，校友們的力量就可以看出。去年我們學校董事長趙冰博士逝世前後，我們許多校友到趙家，到醫院，到殯儀館，到墓地，在喪事中盡了很大力，幫了很大忙，我看了心裏很感動。這是我們校友會的表現，這種表現對人生有安慰，有鼓舞。只要人生有一分真實的情感，便使人生有一分真實的意義。因此我們絕

對不要看輕了此一種表現。

許濤校友前些日到我家，要我今晚給各位說些話。我想，還是從人生方面說幾句。這不是我又把老師身分來向諸位訓話，只是談些家常，也可說是說一些人生經驗。只因我年齡比諸位大些，書也看得多些，所得的人生經驗也比諸位較多較深。不妨藉此談談。

我想我們做人有三件重要事：一是人生理想，二是學業，三是事業。所謂「理想」，亦可說是希望或意志。三者中，實以此為最重要。有人說，每個人各有他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學。我想，不如說每個人各有一套人生理想或希望。在中國舊書上，則說是「立志」。志或希望或理想，各在自己心裏，卻不表露在外面，此項的志與希望與理想則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而學業、事業則不然。學業有天賦資稟及後天環境之限制，並不能希望人人受學、人人成學，更不能希望每個人都能成為一大學者。事業也有種種限制，或可說限制更大，因其所受外面影響更多。因此每一人往往對他的事業有些不满意，而且也不能希望每個人都能做大事業，都能成為一事業家。因此我勸諸位，不要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儘放在學業或事業上。學業與事業，只可說是幫助我們達到人生理想境界的工具或手段，而人生理想則應另有安放。學業愈高深，事業愈偉大，自然更可幫助我們理想的完成。但我們的學業、事業有限制，而我們的人生理想則可以無限制。也有不少人

們的學業可以幫助你們的事業，而你們的學業和事業又可幫助你們的理想，到達更進無上的階段。我今晚只想就把這一番話來告訴諸位。

史記導讀序

昔兩漢博士，太學授經，首重家法。宋朱子申其意曰：「漢世專門之學，近世議者深斥之，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不知其何說也。」又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朱子之言如此，抑不獨經學爲然也。朱子爲一代理學大宗，然言及李延平，必稱先生。著書立說，必稱子程子曰。是朱子之師承與家法也。抑不僅理學爲然也，即文學亦何獨不然。清代言文章，必曰桐城。其先源自明之歸熙甫，及清代，方望溪、劉海峰、姚惜抱，遞相師承，故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自惜抱諸大弟子梅伯言、管異之、劉孟塗、方植之，下逮湘

鄉曾文正崛起，猶曰：「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此亦漢儒傳經師法專門之遺意。湘鄉門下，有張濂卿、黎莼齋、吳摯甫，而摯甫籍桐城，是桐城一派，師承遞嬗，上溯明代，下迄清末，三百餘年，繩繼不絕。其流風餘韻，義法淵源，粲然可觀。而豈淺薄庸妄之徒，所能輕肆其譏彈！吾友黃子二明，授新亞諸生讀史記編史記導讀一書，所選篇目，一依張氏、吳氏，又加以吳氏論文，歸、方評點，諸家評識四目，謹守桐城桀驁，不欲輕有所踰越。抑評點之學，亦桐城家法所重。近人或加鄙視，是亦不知家法者作門外之妄譚爾。學者一遵斯編，庶乎知爲學有軌轍，求道有師承，宗主家法有不可廢。亦足以藥苟偷之風，回淳厚之俗，破門戶之拘攣，而開思辨之正法，而豈僅僅乎學爲文章而已。余故樂聞二明斯編之意，而爲序以張之。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甲辰冬至前夕錢穆拜撰序於沙田之和風臺。

韓文導讀序

吾友黃君二明，授新亞諸生以史記、韓文，有導讀兩編。余既序其史記編，二明曰：韓文一編，願續爲之有序。余辭不獲，爰再序之，以塞其請。竊嘗謂文章之士，每薄校勘、訓詁、考據於不爲。而從事於校勘、訓詁、考據之業者，又往往不擅於文事。而不悟其不可以偏廢也。昌黎一集，自有晦翁之考異，而後始有定本可資循誦，此文章之有待於校勘者甚顯。抑晦翁之爲考異，有曰：「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從事於爲文章作校勘，苟非深通此一家文事之深趣，亦難勝任而愉快也。至言訓詁，昌黎已自言之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苟字義之未明，又何論於文章之精妙。」然雖曰積字成句，積句成篇，而文章之事，有一篇之大義未明，卽難定此一句之義；此一句之義未明，卽難定此一字之義者。晦翁考異，遇此等處，最見精卓，此

新亞二十周年校慶典禮講詞

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李代董事長、沈校長、諸位來賓、諸位同學：

今天到會的，或多或少與新亞有點關係，一定很歡欣來參加這紀念盛會的。新亞書院創校迄今二十年。可說已是一個很長的時期，佔了一個世紀的五分之一。但也可說是一很短的時期，在座諸位，也許很多二十年前就來新亞，直到今天的。新亞在這二十年中，變化很多。可是有從開始到今天，一直在新亞的，還是不少。可見二十年並不是一個長時期。

我想提出這個紀念的特別的一點，或許大家都知道。當時大家不會想到有今天，可是，今天參加這個二十周年紀念的，恐怕也很難想像我們這個學校二十年前是個什麼樣子。二十年前想不到今天，今天也想不到二十年前。這二十年來，新亞變化已經相當的多，那麼因此，更值得我們有一個歡欣的回憶。尤其是我，今天能有這個機會，再看見這個禮堂，參加這個典禮，還讓我

切，都在這三千元之內。固然二十年前的港幣不能和今天的相比，正如二十年前的新亞不能和今天的新亞相比。可是還是差不多。或許諸位要說：三千塊錢怎麼可以辦一個學校？這是糊塗、荒唐，才來辦這一個學校！辦學校有什麼用呢？學校是造就人才的，有一班青年願到這學校裏來。

我再拿出一個統計來，就是新亞書院創校十年內畢業的。在桂林街、嘉林邊道，乃至於農圃道第一期建築物完成時，畢業的許多學生現在在那裡？做的什麼事情？學校也可以查一查。那麼，我說一句公平坦白的話，在座諸位請都原諒我。我可以說，十年以前新亞畢業的校友，今天在座的不少，他們的成就，並不比十年後畢業的差。諸位可以查一查，今年畢業的是什麼人，去年畢業的是什麼人，這二十年來，十五屆、十六屆……畢業的。當然，新畢業的，他們將來的成就，此刻還不曉得。可是這個學校到今天才二十年，它的畢業校友在學術界、在社會上、在學問上、在事業方面，有成就的，已經不是少數。我們比較，三個畢業，中間一個就不少。五個畢業，中間兩個更不少。我想辦一個理想的學校，將來這些校友出去貢獻社會。當然，不能說全是新亞的成績，他到了國外，進了有名的大學。可是這個種子，總是從新亞開始的。我想告訴在座的諸位先生們，我又要告訴在座的許多同學們，新亞近年來進步了，或許再過兩年更要進步。可是我們新亞今天畢業出去的年輕同學們，應該把當時拿三千元辦學那批在校掃地、擦窗、拿生活

費的同學今天的成就，雖不能說是個榜樣，但總可以作一個參考。

那麼，我要請諸位，不要當我太狂妄，或者太不切實際。我要講一句話：一切事業，經費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最重要的，還有更重要的。二十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新亞，至少是一個證據。證據在那裡？證據在校長室或者在總務處，我記不清楚了。可以把檔案拿出來看，是不是三千元一個月？是不是畢業的學生一年一年的窮苦？是不是前一年畢業的比後一年畢業的差了？我要坦白的告訴諸位，也要鼓勵在座的前期畢業校友，你們沒有吃虧，你們到這樣一個窮苦的學校，今天有這樣的成就！不僅在此地的校友，還有不在此地的校友。我告訴在座的新亞同學們，你們要懷念以前的新亞！至少從前的新亞，它所栽培出來的，就是我們前期的校友，可以作你們一個參考，可以給你們一個鼓勵。我不敢說作你們一個榜樣。

那麼接下去的一點，或許有人想：這個學校三千元的經費也能辦出成績，成績究竟在那裏，你怎麼不講？不在桂林街的校舍，不在此地的建築，也不在裏面的圖書。成績在二十年來畢業同學的身上能奮鬥。當日的新亞書院三千元一月的經費，倘使我們以為沒有前途，漆黑一片，還用什麼奮鬥？那麼，學校早關門了。一班青年，走進十年前的新亞書院，沒有接觸到很多的教授先生，沒有今天這樣的圖書館、研究室、科學實驗室。沒有工友，學生做了工友的工作。他們只是

是我們的一個大理想。這話是老生常談，正因為是老生常談，不只是新亞書院可以有此理想。不過，新亞書院也希望可以參加在這羣體理想之下。今天，新亞書院很幸運，剛才李代董事長講：我們參加了中文大學，經濟上有了相當的基礎。可是我們要顧名思義，這個學校叫做「中文大學」。我們有此理想，無此魄力，心有餘而力不足。今天，我們新亞書院幸而也能參加中文大學，成為中文大學的一份子。那麼我希望將來我們新亞書院，還有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四十年……能本着我們從前那種窮苦奮鬥的精神，向着「中文大學」四個字的目標邁進！這是我對將來新亞書院的一番慶祝。

水，都有一定的等級。這樣，又不就是有等級之分嗎？但現在我所要說的，不是這樣的分類分等。如我們今天在座的人，大概有五十多位，但我們不能說這禮堂上有五十多位人物。人物和普通人不同。說此人是一「人物」，乃是從普通人中分別出來的「特殊人」。

各位都知香港大概已有一百多年歷史可講，在香港學校裏培養出來的人亦很多。但是在香港學校裏讀書出身的人，這一百多年來，我們也可說他們都不過是些普通人。如我們要從香港讀書人中來找一個人物，那麼我們大家腦子裏一開始便會想到一位人物，而且又是一位大人物，那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創始人——孫中山先生。孫先生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人物，亦可以說，他是世界人類中間的一位人物。又可說，他是人物中一位大人物。那麼為什麼香港學校裏出身的人，都比不上他？他是人物，而我們不是，其中道理何在？

二

講到這裏，我將暫不往下講。我得先問諸位：承認不承認我這幾句話？倘若諸位根本不承認我這幾句話，那麼我便不往下講了。實在也就無話可講了。再換一句話說，諸位承認不承認我們人類中有等第有差別？從平等方面說來，大家是人。從不平等的方面說來，有些人叫人物，而有

究竟只想要得個學位，或是想在眾人中做一個人物呢？這就是諸位的志向問題了。

或者諸位會說：「我們無此志，無此願。我們只想隨眾做人。」但這也是諸位的志願。若諸位在立此志願前，先問：「究竟什麼纔叫做人物？」如此便要牽涉到我今天所講题目的第二層，即「理想」一名詞。我所提出的理想二字，亦可稱做是文化中的理想。中西文化不同，雙方的理想亦不同。深一層講，在中國所謂的人物，與在美國所謂的人物，便不同。這些不同，也可說便是中美兩民族文化理想之不同。諸位當知，人物理想都該從「文化理想」中來。西方文化則認為你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相互平等。他們所謂的人物便從人生的外部去講究了。所以他們不注重歷史上的人物，只著眼在社會上的人物，便將無法了解中國人的所謂文化傳統、文化精神、文化理想，與其所謂人物了。

三

人有兩種，一種是「自然人」，如我們都由父母生下，便是一自然人。另一種人是要經過加工的。不單是純粹的自然人，而更加工精製，纔可以叫做「文化人」。每一人生下，都有他自己的本質，那是自然的。人有了自然的本質，纔可在此本質上再加工夫。如進學校，由小學到中學

本聽不懂。那麼我的話，也只好講到這裏。諸位如聽不懂而有志要求懂，那麼我要奉勸諸位四個字，那就是「自發自願」。凡是有理想的人物，都在這「自發自願」四個字下產生。好像一粒種子，在泥土裏長大起來，這是自發。但此種子，一旦從泥土裏生出，卻須經歷日曬雨淋，風吹霜打，甚至人鳥踐踏啄食種種磨難，種種摧抑。故於自發之外，還要加上自願。諸位要將自己一生的智慧精力，貢獻給你們之所志與所願，此始算得是你們之理想。倘使諸位不能自發，沒有自願，那即無理想可言，也絕對不能成爲一人物。

諸位可能又會說：你所講的太空洞，無把握。但我亦只能回答你，最實在最可把握的只是你自己。你要能自發自願，要能抱一定的理想，盡一切力去做一等的人。諸位又會問：那一種理想是第一等的？我也只能回答：只有問你自己吧。諸位若再問怎樣做法，如何下手？我亦只能回答：且問你自己吧。如此說來，則我此番演講，豈非根本沒有講什麼話？這也不錯。但我也有個道理在裏面。如諸位在新亞讀書，幾年後便畢業了。又或到外國留學，得了博士學位，學問途徑到此而窮。那時諸位或者尚不過是一位三十歲的年輕人，那時諸位仍不一定就是一人物。到那時，你對此問題再去問那一位？故我說，對此問題，只有你自己去問自己，求自己來回答。要從今天起，諸位各自自己體會，自己了解。你自己便對自己最重要。你能對自己重要，始能對人也

裏，總感到有極多慚愧、難副此等鼓勵與懇切同情之處。敬願藉此機會，稍吐微衷。至於我所參與在此新亞、雅禮合作中的前一段的經過，至今回想，也已是千頭萬緒，一時無從說起。不得已，姑舉在我心中最不能忘的雅禮兩位先生，略述記憶之一二。

我之所述，故然僅堪認為是雅禮、新亞合作過程中之一鱗片爪。但即就此一鱗片爪中，我想也可使人藉以窺測雅禮、新亞此一合作的全體貌之大概。在我認為：此項合作果能長期持續，並加以不斷之發展，實當為中美社會雙方教育事業史上，開闢一新天地、樹立一新榜樣。不僅在紀念以往，更要在希望將來。我敬以此謹申我對雅禮、新亞合作前途之祝賀。

在一九五三年之夏，盧鼎教授代表雅禮協會前來香港，我是最先蒙彼約見之第一人。在其旅邸中，由當時亞洲基金會蘇君明璇任通譯。盧鼎教授首先告我，彼承雅禮董事會命前來香港，並將再去臺灣與菲律賓。因雅禮在中國長沙經營醫院學校，快近五十年，自大陸赤化，一切事業均陷停頓。雅禮董事會擬轉移目標，就臺、港、菲三地華人社會中，物色對象，在醫藥、教育兩方面，協助合作。由彼來此考察。彼謂新亞當亦可為被選一對象。彼盼我對彼能加以說服，彼當以我之所說服於彼者，在返美後再說服其董事會。我對盧鼎教授先申感謝，因謂倉促蒙賜約見，實並無何等向彼作說服之準備。惟若有所詢問，則當坦率直告，或可供彼作參考。盧鼎教授聽我說

話，似乎面容開展，喜形於色。因他在約見前，早已擬了一問目，打下兩張紙，挨次密排大約有三十條左右。他隨手從衣袋中取出，說：這樣也好，由我逐一請問吧！我因見他問目甚多，所以他每問一項，我總力求簡單地作答。如是，從晨九時起直到中午十二時，那些問目快近完畢，我們三人轉到旅邸附近一家小餐館中進食，又繼續進行我們的談話。盧鼎教授最先所問，是我辦新亞之宗旨和理想。最後在餐館中所及，則是問我對西方耶教徒來華傳教之態度與意見。直到下午兩時許，我們纔分別。這是我與盧鼎教授第一次的晤面。

不久，盧鼎教授由臺灣回港再見，他告我：菲律賓之行已決作罷。他來臺、港、菲三地物色醫藥教育事業合作對象一計劃，已暫定以新亞爲目標。他告我：雅禮協款自每年最低幾何到最高幾何，共分三種可能，都以五年爲度。他囑我編造預算三份，由他携回，俟雅禮董事會正式作決定。我依言把預算編造送去，卻引生了我與盧鼎教授雙方之意見相歧。盧鼎教授說，雅禮方面只求一合作對象加以協助，並不能憑空來助人創造一新機構。而我的三份預算，則只有校舍一項。獲最低數字協款時，將租賃一屋。獲中額協款，則洽購一屋。獲最高額款，則併五年所得，建造一屋。如此則全部計劃盡在校舍一項上。而如教員待遇、學校設備等，全不在內，恐非妥當。原來直至那時，盧鼎教授尚未去過新亞，作實地之觀察。我謂新亞現況簡陋已甚，今獲雅禮協助，

若不先解決校舍問題，正如一小碗傾注多水，勢必溢出，全成浪費。若求獲得雅禮協款後能有確切實效，則非先解決校舍問題不可。我因請盧鼎教授親去新亞觀察實況，並與新亞師生見面。我猶憶那時，正是新亞舉行暑假休業典禮在校外借一地點於夜間舉行，盧鼎教授也曾前來參預。

事後，我與盧鼎教授議定雅禮、新亞雙方合作之兩原則：

一、在新亞方面，將保留其辦學之完全自主，只在獲得雅禮協款後，當盡可能謀求其最完善最妥當之使用，於每一年度終了，向雅禮作一報告。

二、在雅禮方面，對新亞之協款，將完全由雅禮自作決定，新亞將不向其有任何額外之請求。雅禮並將派一代表，常川駐新亞，負責雙方合作上之聯絡。

盧鼎教授不久即自港返美，我和新亞同人乃及學生們並無一人前去機場送行。但有人去送行的事後轉告，謂盧鼎教授在機場曾提起新亞確應有一自己的校舍云。

自盧鼎教授返美後，雅禮協會接受其報告，決定與新亞合作，而最先五年之協款，則猶較盧鼎教授在港當面告我的最高可能數字更有超出。新亞得此協款，最先即有嘉林邊道校舍之展擴。而農圃道新校舍之第一期建築，其經費來源，實亦由盧鼎教授在美代新亞向某基金會洽請而來。

我在一九六〇年去耶魯，蒙盧鼎教授某晚在家邀宴，我曾請其覓一機會，再來香港，俾可一

觀其親所栽植之新亞書院的新面貌，與彼前所見桂林街之舊新亞作一比較。而在新亞師生實應得一機會，讓他們都能獲瞻盧鼎教授之丰采。因在事業上，盧鼎教授不僅是雅禮、新亞合作一創始人，亦是桂林街時代之新亞脫胎換骨、而誕生此下新新亞之惟一催生人。而盧鼎教授謙沖在懷，直至今日，尚未有第二次來訪新亞之計劃。使我濡筆至此，總覺在新亞，對此事終該有遺憾。

在雅禮與新亞之合作中，其第二人時繫我懷念者，則為羅維德先生。在開始幾年合作過程中，我牢牢守一原則，決不輕向雅禮作經濟上之任何請乞。而雅禮在五年一期之預定協款外，頗欲有所增擴。於是羅維德先生遂膺命前來，作為雅禮駐新亞之代表，以便就近商決雅禮、新亞擴大合作之前途。

羅維德先生是一虔誠的耶教徒。彼之來新亞，從其人格上之薰陶、丰度上之照映，新亞師生間，至今不忘其人者實繁有徒，可不再述。回憶羅維德先生來，在新亞方面，正值有三大事：第一、是中文大學之規劃，時已開始，香港政府很早就把新亞納入其規劃之內。羅維德先生則甚願獲觀其事之成。而新亞同人方面則對此事意態不一，學校尚未有一明白確切之表示。羅維德先生時時以此相詢。我告訴他種種理由，新亞惟當與港政府合作，不能自脫身於港政府此一規劃之外。惟新亞方面，為學校自身前途計，亦為整個香港教育應有前途計，理應有所主張，正貴在事

正式成爲新亞學校中一系。這也是羅維德先生之大功。而羅維德夫人，又親在藝術系幾位教師指導下學習中國畫。

待我去耶魯，羅維德先生已先返，服務於雅禮董事會。我能和雅禮董事親切接觸，深深瞭解他們對新亞之熱心愛護，與夫彼等籌集經費之不易，以及一切辦事之認真，皆由羅維德先生從中接頭。我曾好幾次在下午傍晚時分逕去羅維德先生家，而羅維德先生依然在辦公室未返。有一次，我夫婦與羅維德夫婦餐敘，羅維德先生張手作勢，向我說：美國社會，初看像是遍地金錢，但要把它張羅入手，其事委實不易。我因在美國和他相處達半年之久，因能確切瞭解其言非虛發。自我返新亞，亦每以此話轉告同人。我想新亞與雅禮合作以來已達十七年，羅維德先生此番話，我新亞同人實應時時在懷不忘爲是。

以上我只約略敘及盧鼎教授和羅維德先生和我接觸之幾許小片段，乘此機會，呈獻爲紀念雅禮、新亞合作十七年中一小文件。我深盼此一合作，繼此常能保持，更盼我新亞接受援助之一方，應能透過經濟數字而更益深入到其精神方面。更莫忘雅禮方面自始即對新亞一番艱苦奮鬥，能抱持其一種理想而勇猛向前之獨立精神加以認許，又倍加以愛護成全之美意。至於我個人，在此雅禮、新亞合作之最初一段時間中，沒有能作出更好之表現，沒有更合理想之成績。今已置身

的世界，可說是一個極大動盪的時代。諸位看報紙，或者彼此談天，或者個人自己心裏想到，國際間的大問題，國家政治問題，社會經濟問題，乃至學校教育、宗教信仰、學術思想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會不斷地刺激我們，使我們在這些錯綜複雜的大問題之下搖動、震盪。

不過我可以告訴諸位，除掉政治、經濟、學術、宗教種種問題外，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人生」問題。我們該怎樣來活在這世界上？倘使拿這問題與其他一切問題相比，則此便是個中心問題。其他可以說都是外圍問題。也可說，人生問題是一個根幹的問題，而此外則是許多枝節問題。一切外圍、枝節的變化，固然可以影響我們的中心與根幹。然而除了一切外圍枝節以外，我們不可忽略了此中心的根幹，即是我們的人生問題。

我喜歡讀歷史，無論中國史、西洋史，世界各國歷史，各種變動常是不斷的。一個接一個，此起彼落，而人生問題，有關人生本質上的變動，則比較難以碰到。當然也有，中國史、西洋史中都有，不過比較的少而難以看到。今天則恰巧遇到了人生中心根幹大問題的變動時代。將來要變成什麼樣子，此刻我們還不知道。我自前年由香港回臺灣，兩年以來，很注意這一問題。據我所看各項報紙所載，關於這一問題大變動的消息，隨時記下。但也不是嚴格的，有時是看到而忽略了，沒有記，但所記下的已有一百幾十條。今天我只想舉一條，讓諸位知道，我所注意及我今

一切問題。我可告訴諸位，這已是我們今天時代的風氣，大眾的潮流。我們生在這個時代裏，遇到這種大浪潮，諸位當知，這在歷史上實也少見，或許幾百年不會有這樣的一次，而我們今天居然身逢其盛。我因此深深感覺到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兩句話：「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這兩句話，在我們社會上通用了已兩千多年。我有些朋友，有的名叫「立人」，有的名叫「達人」。也有些學校，取名「立人」、「達人」的。當然我從前看見論語這兩句話，也就懂得。而在今天，則更覺得孔子這兩句話實在親切而有力量。我們人，生在這樣的時風眾勢下，在這樣的風捲雲湧的大潮流中，我們要站得住，即所謂立。自己站得住還不夠，還得要叫別人也站得住。如做父親的欲立，而兒女不立，又怎麼辦？唉！今天的子女，已不是昨天的子女了。又如夫婦，豈不也是要「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嗎？當然我們各人，大家須要面前有條路，由我跑。跑得動，跑不動，每一人那條路，跑到死也跑不盡。然而我們總該有一條路在前面，讓我可以跑。我不能隨波逐流，永遠跟着人。今天隨波逐流跟着人，不出十年，連我自己也會不曉得我以前是個什麼人，所謂「忘其故我」。至於明天，我會是個怎樣的人，更會自己不知道。如此，則豈不是連我自己都迷失了。諸位，是不是這麼呢？我想特別是我們年輕的同學們，更應該要懂得注意這個時代的大風雲、大潮流。所以我今天特別要提出這一個人生問題來，作一報導。梅校

今天我來同諸位講此人生問題，我希望能在人生大同範圍之內，舉出幾點人生共同大基本所在。這是人生的一個大同面。至於其大異一面，則須諸位各人用自己的聰明智慧，自己想辦法，來解決各人各別的問題。即在孔子，也不能代替顏淵設法，須得顏淵自己去解決。孔子所講，也只是「道」，這「道」字則屬人生之「大同」面。

我今天所講「事業與性情」，我認為這是人生問題中一個大同的、人人都要碰到的問題。我下面許多話，或許是我讀書得來，也可說是我自己一人憑空想到。今天諸位或許不能即刻評判我這些話的是非得失，但不妨拿我這些話放在腦中，隔了五年、十年、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一年，可供諸位作參考。

三

什麼叫做人生呢？我們來講人生問題，首先要清楚，什麼叫做人生？我認為：人生是兩面的，不得多於這兩面，也不得少於這兩面，而此兩面則只是一體的。此乃人生一體之兩面。若就學術性講，人生一面是「業」，一面是「性」。用通俗話講，就叫做「事業」和「性情」。我所謂的事業，並不如一般人所講，如從事政治、教育、宗教、學術，而有了大的貢獻，建功立業，

今在臺北，年年也去看菊展。在菊展會上陳列出各色各樣的菊，種類繁多。但都是經人工培植而來。有時人家送我幾盆，放在園裏，朋友們見了，都說這菊花真美。但是到了第二年，便沒有了。因我不會培養它。種花不懂得培植，那不會保持原樣的。

再講動物。在香港，大家喜養狗。狗可以說是人類早期最親密的朋友。當人類文化開始，和人們最接近的恐怕就是狗了。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中國的狗便也有了五千年的培養。香港人喜歡養狗，常見女人小孩們牽着各種狗出來，獅子狗、狐狸狗、狼狗。每一種狗有每一種狗的個性，各不相同。狗性不同，狗業也不同。有的狗只能養在房間裏，有的只能臥在地氈上，或沙發上，或在人身懷抱中。如放牠在房外，牠就會失常。有的狗要放在園裏門外，把牠關在屋子裏也不行。若有人養了一隻狼狗，生了兩隻小狼狗，各送一人，隔了三年，拿來相比，此兩隻狗便會大不相同。因一人善養能教，又一人不會養不會教。中庸上說「盡性」，那隻狼狗先天的秉性能發展盡致，另一隻狗的秉性天才則沒有發展出來。或許三千年以前的獅子，和今天的獅子還是一樣。但三千年以前的狗，和今天的狗卻大不相同。同是養狗，養法不同。有人不懂得養好狗，養了好狗也冤枉了牠。並且狗也要傳種接代，如果亂配雜交，隔了幾代，不僅會成雜種，也將成爲不成種。所以人們養狗要選純種。每一種狗性格不同，品種不同。

理。這在教育事業上固當注意，即在自我教育方面也該注意。今天的教育，數千萬人在一學校，聚數十百人在一班上課，他們出身不同，背景不同，也可說，各人品種性格有不同。但我們只重事業不重性情，硬把來集合在一起。若說學校是一製造人才的工廠，今天的學校未免有些粗製濫造。像在工廠裏用機器大量出產的貨物，斷不能如從前手工藝品之精美。今天的教育只講普及化、大眾化，論量不論質。只問事業所需，不問性情所宜。只求成才，不求「盡性」。把人生只當作一種工具，專為外面需要，不問內部生命之真實所在。若是我們要講品種、講性格、講後天培養，則以前像英國牛津、劍橋的教育方式，倒有些地方可以借鏡。它的教育方法，確有些近乎中國宋、明時代的書院。它分了許多學院，各自隔別，日常人生，照顧周到。不像今天般的教育，都已社會化，不容特立獨行之士。只講多數，只要隨從眾勢，這在陶鑄人才上，是大有問題的。

六

今天我特別提出來告訴諸位，性情須賴後天培養。梅校長聽我講題，認為我要講宋明理學。但理學太專門，只可用來自我修養。如謂「變化氣質」，須不斷有一番工夫在裏邊，不是一日可

藝術家，然而我們須要懂得文學修養，須要具備一些藝術心情。我們應從文學藝術中去看人生。因只有文學藝術，乃是直接從人生的性情中產出。但通常，我們接觸藝術沒有接觸文學的機會多。接觸藝術，須經專門訓練。而接觸文學，則條件寬泛。不必講究文學理論，也不必爭新舊文學的派別，只要能從文學中來欣賞人生。我想奉勸今天在座諸位，不論你是修什麼科系，不妨多讀一些文學方面的書，詩、詞、駢、散，乃至小說、戲曲之類，只有在中國文學中最能接觸到中國人生。至於西洋文學方面，我知識不夠，但我年輕時，西洋方面翻譯成中文的小說劇本之類，也曾看過不少，至少林琴南所譯的，我是全讀過了。論到電影，在香港這些年來，也不知看了多少。我從默片開始直看到最近，由電影中所反映出來的西方人生，在我也有了四十多年的閱歷。曾記在四十多年前中學教書時，開始第一次被人拉去看電影。那時還是默片，有許多默片的印象到今天還留在腦海裏。我確實知道，這四十多年來的西方社會，西方人生，實是變得太快了。

我試舉我淺薄所知，把從中西文學藝術中所見中西雙方之人生，作一比較。

一、淡與濃：我覺得中國的文學藝術，或者說中國的人生，與西方的比較，則中國的人生味比較淡一點，西方的則濃一點。借用中國古人說話，中國人生像如一杯水，西方人生像如一杯酒。或許他們的有味些，我們的比較像淡而無味。然而我們卻認為淡一點的好，或許更淡則更

真，更可久，而無病。所以我們要說：「平淡」、「雅淡」、「高淡」、「恬淡」、「淡於名利」、「淡薄明志」那些話。今天的中國人則多數西化，愛濃不愛淡。至於怎樣叫做淡，怎樣叫做濃，則須諸位自己去體會，我無法為諸位道出。

二、深與淺：也可說，中國的文學藝術比較西方的都要深一些。深是藏而不露，不肯十分地盡情拿出，愈深藏愈見中國文學藝術的較高意境。淺露最要不得。姑舉一詩為例，如唐人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人睡在船裏，徹夜沒有睡着。但他為何睡不着，心中究在想些什麼，他不講了。或許只在客船之「客」字上，透露了一些消息。中國人最要在能涵蓄，而西方人則要表現。現在大家都說自我表現。在我年輕時，我的先生、朋友，乃至學生們，他們講話，都要有涵蓄。但今天變了，我年輕時遇見的人，今天都沒有了。大家總怕別人不知道我，急切想表現。甚至三句話要講四句，三分話要講四分，這是表現。表現得披肝瀝膽，激昂率直，要使人一見便知，更無餘蘊，把自我當作商品般做廣告、作宣傳。

三、靜與躁：中國的文學藝術常重在靜一面。從前有人常講中國文化是靜的文化，西方文化則是動的文化。但宇宙間事物，那裏有動而不靜，或靜而不動的？而且一動一靜，中國人恆連在

其他奇情小說、探險小說之類，都是務求其奇與險。不像中國人總愛和平的過日子。中西雙方一比，顯然可見。不論是文學是藝術，是人生之各方面，政治也好，經濟也好，相比之下，一切大不相同。

七

若要在今天的社會裏面找，像我所講：淡與深與靜與平，已經不易找到。這是中國舊的一面，我或許比諸位佔點便宜，我年輕時所接觸，今天尙能想像到。要講新的話，自然諸位接觸的多，我接觸的少。可是在今天這一個大變動時代之下，新的還要新，更要新，五年一新，十年一新，真是日日新，又日新，不曉得此下的社會將新成什麼樣子。我們人究該如何做？我們前面的路又究竟在那裏？沒有人去考慮這問題，也沒有人能考慮這問題。所以我今天要在人生問題的大同一面提出「事業與性情」來作題目，而從性情方面講，我認為中國人要做中國人比較易，要做外國人比較難。你說一個人到外國學五年十年，就能變成一個外國人嗎？或許有人說，一個人不行，我一家去。若一家人能到外國住上三代，可能變成爲外國人。但在最初的一代三十年中，怕會很難。然而他已變成了一個不三不四的外國人，回到中國來，種種不滿意。那又怎麼辦呢？固

得，所得則只在唯我獨知的性情上，不在與眾共見之事業上。這人的人生就會淡、會深、會靜、會平。

我不是在此講道學、講理學家的話。我只希望諸位每一人能有一些文學修養。我勸諸位讀一部詩經，讀一部陶淵明詩。諸位一讀此等，自會感覺自己人生前面有一條路，可由你向前。那時你就會覺得人生是一件大事該要學。不要說學不會，至少在你便會有一個「好學」之心。詩經三百首或許難讀，但陶詩易讀。即使讀唐詩三百首也好。這並不是要你們去做一詩家，不必講平平仄仄，也不必講究做詩的一切理論。祇要從此懂得中國人生中的一些淡與靜、深與平。這樣或許對諸位將來有一些無用之用。

以上這些話，我認為是我所能講中之頗可寶貴的，故而今天特地提出來貢獻給諸位。若我來講一套什麼學問、什麼思想，或許再過幾天，全無用了。或者諸位要說，那麼你為什麼最近還要孜孜不倦地來研究朱子？這只是我的愛好，聊供我自己作娛樂而已，我想不夠貢獻給諸位。但我今天這些話，或許對諸位有貢獻。在我是出於一番誠心，一番真意。望諸位要能慢慢地拿我這些話，存在心中作參考。

今天在座尚有諸位先生和朋友，我說話放肆之處，請各位原諒。

悼念蘇明璇兄

新亞書院前後佔據了我十七年光陰，爲我一生服務最久的一機構，但因規模小，在新亞所接觸到的同事和學生，並不比別處多。我獲交兩友，他們對新亞貢獻大，而和我交情尤摯。自我離新亞，與此兩人交往最頻。自我離香港，亦惟此兩人繫念最殷。今不幸俱逝世。一人是沈燕謀先生，另一人爲蘇明璇兄。燕謀去世，我極想寫一長文追悼。情緒萬千，竟未下筆。今明璇又去，我以未及爲燕謀寫悼文爲戒，因急撰此篇，而下筆總不能忘燕謀。因連帶述及，總之是抒我一時之哀思而已。

燕謀年長於我，乃前清一老留學生，攻化學。回國後，助其同鄉張季直辦實業。我素不相識。新亞初創，在九龍桂林街賃樓兩層共四五室，逼窄不堪，樓梯登降尤難。週六之晚，設一學術講演會，燕謀每屆必至，遂相識。我有莊子纂箋一稿，燕謀斥資付印，書面題署，自稱「門

人」，我心甚不安。然燕謀，與我相交二十年，執弟子禮前後如一日。我在桂林街，開論語一課，燕謀亦來聽，手攜一美國最新譯本，遇確定譯本錯處，積數十條，當貽書相告譯者，囑其改正。聽課數月，燕謀言，出入太多，無可下筆，勉我成書，爲國內外治論語者作參考。我之論語新解，正式成稿於留美期間，卽受燕謀之鼓勵。

後燕謀經濟受窘，新亞遷嘉林邊道，燕謀亦遷新居，相距甚近，意欲邀其來同事，未敢啓齒，謀於其夫人。夫人告我，燕謀晚年，每幸與君相識。儻相邀，必樂從，一切名位待遇，彼必不計。我始坦告燕謀，洵以創辦圖書館事，燕謀欣諾。積十許年，燕謀日夕向港九各書肆採購書籍，雖經濟窘迫，而新亞圖書館，蔚成奇觀，皆燕謀一人力也。

嗣後，美國耶魯大學，每年派兩人來新亞任教兩年。皆渴欲曉中國文化概況，每週末，由燕謀主持一座談會，由參加者發疑問難，燕謀所知廣，而見解正確，參加此會者，返美後，隨分闡揚，亦皆燕謀之功。

新亞在農圃道建新校舍，一切建築事宜，我以全權交燕謀。只在決定地點時，曾親去視察。以後直到新校舍落成，始再云，經費由美國福特基金會捐贈。曾派人來參觀，對新校舍甚激賞，謂一切符合彼方之理想，甚出意外。我問其詳。彼云：全部建築，圖書館佔地最大，各辦公室，

連校長辦公室在內，皆佔最小地位。有學生宿舍，而無教授宿舍，此等處，皆見新亞辦學精神。如此建築，誠所鮮觀。其實此等皆由燕謀計劃，我僅贊同而已。我自辭去新亞職務，常自忖念，十八年來，只保留着一些我對新亞之希望，但燕謀農圃道新校舍之設計與夫新亞研究所藏書之搜羅，則確對新亞有其具體不朽之成績。

自我遷居臺北，每去香港，燕謀必在交通擠逼中來旅舍。幾乎每日必來，屢加勸阻無效。某一年，忽其長公子來臺北寓廬，謂自美赴港省親，父命必繞道來臺，與我認識一面。我最後一次去香港，到燕謀家，彼告我，正讀我新出版之史記地名考，因暢談歷史地理沿革。時燕謀已在病中，午睡驟起，欲辭不忍，促膝歡談近兩小時。返臺不久，獲燕謀噩耗，竟不能親去弔唁。

我在新亞，獲交第二新友，則為明璇。其夫人乃我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班上之學生。明璇夫婦同學，但和我不相識。明璇曾服務於農復會，與蔣君夢麟甚稔。夢麟乃我任教北京大學及西南聯大之舊校長。因此我與明璇在香港初見面，交談即如故友。時明璇任職於美國在港之亞洲基金會。一日，其新任主席艾維初蒞港，即來新亞見我，云離美前一友人囑其來訪。自後，我與艾維往返，明璇必居間，三人常相聚，艾維於新亞艱困中相助最多，明璇之功為大。

某年，美國雅禮基金會特派耶魯大學歷史系主任盧鼎教授來港，約我在其旅邸相見。我晨八

時即去，明璇已先在，爲我作譯人。盧鼎告我，東來將訪臺港菲三地，欲覓發展雅禮協助東方教育醫藥事業之對象，我爲彼約見之第一人，盼向彼有所申述。我言，君來事繁時促，苟有所詢，必竭誠而告。盧鼎面現喜色，衣袋中掏出兩紙，預擬所欲問者三十餘條，逐條發問。我回答力求簡淨，明璇傳譯中肯，不漏不冗，一一如我意之所欲言。達中午十二時，三十餘目問答已畢。同赴一餐館進餐，乃縱論及於其他。越旬日，又與盧鼎晤面，告我已去過臺北，不擬再去菲島，彼意已決定以新亞爲唯一對象，遂討論及於具體問題，又牽涉進艾維，其中曲折詳情，非茲篇所能詳述，而明璇居間傳譯之功，則絕非僅止於口舌之能事。

新亞既得雅禮協助，關於新校舍建築，又出盧鼎、艾維之力。繼之爲亞洲基金會協助新亞創辦研究所一事。時艾維已去職，主席易新人，我派新亞一同事，亦一老留學生作代表，數度洽商無進展。明璇告我，不如仍由我自己出席，彼當仍任譯事。兩次商談，此事即告解決。越後新亞研究所得哈佛燕京社相助，亦由此啓之。明璇在當時，於新亞乃一局外人，而其有裨於新亞事業之進展者，則絕非當時新亞同人中任何一人所能及。

我之所求於明璇者，亦不止於新亞。曾與梁君寒操聯合申請亞洲基金會補貼王道人生雜誌出版經費獲成功，王道親去向明璇申謝。明璇告我，勸王君此後勿再往，我因此益深敬明璇之爲

開會，明璇必陪我出席。外國人來訪，明璇必負譯事。有一次，某美國人與東方政治事務有頗重要之關係者來訪。明璇陪我接見，相談半日之久。我自謂此次交談極有關係，但明璇絕不在事後洩露一言半語之消息。總之，明璇在新亞，在我是感到絕不能少此人，而在人則或可感到不覺有此人。明璇之可愛重處，正在其能善盡職務，而使人不覺此職務與此人之可重。

我在新亞辭職，明璇初亦微露其不贊成之意，但俟明璇深知我辭意已堅，即不再發表意見。一日，明璇親向我提辭呈。我告明璇，我有爲公爲私兩項意見，我盼君能代我辦理移交，盼勿先我而去，此是我的私意見，我爲新亞着想，盼君勿離去。君之辭呈，若由我批准，我總覺對新亞有負。我只能留中不批，俾繼任者再有向君挽留之機會，而君亦可重加考慮再作決定。當蒙明璇應允，任職如舊。乃明璇自此後，對我意態忽有變。在我辭職進行中，彼乃屢有勸戒，當如此，勿如彼，似乎又回復了兩人以前私交時之情誼。我告彼以必欲辭職之內外因緣，彼亦時以所知，越出其職務以外者告我。我辭職已成定局，彼毅然以移交之代理人自負。並與我往來漸頻，不憚遠來我之私寓，又常與我在半島酒店樓下，作半日茶煙之相晤。

我自馬來亞返港，明璇亦已辭去其在新亞六年之職務，一日，偕新亞雅禮代表人蕭約來沙田辭行，相談半日，明璇陪坐，但事後極稱許我當日所言。明璇與蕭約私交亦不薄，其公私之分明

用。他又常提起新亞初創時，經人介紹認識當時流亡香港之崑曲名家俞振飛，曾有意延攬來新亞倡導崑曲。他說那時新亞只要每月能籌出兩百元港幣，就可能暫時把俞振飛留住，但俞振飛終於因生活問題而不得不返回大陸。每次提起，賓四總有不勝惋惜之情。以後新亞得到美國雅禮協會補助，不久有了九龍農圃道自建之校舍，藝術系的創辦即在此後。

當時新亞經濟狀況已較前稍寬裕，但賓四要創辦藝術系仍遭到學校內部同事的反對。因當時雅禮協會補助新亞的經費一年一筆整數，如成立新系，勢必要緊縮其他方面之開支，牽動全局。賓四決心用創辦新亞時兩手空空的精神來創辦藝術系。他內心決定後，逢開董事會，會議將結束，他發言說：「我今日有一報告，並非議案，不需表決。」於是述說他要創辦藝術系的計劃。並說只要學校借出幾間教室供使用，其他可不費分文，儘由他來負責。董事會一時無異議。直到此後藝術系正式成立，賓四當時「只是報告不是提案」這八個字，仍為董事會中幾位董事屢向賓四提起，以表稱讚。

事隔二十年，至今我仍清晰記得，賓四第一次約預定藝術系主任陳士文先生來家，商談籌劃創辦藝術系的情景。士文先生來時，不巧賓四染病在牀，高燒後全身無力，不能起身，說話有氣無力。那時我們住在九龍鑽石山難民區，睡房很小，放一雙人床，一梳粧臺，兩隻衣箱外，少有

迴旋之餘地。我只能放一小凳在牀前，請客坐。賓四起初說話上氣不接下氣，後來越說越有精神，霍然坐起。我記得他再三對士文先生說：「辦藝術系只能像新亞初創時般赤手空拳做起。要牢記，需靠藝術系師生自己的努力來爭取外界的支持。」當時新亞專任教授薪水及房租津貼已按月可得一千元。藝術系只主任一人專任，薪水暫定三百元，其他先生一律只支鐘點費，似乎鐘點費亦與其他各系兼任先生的鐘點費有差別。此因藝術系經費必需自給自足，全部支出由該系學生學費，及暑假開暑期繪畫班所收學費一併負擔。視收入狀況每年酌量調整。士文先生曾留學法國，擅長西畫。賓四提出他心中多年來早定要聘請之兩位國畫先生，一位是吳子深先生，一位即是顧師青瑤。賓四當時說，藝術系無經費，他將效法武訓辦學精神，親自登門，以誠心懇請，務盼聘到兩位先生，為新亞藝術系增光。

賓四與子深先生早就相識，與青瑤師則本不相識，僅曾在友人處，偶見青瑤師所繪一山水橫幅，上有其自題之詩句，賓四對其詩書畫都大為欣賞不已。由主人處，又得知畫上印章亦為青瑤師自刻，並詳及其家學淵源，自其曾祖數代書畫傳家，其祖若波先生尤負盛名。家居蘇州，建有「怡園」，為當時文人藝士聚會之所。青瑤師在上海某中學任教職，並參加上海藝苑，在上海畫壇頗負盛名。賓四早年熟聞若波先生之名，並曾數遊「怡園」，遂對青瑤師留有深刻印象。

厚，極爲顧師所寶愛，黃氏一家與青瑤師情誼彌篤。寶熙先生富收藏、喜鑑賞，邀我夫婦至其府觀畫。在其家，一面觀畫，一面聆聽青瑤師與其議論，甚長我見識。我們夫婦曾多次被邀請，每次均有青瑤師在座。寶熙先生又曾與數友好結社定期展覽，各出若干珍藏供欣賞，並不對社會公開，但青瑤師從不忘通知我前往。碧寒先生亦爲一名畫家，又精於鑑賞，知我初習畫，每次在其府觀畫，他所談論多從畫家之佈局，用筆着意處爲言，如同給我上課，使我受益不淺。

民國五十二年冬，美國密契根大學與華盛頓福瑞爾博物館聯合拍取故宮全部書畫珍藏照片。此事真是當時世界藝術界一件盛事，因故宮所藏兩宋時期繪畫珍品舉世聞名，但從未公開於世。他們特聘請王季遷先生爲顧問。其時，季遷先生自美來港，亦在新亞藝術系任教。青瑤師得知此消息後，一再鼓勵我應把握機會隨季遷先生赴臺參觀。當時故宮尚在臺中霧峯鄉下，我來臺寄居臺中一親戚家，每晨搭車去霧峯看拍照，下午返臺中，如同去辦公。在臺中停留近兩月，雖未看完整個過程，但兩宋、元、明之部已見十之八九。尤以其時在霧峯同觀畫者，除我之外，皆爲專家，有來自美國專門研究中國畫的博物館負責人及各大學教授與研究生們多位，有臺灣的畫家、學者。他們一面觀看，一面討論，這段時期確實使我對中國畫的認識邁進一步。青瑤師又曾命我應多與季遷先生聯繫，因其爲居美大收藏家，來港喜與香港書畫古董收藏商往來，可以看到許

多別人不易見到的私人收藏，我因此追隨季遷先生亦曾看過港九間多家收藏。至今回憶，我所以能培養出對繪畫的些許興趣，實全賴青瑤師當年之教導與督促，如今青瑤師已仙逝，回憶往昔，曷勝愴然！

青瑤師居港後因體弱，作畫不多，但卽其教課時之隨意數筆，亦皆清雅有致。我所見其作品不多，然每見一幅，不論大小，不論山水、翎毛、花卉或人物，都能使我悠然神往，觀賞久久，愛不忍釋。我夫婦遷居臺灣時，青瑤師以我喜畫梅，特檢出其舊藏梅花譜兩大冊相贈，以爲紀念。又特繪兩小橫幅相贈，一山水，一花鳥，至今懸於畫室，常相晤對。每對青瑤師之畫，總感有一股清逸之氣自畫中透出，而又覺其筆法剛勁有力，富男性氣息，更爲難得。青瑤師素喜倪雲林畫，猶記我習畫僅三月，卽命我開始臨摹倪雲林山水。她常喜用「不食人間烟火」一語來讚賞倪畫之清雅。每讀青瑤師畫，我常不禁想到此語，亦常生此感，心中只覺一片安詳寧靜。

青瑤師體格矮小，瘦骨嶙峋，初見面給人有弱不禁風之感。相交久，則知她實是一位個性堅毅獨立性極強的女性。我喜聽顧師自道，其年輕時，卽需獨立奉老母撫稚子。又曾言，自幼習畫雖淵源於家學，但詩、書、畫、刻四樣全能，卻是自己不服輸的個性奮鬥得來的。五、六十年前，在中國社會，一個年輕女性出外自謀生活大非易事。我常對賓四說，青瑤師自有一股豪傑之

文中學，有中文中學，當時香港政府認為香港中文中學辦得不理想，因此來商量請我們新亞辦一間中文中學。但是這幾年來，我聽說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的比數愈來愈差了。幸而我們這一學校辦得非常好，會考成績也很優良。在香港中文中學比較不受重視的情況之下，我們這一學校的意義和價值，應該更重大。

二

剛才聽許校長報告本校會考合格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當然很好，但是我們要知道，中學生畢業以後，能升大學的總是少數。這不僅香港今天是這樣，全世界各地中學生升大學，也是如此。照這樣說，諸位今天在中學畢業，或許就是諸位一生受教育的最後一個階段，因此更可想到中學的重要性。我個人也是中學畢業，未能進入大學，到今天回想我一生的經過，尤其對於小學、中學求學時代的師長和同學，都在我的腦裏。今天諸位在這裏畢業後，進入社會，千萬不要忘了這幾年的教育對諸位的重要意義。我們更應該明白，我們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們在這五年來，盡心盡力獲得的良好成績，就是為諸位將來一生建立了一個基礎。不但諸位畢業同學要有這種認識，就是在校的同學，也要重視這一點，我個人因為參與本校最初的創辦工作，覺得今天學校有

【附錄】 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記新亞歷史系同學拜候錢賓四先生伉儷——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下課鐘聲一響，新亞歷史系二十多位同學在新亞書院校車站臨時聚集，在譚汝謙老師的率領下，聯袂前赴中大教職員住宅第八苑，拜訪因參加新亞書院三十周年校慶而專程回港的錢賓四先生伉儷。

錢賓四先生不單是新亞書院的創辦人，更是中國近代的史學大師，其卓越之識見，久為同學們所尊崇。可惜錢先生離港多年，同學們都沒有機會親聆教益。這次幸蒙孫國棟老師為我們安排機會，使我們得坐春風，真是莫大的榮幸。

錢先生雖八十五高齡，但精神碩健，風采照人，且十分健談，殷殷垂詢同學們研讀歷史的旨

言。如果我們不懂國語，將來遇到不同省份的中國同胞，我們將如何是好，難道以英語或其他外國語作爲溝通媒介嗎？將來我們回上海旅行或工作，縱使不能說上海話，我們如懂國語，也不致無法溝通。國語說得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最重要的是會說、會聽。身爲中國人絕不能以只能說英語爲榮。錢先生嚴肅地指出，只要我們打開世界地圖，就會知道殖民地日益減少。香港是極少數殖民地之一，將來香港歸回中國時，我們和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等，還是會回中國，而不是跟著英國朋友回倫敦。不懂國語的話，我們將如何和其他中國同胞溝通？中國需要我們，我們要對中國文化負責，我們必須預備這一天的來臨，故應先學好國語。錢先生又強調：香港青年也必須學好中文，而且有很好的條件學好中文。當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時，他主張以「中文大學」命名，結果被香港政府和校董會接受，可見學好中文和發揚中國文化是中大學生基本使命之一。他老人家盼望中大同學都能達成這一使命，不要辜負他和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的期望。

聆聽錢先生一番教誨之後，錢師母也殷殷垂詢，例如問及我們的學習態度、生活環境和人生哲學等等。同學們紛紛傾訴心曲的當兒，中文系蒙傳銘老師和梁沛錦老師到訪；我們才知道超過了拜訪的時間，只得告辭。錢先生伉儷親自到門口依依相送，真令我們受寵若驚。錢先生伉儷愛護後學之心，是多麼真摯啊！

年前所撰，雖限於體例，敘述過於簡略。然有關新亞之一段，乃余生命中最值珍視者，凡所記憶，大體無誤，略堪新亞師生之參考。

一

民國三十八年春假，余與江南大學同事唐君毅，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聘，由上海同赴廣州。一日，在街頭，忽遇老友張曉峯。彼乃自杭州浙江大學來。告余，擬去香港辦一學校，已約謝幼偉、崔書琴，亦不久當來，此兩人乃余素識。又一人治經濟學，余所未識，今亦忘其名。曉峯邀余參加。余謂，自民二十六年秋起，屢荷浙大之邀，僅赴邊義作一短期停留，有負盛情，每以爲憾。此次來廣州，本無先定計畫，決當追隨，可卽以今日一言爲定。曉峯又告余，近方約集一董事會，向教育部立案，俟事定再告。但此後不久，聞曉峯已得蔣總統電召去臺北矣。

二

余在僑大得識同事趙冰，一見如故。秋季僑大遷回香港，趙冰夫婦與余偕行，余卽宿其家。後乃借一中學校教室，暑假無人，余夜間拼課桌鋪被臥其上，晨起卽撤被搬回課桌，如是爲常。

嗣又得教育部函邀孔子誕辰作公開演講，重返廣州。乃聞幼偉、書琴兩人已抵港，進行創辦學校事，而余在香港竟未獲與彼兩人謀面。校名爲「亞洲文商學院」，由幼偉約其友人劉某爲監督，派余任院長。余去函聲明，決踐宿諾，返港共事，惟院長一職，萬不願任。一則人地生疏。二則粵語、英語均所不習，定多困難。三則與監督劉君素昧平生。懇幼偉、書琴另商。不日，幼偉、書琴特囑曉峯原邀之第三人治經濟者返粵，攜幼偉、書琴函，面告一切，促余速返港。迨余抵港，晤及幼偉、書琴，乃知依港例，申請創辦學校，必由監督一人出面負責。劉君夙居香港，與幼偉熟稔，故請其任此職，俾便與香港教育司接頭。並謂院長一職，亦已正式立案，成爲定局，極難臨時更動。此後校中一切事，彼兩人必盡力應付。余見事已如此，只有勉允。

不久，幼偉忽得印尼某報館聘其去任總主筆。書琴力勸其行，謂狡兔三窟，香港新校究不知若何維持，幼偉去印尼亦可多得一退步，港校事彼當加倍盡力。余見彼兩人已同意，亦無法堅留幼偉。而赴廣州面促余之某君，亦留粵不再返。於是亞洲文商之開學，實際乃由余與書琴兩人籌劃。有時書琴夫人亦在旁預聞鼓勵。余即邀在廣州新識之張丕介，時在港主編民主評論，懇其來兼經濟方面之課務。又商得君毅同意，彼隨僑大來港，懇其兼任幼偉所遺哲學方面之課務。書琴則任教務長一職。於民國三十八年之秋季十月正式開學。時並無固定之校址，只租九龍偉晴街華

來任國文課。衛挺生曾於某年暑假在廬山晤面，彼詢余留學何國。余告以年幼失學，未獲進國內大學，更無出國機會。彼謂與君雖初見面，然君在商務出版之論語要略特在家教子誦讀，我兩人實如故交，幸勿過謙。余謂此乃實語，非謙辭。彼謂，君未受新式教育，於論語一書，以如此新的編纂，表達如此新的觀點，更非常情所能想像。至是亦在港再晤，來校任經濟方面之課務。又陳伯莊，在重慶相識，曾書柬往返有所討論。至是亦再晤面。彼家近桂林街，喜圍棋，余亦已破戒，遂常至其家對弈。彼亦來校任社會學方面之課務。兆熊與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陳誠辭修有戚誼，其返臺時，辭修留其居臺。但兆熊仍返港，願與余等同甘苦，來校繼續任課，學校無法爲彼安排住處，乃舉家住郊區沙田。爲省交通費，往返十數里，每日作長程徒步。又有楊汝梅，在大陸金融界負盛名，與余爲新識，亦邀其來校任教。

當時在香港學校任教者，例必詳列其學歷、資歷報教育司。時香港教育司亦特聘國內流亡學人某君任祕書，見新亞所聘各教授，均係國內政界、學界知名負時望者。論其人選，香港大學中文系遠不能比，新亞遂因此特受教育司之重視。某日，教育司長高詩雅親來巡視，適余不在校，見樓梯口有「新亞書院大學部」一匾，囑移去勿懸室外。香港惟有一大學，即香港大學。居民皆巡稱「大學堂」，不聞有稱香港大學者。自不能破例許人另立一大學。然教育司於新亞特多通

王岳峯之經濟能力有限，亦儘能爲新亞頂押一新校舍，又維持其前一、兩月之日常經費，以後即不再能供給。新亞已達山窮水盡之絕境，同人等皆盼余赴臺北，儻獲政府支援，或可再維時日。

民國三十九年之冬，余以新亞全校同人力促赴臺北，期獲政府救濟，少維年月，再謀發展。某日，乘飛機抵臺北，已有數人奉蔣經國先生命來機場迎候。是夕，宿火車站近旁之勵志社。翌晨，即蒙蔣總統召見午宴，由張曉峯陪赴士林官邸。是日，適大陸派伍修權赴美國，出席聯合國講演。總統在市區總統府開會未歸，電話來官邸，囑稍待。總統夫人陪坐，命煮湯糰充饑，並與余談伍修權事。余謂伍修權此行決無成果。夫人言，當持反對意見發問，俾君暢言，幸勿介意。如是往返問答，總統府亦屢來電話。踰午刻，總統返。即設午宴，席間總統垂詢新亞事。余所最受感動者，所進米飯乃當時之「配給米」，甚爲粗糙。念總統高年亦進此米，余等稍涉艱難，何敢直率以告。遂趨趨以他語搪塞。

隔日之晚，行政院陳辭修院長亦在其官邸招宴。同座者僅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孟真一人。余與辭修院長乃初識，是夕所談多由孟真與余暢論有關前清乾嘉學術方面事。又一日，經國先生招宴，所進亦屬配給米。又一日，謁教育部長程天放於其官邸。時教育部官邸尚在臺大左外側市郊

僻處，一切設備極簡陋。自念國難方殷，何忍以新亞處境瀆陳，遂亦絕口不談。

又一日，居正覺生招宴。覺生乃抗戰時期重慶舊識，詢余新亞事。謂，聞君創辦此校極艱辛，此來亦向政府有所請乞否。余詳告經過，並謂依理應向教育部陳述。然觀教育部之拮据，亦何忍開口。覺生言，君幸稍待，我當爲君作一安排，再以相告。越日，覺生告余已爲代治，某夕在天放部長寓邸餐聚，屆時總統府、行政院、中央黨部均有負責人列席，可共商之。是夕，余在席上僅陳在港一年半之觀感所及，供政府作參考。乃述及新亞事，謂最渴需者，各位任課人之鐘點費。最低以每小時每月港幣二十元計，再加其他緊急開支，全校每月至少需港幣三千元，勉可維持。行政院副院長張厲生言，今夕陳院長因事不克來，新亞事明晨轉達，行政院應可承允協助。總統府祕書長王世杰雪艇繼言，此來得總統面諭，行政院協款幾何，總統府當從府中辦公費項下節省出同額款項相助，遂定議。惟行政院協款須留待提出立法院通過，約需待明春始可作正式決定，總統府款則立可支撥。余言得總統府協款，目前難關已可渡過，此後當續報情況。此夕之會遂告結束。後余亦再未向行政院提起對新亞協款事。

余此來目的已達，羣勸余作中、南部之行，略觀臺灣情況。北大舊同事陳雪屏，時長臺灣教育廳，派一員同行，俾沿路接洽，在各中學作講演。余之此行又別有一私事。前在無錫江南大學

校。盧定亦點首。惟盧定言，雅禮儼決定對新亞作補助，仍須派一代表來，俾其隨時作聯繫。余謂此屬雅禮方面事。但此一代表來，不當預問學校之內政。盧定亦首肯。

相晤後數日，盧定即去臺北。返港後，又約相見。盧定告余，彼不擬再往菲律賓，已決以新亞一校爲雅禮合作對象。並囑余，分擬年得美金一萬、一萬五、兩萬之三項預算，由俾携歸，俟董事會斟酌決定。余遂寫一紙與之，定年得一萬則另租一校舍，一萬五則頂一校舍，兩萬則謀買一校舍。盧定見之，大表詫異，云：聞君校諸教授兼薪微薄，生活艱窘，今得協款何不措意及此。君亦與學校同仁商之否？余答：君與余屢見面，但未一至學校。余因指桌上一茶杯云，如此小杯，注水多，即溢出。余等辦此學校，惟盼學校得有發展，儼爲私人生活打算，可不在此苦守。如學校無一適當校舍，斷無前途可望。請君先往新亞一查看。一日，盧定私自來新亞，遇及兩學生，在課室外閒談而去。適新亞舉行第二屆畢業典禮，在校外另借一處舉行，亦邀盧定前往觀禮。盧定來，禮成，留之聚餐，與諸同仁分別談話而去。後新亞三十週年紀念，盧定演詞中謂，是夕見新亞學校師生對余一人之敬意，深信此校之必有前途。

盧定臨別前告余，彼返美後，雅禮董事會定於新亞有協助。惟君對此款，仍當作學校日常開支用，至於校舍事，容再另商。又約一美人蕭約與余見面。謂彼亦雅禮舊人，今居港，有事可約

談。及盧定返美後，來函云，補助費按年二萬五千美元，又超原定最高額之上。但蕭約延不交款。一日，蕭約來校告余，天熱，教室中不能無電扇，已派人來裝設。余因語蕭約，謂君告余雅禮款已到，今延遲不交，豈欲新亞先拒臺北來款否？此事決不可能。苟余得雅禮協款，再謝辭臺北贈款，始有情理可言。如欲余先拒受臺北贈款，以爲獲取雅禮協款之交換條件，以中國人情言，殊不妥當。蕭約道歉，即送款來。時爲民國四十三年之五月。新亞乃具函謝總統府，時總統府祕書長已易張羣岳軍。贈款乃從此而止。

同時艾維來告，有關校舍事，盧定在離港前曾與彼相商，當另作籌措，幸勿爲念。余初來港，人心惶亂，亦曾爲新亞經費多方向大陸來港商人輾轉請乞。其稍有關係者，亦曾出力相助。惟所開支票，既不列收款人姓名，亦不列付款人姓名，若恐他日或因此受累。余亦遂不敢以此擾人。余初次自臺北返港，教育司即派人來邀余到教育司一談，云：「有人向政府告密，謂君實去廣州，非去臺北。教育司因受政府囑，不得不邀君親來解釋，此亦政府禮待之意，務懇原諒。」余適有臺北返港證一紙留在身邊，乃携赴教育司。司中人以咖啡點心相待，歡語移時，屢表歉意。如此類事，不勝枚舉。及是時局漸定，然新亞得雅禮協款已普遍流傳，欲再獲他方協助亦成難事。或有疑新亞不獲中國社會同情，乃始終僅賴雅禮一方協助，此一層在余心中常滋慚惡，然

置，惟已無大批廉價書可得。雷謂此事誠重要，哈燕社亦當盡力相助。余又謂尚有第三條件，雷甚表詫異之色，謂更再有第三條件耶？君試再續言之。余謂新亞辦此研究所，由哈燕社出款，一切實際進行則新亞自有主張，但須逐年向哈燕社作一成績報告，始獲心安。故創辦此研究所後，即宜出一「學報」，專載研究所指導同仁及研究生之最近著作與研究論文，可使外界知此研究所之精神所在，亦為全世界漢學研究添一生力軍，亦即為哈燕社作報告。此事需款不巨，但為督促此一研究所向前求進，亦不可缺。雷頻頻點首，告余，君可照此三項具體作一預算，當攜返哈燕社作決議。是晨十時起，談至十二時，余偕燕謀在街上一小餐店與雷少華同膳而別。

新亞已先得亞洲協會之助，即在太子道租一層樓，作辦研究所之用。但艾維不久即離亞洲協會，此事遂無發展。至是，始為新亞創辦研究所之正式開始。

新亞研究所在先不經考試，只由面談，即許參加。或則暫留一年或兩年即離去，或則長留在所。自獲哈燕社協款，始正式招生。不限新亞畢業，其他大學畢業生均得報名應考。又聘港大劉百閔、羅香林、饒宗頤三人為所外考試委員，又請香港教育司派員監考。錄取後修業兩年，仍須所外考試委員閱卷口試，始獲畢業。擇優留所作研究員，有至十年以上者。

其基本學院，此後其他私立學院，凡辦有成績者，均得絡繹加入。崇基乃一教會學院，經濟由美國各教會支持，創辦後於新亞。聯合書院乃由亞洲基金會出資，集合其他私立學院中之五所組成。因新亞已得雅禮、哈燕社協助，亞洲基金會遂改而支持此五校。凡此崇基、聯合、新亞三校，皆得美國方面協助。港政府似乎意有不安，乃有此創辦一新大學之動議。崇基、聯合均同意，新亞同人則多持異見。余意新亞最大貢獻在提供了早期大批青年難民之就學機會。今則時局漸定，此種需要已失去。而新亞畢業生，非得港政府承認新亞之大學地位，離校謀事，極難得較佳位置。儼香港大學外，港政府重有第二大學，則新亞畢業生出路更窄。此其一。又國內學人及新起者，散布臺、港、美、歐各地日有加，儼香港再增辦一大學，教師薪額一比港大。此後絡繹向各地延聘教師，亦可藉此爲國儲才。香港政府所發薪金，亦取之港地居民之稅收。以中國人錢，爲中國養才，受之何媿。此其二。三則辦一大學，當如育一嬰孩，須求其逐年長大。而新亞自得雅禮、哈燕社協款，各方誤解，欲求再得其他方面之大量補助，事大不易。必求一校獨自發展，余已無此力量與信心。抑且余精力日衰，日間爲校務繁忙，夜間仍自研讀寫作，已難兼顧。亦當自量才性所近，減少工作，庶亦於己無媿。而香港政府意，則實以新亞參加爲其創辦新大學一主要條件。余以此事告羅維德，彼極表贊同，更不發一語致疑問。余謂學校內部會議，余可負

此意寫入新大學創建法規中，俾成定案。余與談及新校長人選，余主由中國人任之。富爾敦謂：先聘一英國人任首席校長，再由中國人繼任，或於實際情勢較適，未細談而罷。

十一

民國四十八年秋，余得耶魯大學來信，邀余去在其東方研究系講學半年。余以新亞事煩，適桂林街舊同事吳士選俊升自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退職去美，余邀請其來新亞任副院長，余離港可暫代校務。毛勤告余，吳君曾任臺灣政府教育部次長職，彼來新亞，似有不便，港政府將拒其入境。余問毛勤，在英國是否有從政界退職轉入學校任教之例。今吳君已正式從國民政府退職，轉來新亞，有何不便。毛勤言辭趨起，謂新亞聘人易，君何必選走一限途。余謂：港政府儻有正當理由告余，余自可改計。倘並無正當理由，何乃堅拒余請。毛勤通粵語，並亦略讀中國書。彼謂：「君心如石，不可轉也。」只有仍待港政府作最後決定。

一日，蕭約特來告余，私聞港政府中人語，新亞申請吳君入境，頗懼大陸忽提抗議，橫生波折。頃港督休假離港，不三日即返，專待其最後一言。萬一堅拒新亞之請，豈不對新亞顏面有關。不如暫撤所請，再俟他日從長商榷。余謂：既只須再待三數日，余必俟港督返，聽其作最後

談及校長問題，兩人仍各持舊見，不相下。出至郊外，參觀在此興建一大學之新校址，彼即預定任此校之校長。晚餐後，續談香港新大學校長問題，仍不得解決。翌晨再談，仍無結果。午後，富爾敦親送余夫婦返倫敦。車上仍續談此問題。余問，「當前中國學人君意竟無堪當一理想大學校長之選否？」富爾敦色變，遽謂此問題當依尊旨，即此作決定，幸勿再提。

在英共住二十二日，自倫敦轉巴黎。賀光中夫婦適自星加坡來巴黎，光中乃專為抄錄巴黎所藏敦煌文件而來，故需久住，特租一屋。余夫婦亦同寓其處，在巴黎多蒙其夫婦陪遊。

余夫婦遊巴黎共旬日，忽得香港新亞來信，學校有事，促急歸。因取消歐陸其他各國之行，法國其他地區亦未前往，匆匆離巴黎轉赴羅馬，作為此行最後之一程。

余夫婦遊羅馬凡六日即匆促賦歸。

余返香港，乃知新亞內部為國慶日懸國旗有齟齬。余告來談者，國家民族精神之體究與發揚，乃我全校師生積年累月所當努力一要目。懸掛國旗，乃一儀式。不當為此使學校前程生波折，亂步調。但國慶之晨，仍有人在學校樓頂私升國旗，旋又卸下，未肇事端。蓋少數幾人主張，絕大多數置之不問，而另有少數臨事加以勸阻。然余之歐遊則竟為此中輟，至今思之猶為悵然。

翌年，余爲求打開新亞困局，再次赴臺，擬在臺創立分校。當時已獲得臺籍友人之捐地捐款，不需政府任何經濟補助，只求准許立案。四處奔走請託，竟滯留數月之久，而無法獲得政府之同情。最後竟以「驚聲堂」意外，轉變余此行。其中經過，委曲難言。

故余屢對新亞同仁以及雅禮諸先生明確宣言：「新亞所得臺灣之補助，乃蔣公私人對新亞之同情，與政府政治皆無關。其中區別，不待贅言。」

三、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七月，耶魯大學盧鼎教授代表雅禮協會來遠東尋找新合作對象，結果選定新亞。盧鼎於七月二日抵港，七月四日即與余見面。如其來港前，未先對新亞有所知，余二人之見面不可能如是之速。一九七九年新亞創校三十周年紀念，盧鼎特來港參加慶典，其「一九五三年東西之會」一講詞（刊於新亞生活月刊七卷一期）曾對此事經過明白敘述。

當年雅禮與新亞之合作，雙方皆極慎重。在東西方之學術界，亦爲一極富意義極值重視之舉。不意在新亞公開之文字記載中竟言：「盧鼎到港，因本校學生奚會璋君之介紹而與學校始有接觸……」如此則雅禮尋訪新合作對象之舉太過輕率，實使新亞有愧於異國友人之真誠相助。余不得不特加鄭重更正。

新亞四十周年紀念祝辭

今年欣逢新亞創校四十周年紀念，林校長及新亞校慶特刊編輯委員會主席唐端正，兩位先生來信，要我寫一篇話舊或述感的文章。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事。人生一世三十年，四十年已超過十年，不能算是一個短時期。對於一個年已五十五的老人來說，更可算是一段艱困漫長的人生旅程。四十年前創辦新亞時，我絕想不到四十年後，我還能在有生之年來慶祝。這在我生命過程中，實感快慰。

我正式離開新亞已二十五年，離開香港亦已二十二年。但香港與新亞，始終在我深切的關懷中。近幾年，我衰老多病，不能多思考，惟對中國人未來的命運，仍如舊般在心。我感覺，似乎今天整個世界都在快速轉變中，沒有人能預知未來的世界會變成甚麼樣。由於「一九九七」的大限日近，香港未來的命運，像在風雨飄搖中。每想到香港，自然會連想到新亞，兩者是難以分開

國人，不得不重視這批流亡者的存在，於是要來成立香港大學外的另一所大學。把已經有的流亡學校，組合起來，另創一個大學，以應實際需要。

大家都知道，原有的香港大學是一所以傳授西方文化用英國語言爲主的大學，他代表殖民政府。而香港社會實際上有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承襲中國文化，並使用中國語文的。我們的新亞，在當年雖是「手空空，無一物」。但在香港的文教界，早獲得了肯定，並且受到社會上的普遍重視。所以在最初，新亞即被認定爲新大學的一成員。當時大家花了很多時間，開了多次會議，討論爲此一即將成立的新大學命名，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意見，眾議紛紜，未有定論。我提議，不如即照當時籌備期所用英文名直譯爲「中文大學」，終於獲得定論。以香港的特殊背景，用「中文」兩字來做新大學的名稱，是涵有某種特殊意義的。

後來大學成立，校長人選成了眾所矚目。香港政府當時有意委任一位英國人，而我主張應由一位中國人來任。我曾說：「不論香港政府請誰，我都不反對，只要他是一個中國人。」我至今記得很清楚，一九六一年，我與內人從美國回香港，特地繞道英國，與當時中文大學籌備委員會的負責人富爾頓爵士會面。並接受他的邀請，到他在倫敦近郊的家中住宿一晚。抵他家當天的下午，以及當日晚飯後，我們只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有關校長人選該是英國人抑是中國人的問題。

第二天，富爾頓陪我們夫婦回倫敦，在火車中，我們還是討論同一問題。最後我問他：「你是否認為中國人之中沒有一個人能擔任大學校長的呢？」於是這一爭論，纔算告一段落。

當時的香港政府，以為在中文大學初創時，由一英國人來任校長，做政府與學校之間的橋樑，會有助於新大學行政的推行。以香港環境的特殊，中文大學成員背景的複雜，我們不能不承認香港政府的主張自有一番理由。我更深切明白，由中國人來任校長，絕不會比英國人任校長，對新亞能有更多的幫助。相反的，英國人任校長，新亞可能受到更多尊重。然而我是一個中國人，我要提倡中國文化，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我不能同意由英國人來任校長。英國人終於接受了我的意見。

中文大學正式成立後，我即辭了新亞書院院長職務，不久遷來臺灣，長期離開了香港。今天為慶祝新亞四十周年撰文，關懷到香港的未來，我不免又想起以上三件事。我很高興，自中文大學校長由中國人出任後，沒有幾年，香港大學的校長也改由中國人來擔任了。今天香港政府其他多所大專院校的行政首長，也陸續換成了中國人。這在新亞創辦初期，是難以想像的，但今天卻變得很平常了。今天的中文大學，在世界學術界，其名聲地位，絕不低於香港大學。而「中文大學」這一名稱，在當時至少表達了大多數香港居民的心聲。

